

570

汪精衛先生最近演說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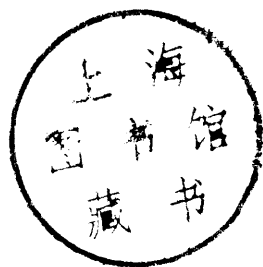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5756B

4535519

汪精衛先生最近演說集



讀者注意

一，本集各篇，除『在廣東省黨部廣州特別市黨部歡迎會之演說』，是潘慶潤同志筆記，『武漢分共之經過』，是林霖同志筆記，都經過汪精衛同志詳細修改，其餘都是汪精衛同志手錄。近來各處登載汪精衛同志演說的很多，其中有未經汪精衛同志核閱的，故關於汪精衛同志之最近意見，應以此集爲定本。

二，自『武力與國民結合』至『錯誤與糾正』各篇，都是甯漢合作以前的文字，原文有三兩句對於南京同志帶有反對口氣的，都經汪精衛同志親筆刪去了。

目 錄

武力與國民結合·····	一
黨與民衆運動·····	七
我們要建設怎樣的國家·····	一五
主義與政策·····	二九
夾攻中之奮鬥·····	三三
敬告江西民衆·····	三九
錯誤與糾正·····	四五
懷廖仲愷同志·····	四九
在南京第一次歡迎會上演說辭·····	五五

在南京第二次歡迎會上演說辭·····	五九
甯漢合作之經過·····	六九
與南京代表團商榷恢復中央黨部之經過·····	七九
在廣東省黨部廣州特別市黨部歡迎會之演說·····	九三
武漢分共之經過·····	一〇九
分共以後·····	一三九
招待上海新聞記者茶會演說詞·····	一五七
附 錄	
四月六日寄李石曾的一封信·····	一六七
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之提案·····	一七五
催促蔣介石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之提案	

及個人引退之附帶聲明	一七九
豫備會議閉會後之談話	一八三
關於廣州十二月十一日事變之宣言	一八九
個人引退之電報	一九九
覆駐法總支部函	二〇三
一個根本觀念	二三五

武力與國民結合

十六年六月三十日

本黨總理孫先生曾說道，『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爲國民的武力，』這武力與國民結合，當作何解釋？何以不一直說使武力爲國民的武力，而說由武力與國民結合以至於武力爲國民的武力？

我們要知道這解釋，先要知道歐洲各國革命的歷史及中國革命的歷史。

歐洲革命，無論是從前法國的大革命，以至最近的俄國大革命，首先總是革命的民衆，以不完全的武裝，與專制君主所豢養的軍隊相

衝突，軍隊受專制君主的餽養，及受專制君主之嗾使，向於革命的民衆，揮其鐵腕，以肆摧殘。其後革命的民衆的影響，在軍隊裏，越入越深越擴越大，遂使軍隊背叛了專制君主，而傾向於革命的民衆，於是革命的民衆，以不完全的武裝，向專制君主進攻的時候，軍隊不但不受專制君主的嗾使，以摧殘革命的民衆，反站在革命的民衆那一面，去敵對專制君主。於是大革命遂告成功了。至於蘇俄的紅軍，是成立於蘇俄革命成功之後的，從革命的民衆裏，挑選出來，編爲紅軍，以與勾結帝國主義的白黨爲敵，這些革命的軍隊，是從革命的民衆裏出來的，自然的軍隊與民衆，趨向一致，沒有歧異。人人知道紅軍的黨代表，是有權威的，其所以有權威的原故，是因爲紅軍中的兵士，出自革命的民衆，早已受過了革命的洗禮，早已知道服從黨的指導。其在軍中，就軍事指揮一方面，服從軍事長官；而就戰爭目的一方面，

却服從黨代表，這是自然而然的。不然，爲什麼黨代表的制度，行於中國，便成了『橘踰淮而爲枳』呢？

中國革命的情形，和歐洲革命，有絕不相同的地方，便是中國自有革命以來，都是一面喚起革命的民衆，一面組織革命的軍隊。此等革命的軍隊的組織，其方式不外三種：其一是革命黨人，利用綠林，使之變成革命的軍隊。其二是軍隊的將官，是革命黨人，得了機會，便統率所部，起來革命。以前所謂革命的軍隊，大概不出於此二者，最近纔有所謂第三種方式，便是由黨立的陸軍學校裏，養成將官，以之組織軍隊。前兩種不用說，不但軍隊裏的士兵，不一定是革命者，便是將官，也不能說一定全是革命者，至多可以說有力的將官，是革命者。至於第三種，似乎可以假定所有將官，都是革命者了，然而所有兵士，却不一定是革命者，因爲所有兵士，都是招募得來的。招募

得來的兵士，固然都是窮苦民衆出身，然而我們不能說凡是窮苦民衆出身的人，便能爲窮苦民衆出力，必須受過革命的洗禮，纔能爲窮苦民衆出力。

由以上所說，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便是中國革命的軍隊，不是由革命的民衆裏出來，因此往往發生一種現象，便是將官革命，兵士也就革命，將官不革命，兵士也就不革命，兵士一定跟着將官走，而將官不必一定跟着黨走，明白了這一種現象發生之原因，便可知道中國革命的軍隊裏頭，時時有反革命者跑出來，不足爲奇了！

孫先生早已看到了這一着，所以提倡武力與國民結合，這是說革命的軍隊，雖然不是從革命的民衆出來，但祇要革命的軍隊，和革命的民衆，互相關係，有不可離的關係，日益親密，日益結合，終至於結合爲一，成爲國民的武力。

如果武力不和國民結合，則這種武力，成爲國民以外的一樣東西，和國民越離越遠，終至變成了一個軍閥。無論本是軍閥，或本是革命的軍隊後來變成軍閥，都是一樣的覆轍，一樣的結局。

如果國民不和武力結合，則國民沒有武力來掃除一切軍閥和反革命的武力，縱使國民革命終得成功，而無謂的犧牲，在數量上必然更多，而距成功的期間，必然更遠。

所以一切革命的民衆，和一切革命的軍隊，必須把孫先生武力與國民結合的遺訓，牢牢記着，軍隊千萬不要討厭民衆運動，民衆千萬不要歧視軍隊。軍隊發生錯誤，加以糾正，結果能使軍隊精良。民衆運動發生錯誤，加以糾正，結果能使民衆運動純熟。平時親愛，如家人父子，有善相勸，有過相規，如朋友師生，這樣纔能擔負國民革命的責任，完成國民革命的使命！

黨與民衆運動

十六年七月五日

聞得從事民衆運動的人，對於民衆，有一種流行語，說道：『你們不要相信黨的力量，不要相信政府的力量，只要相信自己的力量。』這可說是近來民衆運動一切糾紛之總原因了！

要民衆相信自己的力量，這意義原是好的，因為這可以促起民衆的自覺和自決的勇氣。但是叫他們不要相信黨的力量，政府的力量，這是使民衆和黨及政府失了聯絡，其流弊真不可思議！

我們先要問：黨是什麼？黨是以一切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衆爲基礎，黨是代表這些民衆的利益，爲這些民衆的解放而奮鬥。因此民衆

欲求解放，必須受黨的領導。

國民革命，是一種鬥爭，詳細說來，是一切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衆對於帝國主義之鬥爭，對於帝國主義的一切工具之鬥爭。既然知道是鬥爭，則必須依着鬥爭的定律，所謂定律，如組織紀律統一指揮等等。不然，一盤散沙似的，如何能鬥爭？如何能戰勝敵人？

所以民衆必須受黨的領導，是一件不可移易的道理。

孫先生有見於此，所以在建國方略裏，諄諄說明領導民衆的必
要；更在建國大綱裏，把方法次序，定得清清楚楚，由黨政府，領導民衆，經過軍政訓政兩時期，將反革命的勢力，次第肅清，革命的勢力，次第養成，然後入於憲政時期，革命勢力的確定，即是中華民國基礎的確定。這革命勢力，是黨政府與民衆合成的勢力，是不可分離的勢力，是使中華民國永遠存在和發展的勢力。

如今從事民衆運動的人，却叫民衆不要相信黨的力量，不要相信政府的力量。於是民衆運動，不復受黨的政府之領導，不但使黨的政府失了民衆，且使民衆失了黨的政府之領導，單獨與反革命勢力作戰，陷入重圍，終致使黨的政府，手足無措，欲救不能。這是黨的政府之損失，同時也是民衆運動之損失。

如今舉個例來說：『耕者有其田』是民生主義裏所提出的，做農民運動的人，將『耕者有其田』來做口號，似乎是根據着黨的領導。可是民生主義裏，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同時還提出這主張的實行方法，說是『用政治和法律來解決』，不是叫農民起來，搶去地主的田，便算解決。孫先生還恐怕這種原則的話，聽者不能了解，所以民國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裏，有一篇詳細的訓詞，要從事農民運動的人，懸着『耕者有其田』的目的，一步一步

的，向前做去，不可躡等，反致欲速不達。其最緊要的話，是『你們更要聯絡全體的農民來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來解決農民同地主的辦法，農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致受損失。這種方法，可以說是和平解決。我們要能夠這樣和平解決，根本上還是要全體的農民來向政府合作。』這幾句話，揭示從事農民運動的人，要把農民與政府的關係，親密結合起來，共同達到農民運動的目的，何等深切！由此看來，所謂不要相信黨的力量，不要相信政府的力量，實是與孫先生的指示，相背而馳，凡是做農民運動的人，應該深省的。

從事民衆運動的人，對民衆說『你們不要相信黨的力量，不要相信政府的力量，只要相信自己的力量』這幾句話，除了拆散民衆與黨及政府的聯合，予反革命者以可乘之機以外，實沒有其他效用。因此從事民衆運動的人，必須極力矯正此等錯誤，使黨能領導民衆，民衆

能服從黨的領導。（政府是黨政府，言黨則政府包在其中，以下可以類推。）由此所得之效用如下：

（一）能使一切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衆，向於國民革命之共同目的而前進。

（二）既然說是一切民衆，則此等民衆除了一個國民革命之共同目的以外，當然還有各個之特殊目的。此等特殊目的，常因利害之不一致，而發生衝突。這便怎麼樣呢？於此愈可證明黨的領導之必要。有黨的領導，則黨必能對於此等繁然各殊之利害衝突，而加以合理的調節，使之不致妨礙向於國民革命之共同目的而前進。

有人說道：『這樣，豈不是反對階級鬥爭？』不錯，我常聽見如此說。有些人固然極口稱揚，說民生主義，反對階級鬥爭，勝過馬克思十倍，而有些人，也不免暗中菲薄，說民生主義，反對階級鬥爭，全

不懂得馬克思的學理。我以爲兩樣說法，都是不對的，階級鬥爭，本來是社會一種現象，無論何人，無從否認。其所以生出種種不同的見解，全因對於階級鬥爭的態度，有種種不同。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少數資產階級，極力壓迫大多數無產階級，使之沒有鬥爭的能力，使之不能反抗。然壓迫愈甚，則反抗亦愈甚，階級鬥爭的現象，不但不能消滅，反而益加發達。馬克思看見歐洲私人資本主義制度積重難返，非激起階級鬥爭，使無產階級，打倒資產階級，社會經濟組織，終無翻轉過來之希望，所以提倡階級鬥爭，這爲的是消滅階級。階級既消滅，則鬥爭自然消滅，故可說是以階級鬥爭，消滅階級鬥爭。孫先生看見中國私人資本主義制度尙未成熟，故主張遏抑私人資本主義制度之發生，而以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國家實業，使國家經營所得，歸之民衆，民衆得了資本的利，而不致受資本的害。這也是消滅階級鬥爭

之一種辦法，故孫先生說師馬克思之意，而不用馬克思之法。孫先生民生主義裏，只說用不着階級鬥爭，並沒有說反對階級鬥爭，所以稱揚菲薄，都成了無的放矢。

我們相信中國之國民革命，是以帝國主義為對象的，所以必須喚起一切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衆，以從事國民革命。因此國民革命的黨，天然是多階級的。凡是多階級的黨，必不能以一階級的專欲而底於成功，故非各階級集合於一個共同目的之下，為共同目的而奮鬥，同時調節各個之特別目的，則此各階級終不能得真正之聯合。黨的領導之必要，即在於此。所以我們必要重新肯定一個口號，說：黨及政府和民衆，站在一起，將所有力量，凝結為一，成為國民革命的力
量！

我們要建設怎樣的國家

十六年七月七日

對於這一個問題，我願意有詳細的討論，但因爲時間關係，僅能將主要的意思，簡略的寫出。這個須請求讀者的原諒。

現時世界上的國家，大別起來，不外兩種：一是資本主義的國家，一是非資本主義的國家。

現時歐美各國，雖國體政體有種種不同，但就其社會經濟組織看來，都可說是資本主義的國家。所謂資本主義的國家，其特徵如下：

(一) 資本主義的國家，其國內政治上經濟上的權力，都操於少

數資產階級之手。

(二) 此等少數資產階級，對內敲剝一般民衆的利益，對外敲剝其他民衆之利益，所以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實爲同物。

(三) 此等少數資產階級，對內固以敲剝一般民衆的利益爲目的，但有時對於一般民衆之抵抗，不能不採取應付之策，或在物質上與以安慰，或在精神上與以麻醉，使之忘記苦痛。至其對外敲剝其他民族之利益，則老實不客氣，遇有抵抗的時候，惟有以機關槍大砲來對付。

以上三點，都是資本主義的國家之特徵，所謂共和盛軌，拆穿西洋鏡，不過如此！

除了這些資本主義的國家之外，新派的蘇俄，可以說是非資本主義的國家。其特徵如下：

(一) 其國內政治上經濟上的最高權力，都擁於無產階級之手，由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做成勞農的大同盟，以鞏固國家之基礎。

(二) 由勞農專政，經過軍事共產時代，轉入新經濟政策時代，以漸達到共產主義之最高目的。

(三) 爲反抗資本主義，要做成一條西方無產階級東方被壓迫民族之聯合戰綫。

以上三點，都是蘇俄的特徵。在新經濟政策時代，雖然容許私人商業資本，但因爲國家的最高權力，操於無產階級之手，這些私人商業者，不能不仰無產階級之鼻息，以求生存，絕沒有平等的權利。

我們所要建設的是怎樣的國家呢？

資本主義的國家麼？從理論上來說，如果知道中國國民黨裏頭有民生主義在，便知道中國國民黨所領導的國民革命，決不會走到資本

主義那條路去。就事實來說，中國今日並沒有強大的資產階級來做國民革命的主力軍，爲何會走到資本主義那條路去？這是不消多說的。

然則我們所要建設的，是非資本主義的國家了！這當然是的，祇是我們所要建設的國家，是否完全和蘇俄一樣呢？

從前列甯說過：『中國人在很快的時期內，便將有自己的二〇〇五年。』斯達林加以解釋道：『列甯絕對沒有說中國革命將要抄襲俄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列甯只是說中國人將有自己的二〇〇五年。這一個意義，是說中國革命除了有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的共同點以外，還有他自己的特徵。』這樣解釋，是正確的。無論那一國的革命，都必有其特徵，所以無論那一國的革命，都不能與其他的國完全一樣。

然則中國革命的特徵在那裏呢？

我們要知道：各國革命，無論是法國大革命，是俄國大革命，要其目的，不外革命的民衆蜂擁起來；推翻國內原有的統治勢力；而奪爲己有。法國大革命之目的，在推翻君主貴族之統治勢力，其初原是一班平民起來幹的，後來統治勢力却落於資產階級之手。俄國大革命之目的，其初亦與法國相同，自二月革命成功以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奪統治勢力，至十月革命，資產階級，卒被打倒，統治勢力，遂落於無產階級之手，這是和法國不同的地方。總之，所謂革命，不過推翻國內原有的統治勢力，而奪爲己有。雖然法國大革命的時候，曾經受過各國的干涉，俄國革命的時候，曾經受過各國的經濟的封鎖，并且暗中聯絡其國內的反革命派，從事破壞，然都是在其國內革命成功以後，纔來騷擾，並不是在革命的當初，即以外國勢力爲對象。中國則不然。中國革命之對象，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侵入中

國以後，已使中國陷於次殖民地之境遇，中國若不能脫離帝國主義之羈絆，則不能建設一個自由平等的國家，所以中國革命，可說是對於帝國主義之鬥爭。要求此鬥爭得到勝利，不能專用武力，凡政治外交實業經濟，均須集中以趨向於此鬥爭之目的。從前所謂滿洲政府以及現在所謂軍閥，語其性質，不過帝國主義之工具。此等工具，在國民革命時節，必須打倒。然不能謂打倒此等工具，即是國民革命完成。至少限度，須使中國能與帝國主義對抗，不受他的羈絆，方纔可說是完成國民革命。——這可說是中國革命的特徵了。

中國革命，既然有此特徵，所以中國革命的方法，不但不能和法國相同，便是和俄國也不能完全相同。

說到這裏，我可以舉一個例，以爲證佐。

我常常聽得有人說道：『中國資產階級，是非常軟弱的，遠不如

一九〇五年時俄國的資產階級，因為一切主要的工業，都集中在外國帝國主義手裏，那麼，中國資產階級，就不能不軟弱與落後了。因此中國革命領導者的作用，必然的落在中國無產階級手裏。』以上的話，我有大半，可以承認。只是我要問的：何以見得中國革命領導者的作用，不屬於資產階級，即屬於無產階級呢？我們須知道無產階級，嚴格的解釋，是現代產業制度下的工人，換句話說，是工廠的工人，在家庭工業手工業的社會裏，雖然也有工人，但他的組織，不能嚴密，工人的隊伍，是很散漫的。有了機器工廠之後，許多的工人，聚集在工廠以內，隊伍容易結合，組織容易健全，宛如軍隊之軍營一樣，所以無產階級，在社會革命中，成爲極有力的中堅部隊。在私人資本主義制度發達的國家，產業興盛，工廠林立，一方面資產階級發達，一方面無產階級也同時發達。反之產業沒有興盛，工廠沒有林

立，一方面資產階級沒有發達，一方面無產階級也同時沒有發達。這是必然的關係。俄國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政府對於國內工商業，厲行保護政策，集中生產力量，使國內產業，強度發展，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遂同時並盛。因此在俄國革命運動當中，無產階級能與資產階級爭取革命的領導權。我們試看，列甯關於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演說，有一段是：『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前的十年當中，俄國每年罷工人數，平均四萬三千，這是說十年當中總共罷工人數為四十三萬，而在一九〇五年正月，就是革命的第一個月內，罷工人數就有四十四萬。』於此可見無產階級爭鬥之勇，進步之烈。及至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政權雖然暫時維持在資產階級手裏，卒於十月革命，無產階級打倒資產階級，而奪得統治勢力。然而列甯還看出俄國革命單靠無產階級，不能成功，必要領導大多數的農民，參加革命，關於社會主

義之實施，甯願對農民讓步，以求獲得革命的堅固同盟，于是有勞農政府之成立，而俄國革命，遂告成功。至於中國呢，自從帝國主義侵入以後，政治上經濟上之特殊勢力，都被攫得，國內一切家庭工業手工業，都被他的機器工業破壞無餘，而國人自辦的機器工業，對於他又不得不相形見絀，岌岌然有朝不保夕之勢。資產階級，既然如此微弱，則無產階級所憑藉者，亦不得不謂為微弱。何以見得中國革命領導者的作用，不屬於資產階級，即屬於無產階級呢？還有一層，帝國主義者在中國以內所辦機器工業，日益發達，因此在這些工廠內的中國無產階級，也隨着發達，其數量比較在國人自辦的工廠內的，還要多些，所以近年中國無產階級，也就有了組織，也就起來參加中國國民革命，其對於帝國主義之抵抗，也已表現過好幾次。然而我們不可不注意的：俄國無產階級之革命，以推倒國內原有之統治勢力為目

的，先打倒君主貴族，再打倒資產階級，統治勢力便完全奪在手裏，所以十月革命以後，可以由工人管理工廠，接着由國家管理工廠。至于中國呢，縱使能將國內原有之統治勢力推翻，縱使能將統治勢力完全奪在手裏，然而許多大工廠，都是屬於帝國主義的，若不能立刻將一切帝國主義打倒，則所謂工人管理工廠，國家管理工廠，都無從實現。若利用罷工手段，其結果固足使帝國主義之工業衰敗，而同時國內也不免發生工人失業問題。所以中國無產階級，若襲用俄國無產階級之革命方法，是不能有效的。這因為革命的對象不同，故此革命的方法也不同啊！

我說了以上一大段的話，並不是想頹喪了中國無產階級的勇氣，也並不是以為中國無產階級不能做成中國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中國無產階級，若能努力於國民革命，自然能在國民革命中，做成中心勢

力，這是無可疑的。但這是與本文無關的。本文所要注意的，是說明中國革命之對象，是帝國主義，要打倒帝國主義，方能完成國民革命，而要打倒帝國主義，必須使一切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衆，覺悟起來，聯合起來，先將帝國主義之一切工具打倒，再集中一切政治軍事外交實業經濟的力量，以與帝國主義對抗，一步一步的，將帝國主義在中國政治上經濟上之特殊勢力，驅逐於中國以外。還有一層，在打倒帝國主義運動的時候，不要忘記了中國自己也會走上帝國主義的那條絕路，不能不思患預防，使中國不致變成資本主義的國家，馴致爲後起之帝國主義者。

孫先生在三民主義裏，已經將中國革命之對象，是帝國主義，給我們指示得清清楚楚。至於如何打倒帝國主義，以建設起一個自由平等的國家，也已經給我們指示得清清楚楚。由三民主義及建國方略建

國大綱裏，可以看出我們所要建設的國家，有幾個特徵如下：

(一) 集合一切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衆，在黨的領導之下，實行國民革命。所以『扶助農工』的口號，和『農工商學聯合起來』的口號，同時並行。前一口號，是要做成革命的中心勢力，後一口號，是要做成革命的聯合戰線。

(二) 一切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衆，雖然在反帝國主義的口號之下，集合起來，可是若沒有受過革命的訓練，是不能破壞，更不能建設的。所以由黨領導，使之經過軍政訓政的時期，反革命勢力，完全消滅，革命的勢力，已經養成，然後入於憲政的時期。

(三) 以革命的手段，取得政權，便以和平的方法，解決經濟問題。其方法：(一) 平均地權，(二) 節制資本，(三) 製造國家資本，發展國家實業。凡事物之可以委諸個人，或個人經營，較國家經

營爲適宜者，應任個人爲之，由國家獎勵，而以法律保護之。至其不能委諸個人，及有獨占性質者，應由國家經營之。以上三個方法，一則可以發展國家實業，以抵制帝國主義之經濟侵略，二則可以阻止私人的大資本之發生，三則由國家經營，所得的利益，歸全國人民共享，全國人民，便得享資本的利，不致受資本的害。

由以上三點，可以見得我們所要建設的國家，決不是資本主義的國家，因爲民生主義之目的，是要阻止私人的大資本之發生。又可以見得我們所要建設的國家，固然有許多地方，可以取法蘇俄，然決不是和蘇俄一樣，因爲民生主義第二講裏，已經說明用不着階級戰爭無產專制。

以上所述，皆援引孫先生遺著，絕不參雜一毫我見，我們所要建設的國家，已和有個模型擺在我們面前一樣，清清楚楚，沒有疑義。

每一個忠實的中國國民黨黨員，既然接受孫先生的遺囑，以努力實行自矢，應該對於遺囑上所列舉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等，不加修正，不加曲解，用盡心力，以求其實現。這樣纔是忠實的中國國民黨黨員。

主義與政策

十六年七月十二日

凡黨必有其主義，根據於主義而有種種政策。國民黨的主義，是三民主義，而所謂聯俄容共農工等政策，即是根據於三民主義而發生的。

聯俄的意義，在三民主義裏，說得最爲明白，三民主義之性質，是反帝國主義的，是非資本主義的，而蘇俄是反對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最堅決最有力的國家，所以中國革命，應該聯合蘇俄，這是聯俄的真意義。

如果說，中國革命要受第三國際的指導，那麼，是加入第三國

際，不是聯俄。

如果說，中俄在外交關係上，應該聯合，那麼，只是以外交關係的意義而聯俄，不是以革命的意義而聯俄，將總理聯俄政策的精神，完全消失。須知道中國革命，因為要反抗帝國主義，所以纔有如此困難和曲折，蘇俄也因為要反抗帝國主義，所以纔和資本主義的國家，結了不解之仇。如果雙方拋棄了反抗帝國主義之目的，則中國對於任何國家，都可以拉攏，何必蘇俄？而蘇俄也正好與資本主義暫時穩定之歐美列強締結什麼協商同盟，何必注意到這樣分崩離析的中國？

我們要實行總理的聯俄政策，應該在三民主義中得其真解，一方面共同反抗帝國主義，使中國脫離次殖民地的境遇，世界上多了一個地大人衆的自由平等的國家，同時帝國主義便也多了一個勁敵，一方面使中國革命不致走上了資本主義那條路，去步那帝國主義的後塵。

所以如果有人問我們拿什麼去聯俄，我們可以答道：三民主義之中華民國，與共產主義之蘇俄，都是反帝國主義的，都是非資本主義的，所以有聯合之必要與可能。

其次容共的意義，也在三民主義裏，說得最爲明白，所謂容共，是容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共同致力國民革命。於此有一個問題：共產黨員，所信仰的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是不是有衝突呢？總理於此，有兩個解決問題的方法：其一是教國民黨員的，說：『我們對於共產主義，不但不能說是和民生主義相衝突，並且是一個好朋友。』其二是教共產黨員的，說：『我們今日師馬克斯之意則可，用馬克斯之法則不可。』凡是要實行總理的容共政策的人，必須要充分了解這兩層意義，並且要誠意接受這兩層意義。

如果對於共產黨員，見着就捉，捉着就殺，固然是與總理容共政

策大相刺謬。

如果要將共產黨的理論與方法，適用於國民黨裏，甚至要將國民黨共產化，那麼，只能說是將國民黨變成共產黨，不能說是容共，必為總理所不許。

以上聯俄容共兩政策的意義，有許多人弄不明白，以致發生種種誤會，所以根據着三民主義的理論，加以解釋。

至于農工政策，拙著『黨與民衆運動』已經說明，其要點是黨與政府應該喚起民衆，爲民衆的利益而奮鬥，民衆應該服從黨與政府的指導，結合成國民革命的基本勢力，於此不必複說了。

夾攻中之奮鬥

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我們正在爲國民革命而奮鬥的當中，我們的隊伍裏，忽然生了裂痕了，共產黨同志，根據他們中央委員會七月十三日對時局宣言，退出國民政府了，我們的隊伍裏，忽然潰退了一部份了。

幾個月來，我們和反革命者奮鬥，以帝國主義者之經濟的封鎖，軍閥之武力的壓迫，以及反革命者之抵瑕乘隙無所不至，當然使我們遇着了無數的困難，與無數的障礙，有我們許多想做的事，眼睛望着，做不到手，有許多我們所不願見的現象，擺在面前，撇不開去，因此引起了一般人無窮的失望，與無窮的怨恨，我們一方面要用十二分勇

氣，來戰勝這些困難與障礙，同時一方面還是要用十二分勇氣，來忍受這些失望與怨恨。共產黨同志，覺得不能和我們分担這些失望與怨恨事，於是做一篇對時局宣言，將所有失望與怨恨，一齊推在我們身上，而他們自己走了開去，落個乾淨。我們此時，可怎麼樣呢？只有不容分辨的，單獨擔負起來。

有人說道，「共產黨同志，既然脫離了他們的隊伍，他們可要漸漸的腐化起來了。」哼！不要說這樣無理的話，我們不肯共產化，我們尤其不肯腐化，我們不能共產化的理由，在我們所做的「我們要建立怎樣的國家」及「主義與政策」裏，已經說得明白，今試將我們不能腐化的原故，試說如下：（一）我們要堅決的繼續做反帝國主義運動。反帝國主義與否，是本黨裏頭革命派與反革命派之分野，亦可說是左派與右派之分野，其實已經反革命了，那裏還配稱做右派呢！本

黨自改組以來，反帝國主義的色彩，分界顯明，反革命派對此，便不安起來了，他們第一怕租界裏不能安居樂業，第二怕亡命的時候，得不着領事簽字的護照，因此對於反帝國主義的口號，詆爲不度德，不量力，不識時務，這是改組以來反革命派口中所公然說出來的，馮自由便是其中一個代表者。至於革命派呢，認清國民革命之對象，是帝國主義，認清非打倒帝國主義，不能得中國之自由平等，認清廢除不平等條約，是打倒帝國主義之最大手段，雖然打倒帝國主義的用心，或者與共產黨同志不同，共產黨同志，則從第三國際着想，而我們則從救國着想，所以所用的方法，有時也不能一致，然其認打倒帝國主義爲目前最大之工作，則無不同的，我們如其堅決的繼續反帝國主義運動，則我們決不會腐化。

(二) 我們要堅決的繼續做喚起民衆運動。反革命派是不要民衆

的，他們對於一切民衆運動，不但漠視，而且仇視。他們裏頭，文人的結果，不過做個官僚，武人的結果，不過做個軍閥。有人說他們是代表資產階級，這話是不確的。中國如今並沒有獨立的資產階級，祇有一些食帝國主義者之饑餘以爲生存的奴隸性的資產階級，這些奴隸性的資產階級，有帝國主義者做靠山，並不要他們來做代表，他們亦不能做代表，最多不過利用機會狼狽爲奸罷了；反革命者，所過的是這樣生活，所以心目中，並沒有所謂民衆，西山會議，便是這種精神的表現。至於革命派呢，守着總理喚起民衆的遺訓，以「扶助農工」培養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以「農工商學聯合起來」擴大革命之聯合戰線，他和共產黨同志不同的所在，共產黨是一階級的黨，是無產階級的黨，以無產階級專政爲革命之目的，對於其他民衆，不過一時利用，認爲同盟。國民黨不是一階級的黨，而是一切被壓迫民衆聯合起

來的黨，其革命之目的，在使國民得到革命之共同利益，徵之歷史，必是以一切被壓迫民衆爲基礎，沒有以一階級爲基礎的。所以中國國民革命，必須以中國國民黨爲領導者，其領導之作用，即在聯合一切被壓迫民衆起來，參加革命，我們如其堅決的繼續做喚起民衆運動，則我們不但不會腐化，而且必然可以完成國民革命。

容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共同致力國民革命，這是總理的政策，我們因爲篤信謹守，曾經與違背這政策的人，實行決裂，無論他們在黨裏有如何的關係，和我們曾經如何同生共患難，我們因爲他們違背總理政策，便無疑無貳的，和他們實行決裂。如今放棄總理政策的，不出於他人，而出於共產黨同志了。有人很担心的，對我們說道，「你們未免太孤了」。我們不孤，我們有總理的遺訓，懸在我們的面前，宛如大海茫茫狂風駭浪之中，一個放出光明的燈塔，我們要

忠實而勇敢的，繼續奮鬥，繼續猛向前進。

敬告江西民衆

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此文作于七月三十一日，其時尚未得賀龍葉挺受共產黨指使
在南昌作亂之消息也。附識。

各位同志：

此次兄弟奉中央命令前來九江，係帶有一種特別任務，料理既
畢，即須回報中央，時間短促，未能與諸同志詳細晤談，實是抱歉之
至。

四五月間，中央實處於四面包圍之境，賴一般同志之奮鬥，已經
將此包圍打破，如今已到了自由向前的時候了。

在這時候，江西同志，責任非常重大，務須和武漢同志，通力合作。以最近中央所發表之各種訓令及決議案為根據，從事奮鬥，則其結果必能得最後之勝利。

四五月間，中央環境，非常困難，同時江西亦瀕於危。在這時候，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同志，苦心維持，一切處置，極為適當，所以江西能危而復安。如今各位同志，能和朱同志始終一致，向前努力，則豈但江西不怕敵人來侵，並且一定能夠向東打出一條國民革命的生路。

最近中央所發表之訓令及決議案，各位同志，必已明瞭，無須重複申述。惟有關於容共政策之經過，兄弟初到九江時候，覺得似乎有少許同志，還不免有些懷疑，所以兄弟不能再申述幾句。

容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共同致力國民革命，是總理所定之

政策。然若如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報告容共政策之經過，則是共產黨員，不但沒有共同致力國民革命之誠意，並且利用加入國民黨之機會，密布陰謀，要將國民黨變成共產黨。是則總理之容共政策，已被共產黨員破壞無餘。我想凡是忠實的國民黨黨員，看了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報告以後，沒有不始而愕然，繼而毅然決然，主張與共產黨分離的。然而政治委員會主席團，雖然提出這樣報告，而于解決方法，則慎之又慎，僅僅請求中央，開第四次全體會議，討論解決的方法，於未開會議以前，僅僅從事于裁制違反本黨主義政策之言論行動，這已經被一般同志譏為優柔寡斷了。誰知共產黨員，因為陰謀發覺，索性急轉直下，於七月十三日，由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布宣言，攻擊國民政府，並撤回參加國民政府之共產黨員。七月十九日，共產黨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所發布的宣言，其攻擊國民政府之態度，更加劇烈。最

奇怪的，他們宣言主張退出國民政府，而仍留于國民黨內。他們豈不知道國民政府，是國民黨的最高行政機關，既然極力攻擊國民政府，破壞之惟恐不力，則已與國民黨立于敵視之地位，而偏要仍留于國民黨內，無非要於中取事，以遂其改組中央執行委員會及消滅國民革命之原定計畫便了。他們既然如此蓄意破壞，則中央所採用的裁制手段，不能不稍加嚴厲，這是為維護本黨生命計，為維護國民革命前途計，所不得不然的。

這誠然是不幸的事，但我們可怎麼樣呢？我們因為篤守總理容共政策，曾經和無數同患難共生死的同志，立於反對之地位，我們決不願拋棄容共政策的。但是今日拋棄容共政策的，不是我們，而是共產黨員。我們今日，只有兩條路：一是忍心將國民黨賣與共產黨，一是與共產黨分手；前一條路，我們萬萬不可行的，我們只有行後一條

路。

如今我們有兩件事，必須注意的：

其一，國民黨中，向來有左右派之分，這不獨國民黨爲然，既然有黨，則黨內不能無派，普通所謂左右派，大概以激烈溫和爲區別，所謂左派，是富於革命性的。然所謂革命性，是國民革命性，不是共產革命性，是三民主義之革命性，不是共產主義之革命性，不然便不能稱爲國民黨左派。如今共產黨人，每每說道，『國民黨和共產黨分離，便失了革命性了。』又說道，『國民黨左派，即是共產派，縱然不是跨黨的共產黨員，也是表同情於共產黨的國民黨員。』這兩種說法，侮辱國民黨，侮辱國民黨左派，可謂已極。我們今日第一要義，是將富於國民革命性的同志，富於三民主義之革命性的同志，團結起來，來擔負責任，方能推進革命，以底於成功。

其二，共產黨員，平日自命致力於農工運動，同時又說國民黨員不肯從事農工運動。然徵之湖南事變，則共產黨員所領導的農工運動，實為走入迷途，而且共產黨員平日對於農工羣衆，不但借國民黨之名義，以行共產黨之政策，而且還要使農工運動之報告，只送達於共產黨，不送達於國民黨。所以國民黨與農工運動之間，確有共產黨為之障礙。我們今日第二要義，是直接的從事農工運動，必使農工羣衆，能夠接受本黨的領導，以解除苦痛，獲得利益，如此，國民革命的基礎，方纔堅固。可是於此有不可忘記的，我們一面贊助農工，以造成革命的中心勢力，一面還要使農工商學聯合起來，以擴大革命之聯合戰線。

以上兩件事，是我們目前最要的工作，凡我同志，應該一致努力的，謹此貢獻於我所敬愛的江西同志。

錯誤與糾正

十六年八月六日

我們有錯誤沒有呢？唯，有的。

我們最大的錯誤，是誤解了總理的容共政策。

總理的容共政策，是容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共同致力國民革命，由此可知共產黨員如果不和我們共同致力國民革命，我們便立刻不能容他。我們爲什麼一直等到共產黨員快要消滅國民革命，我們纔不容他，這真是我們極大的錯誤。

共產黨員要使國民革命變成共產革命，使國民黨變成共產黨，所謀不遂，則破壞國民革命，破壞國民黨，都無所恤，我們對之可怎麼

樣呢？

如果恬然受之，有以下幾種辦法：

其一，居國民黨領袖之名，行共產黨傀儡之實，在國民黨中，占了一個領袖的地位，手下用的盡是共產黨人，一切聽憑他們鬧去，只要毫不用腦的，點點頭，簽簽字就行了，這種辦法，可以諛之曰：廢物，無恥。

其二，名爲國民黨黨員，而其實早已完全接受共產黨的理論，暗中呢，已以共產主義代替了三民主義了；表面呢，說這纔是左派，這纔是革命，這種辦法，可以諛之曰：狡詐，無恥。

其三，已經是國民黨黨員了，而又悄悄的不待國民黨之許可，加入共產黨，爲共產黨黨員。於是在國民黨裏，成了探頭探腦的奸細，在共產黨裏，成了知彼知己的軍師，這種辦法，可以諛之曰：陰險，

無恥。

我們幸而不曾犯了這種罪惡，我們只有錯誤。

現在共產黨已經在南昌公然與本黨宣戰了，公然破壞國民革命了，公然從國民革命軍中裂取一部分以去了。於此之時，本黨黨員如果還有厚着面皮替共產黨迴護的，這人便是本黨的叛徒，我們如今不是引咎的時候，是補過的時候。

人的知識，是有限的，而革命是無前例的，以有限的知識，而幹無前例的事，如何能不有錯誤，所靠得住的，發見錯誤，立刻糾正。

我們不能飾非文過，瞞着良心說硬話。我們只有悲痛。我們只有加緊工作，我們唯一的糾正錯誤之方法，是先補過，後引咎。

懷廖仲愷同志

十六年八月二十日

民國十三年春間，中國國民黨改組，對於本黨，實在是起衰振廢的良劑。自從改組以後，本黨的主義，深入人心，因而形成力量。以這種力量，與帝國主義軍閥及一切反革命派作戰，戰勝攻取，四年之間，遂由珠江流域，以至長江流域，進而至於黃河流域。國民革命，看着就要告成了。改組以後所以能有如此的成績，原因雖多，概括起來，不外以下幾點：

其一，自從改組以後，總理所著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次第出版，建國大綱，亦已制定頒行，本黨主義和實行方法，都

已在青天白日之下，顯耀出來。國民革命，因此得了極明確的道路和方向。

其二，自從改組以後，本黨的行動，日趨於紀律化，其結果使黨內一切潛伏着的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份子，立腳不住，叛了出去，革命份子的活動，始能自如。同時屬於黨的軍隊，也發生同樣的現象，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軍隊，以次歸於消滅，革命軍隊，受黨的命令，來擔負國民革命的責任。

其三，自從改組以後，對於帝國主義及軍閥，採取不妥協的態度，集中黨的力量，對之施行攻擊，無論遇着如何的窒礙和困難，絕不因而餒却。其結果使一般國民，都知道欲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惟有打倒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遂相率而集於國民革命旗幟之下。

其四，自從改組以後，努力於喚起民衆，尤其是大多數勞苦民衆。一方面增進其地位，扶助其發展，於可能的程度，改良其生活，解除其痛苦；一方領導之參加國民革命，以求得國民革命之共同利益。同時對於自己的地位及生活，也得一個正當的根本解決。所以改組以後，『贊助農工』和『農工商學聯合起來』的口號，遍於全國。

以上四者，雖然不敢說是已概括改組精神之全部，然其爲改組內容中最重要的部份，可以斷然無疑。本黨所以獲得今日之進步，其原因率由於此。

決心改組本黨的是總總，而贊助總理最力的，是廖仲愷同志。本黨改組的事業，所以能活潑進行，實由於廖仲愷同志之努力。當改組進行之際，發生障礙，是必然不能免的。廖仲愷同志，最努力於排除此等障礙，所以障礙，即所指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等等份子，此

等份子，在黨內各處都有，而在軍隊中最多，其為障礙亦最甚。廖仲愷同志日日和這些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份子奮鬥，其死也亦即死於這些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者之手。然而當廖仲愷同志死時，本黨的改組，已告成了，本黨基礎，已置於廣大羣衆之上了。三月間東江之役，將陳炯明等掃除；六月間廣州近郊之役，將楊希閔劉震寰等掃除；廣東以內，大部份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勢力，次第肅清。所以廖仲愷同志之死，可以說為改組後的國民黨奠定基礎排除障礙而死的，且於其死時，已有一部份的成功，來做他良心上之安慰了。

我們今日紀念廖仲愷同志之死，是紀念廖仲愷同志為國民黨奠定基礎排除障礙而死。我們既然紀念他，便要繼續他那種為國民黨奠定基礎，排除障礙的工作。他那工作的精神，是在於不妥協的，和改革

命，假革命，不革命者作戰。每一個同志，要能為國民黨奠定基礎排除障礙而死，纔算是死得其所。

以上是我紀念廖仲愷同志之死的感想；於此尚有幾句附帶要說的話，令我說時十分難過。便是當廖仲愷同志和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者作戰的時候，曾經努力於團結革命份子，當時共產黨人，初加入本黨，以努力於國民革命自任。所以也引之在革命份子之列。自從廖仲愷同志死後，我們也是將共產黨人和本黨革命份子，視同一律，不分彼此。我們未嘗不以為共產黨人可以和我們始終站在革命戰線上的。誰知到了今日，共產黨人反而破壞國民黨的基礎，做國民黨的障礙，其所作所為，更甚於以前所謂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等等份子，這真是我所意料不及的。我今日紀念廖仲愷同志之死，已是十分難過，想起共產黨人之有負於國民黨，有負於廖仲愷同志之斬望，更

十分難過。

在南京歡迎會上演說詞

九月五日

李總指揮白總指揮暨諸位同志：

兄弟等今晚與諸同志相聚一堂，實在是從無窮的痛苦之後，得着無窮的歡喜。

回想四月中旬，在武漢的諸同志，和在南京的諸同志，因為意見不同，以致分歧。這些不同的意見，並非箇人間意氣之爭，乃由於對於黨國前途之見解不同。其所以不同，則因兩方同志之注意點不能一致。當那時候，南京同志，發覺共產黨徒危害國民革命，於是注意於清黨。清除黨內的反動分子，即所以清除國民革命之障礙。武漢同

志，則以爲中央黨部及政府，不可無一，不能有二，否則黨將陷於分裂，於是注意於提高黨權，以爲如非一切權力悉集中於黨，則必不能以整個的黨領導整個的國民革命。以是之故，兩方同志，意見不同，而這些不同的意見，關於黨國前途，非常嚴重，不能隨便放過，遂致釀成分裂的局面。幾個月來，武漢同志，抱着無窮的苦痛，南京同志，大約也是一樣的。

猶幸分裂以後，兩方同志，還未至於直接衝突。武漢方面，因爲完成北伐的任務，遂以第四方面軍沿京漢路綫北進，與帝國主義之工具奉天軍閥張作霖作戰，將士死傷一萬四千人，卒將奉天軍隊完全擊潰，收復河南全省。而南京方面，同樣以完成北伐的任務爲目的，沿津浦路綫與孫傳芳張宗昌作戰，先後收復浦口蚌埠徐州等處，以直取山東。由此可見，兩方同志，雖在分裂的時代，而打倒帝國主義，打

倒軍閥之工作，未嘗因以少怠，此稍可爲慰的。

可是黨的根本問題，未能解決以前，不但黨內危機四伏，其影響所及，國民革命亦無由進行。縱使完成北伐，打倒北京，亦祇能消滅敵人，不能團結同志。這真是大可憂慮的事。惟是四月中旬以來，武漢同志，亦已發覺共產黨徒破壞本黨，破壞國民革命的陰謀，毫不姑息的加以裁制，裁制愈嚴，則共產黨徒之陰謀亦愈急，卒致有七月三十一日賀龍葉挺在南昌叛變之事，這是武漢同志所引爲疚心的。然以是之故，關於清黨之見解，遂與南京同志一致。

甯漢兩方同志的合作，這其間，絕無所謂箇人意氣之爭，站在黨國的面前，箇人是不成問題的，況且如今兩方同志間，方互相引咎之不暇，何從有意氣之爭呢。還有一點，必須說明的，則兩方同志間應該知道引咎，尤其應該知道補過。

中央黨部和政府的問題，所關甚大。如今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開會在即，則一切取決於此會議。兩方同志，惟有一致促此會議之成立，及擁護此會議之決議，以解決一切糾紛，而奠定黨的根本，使分裂之局，歸於完整。這樣則對於提高黨權的見解，兩方同志，也可歸於一致了。

兩方同志，經過無窮的痛苦之後，方纔得到這樣合作的機會，真令人感慨不已。我們惟有痛定思痛，加倍努力，以期國民革命早日完成，三民主義早日實現。今日初到，行色匆匆，謹以簡略的話，申述滿腔的熱誠與敬意，並祝賀武裝同志最近之勝利。

在南京第二次歡迎會上演說辭

十六年九月八日

主席，各位同志。今日得與各位同志相聚一堂，又聽得主席一番誠摯而懇切的訓話，實在令兄弟們非常感動。回想十四年三月十二日總理逝世以後，一般忠實同志誓以至誠接受遺囑，努力實行，以期完成國民革命工作。但爲時不久，一般忠實同志間，便發生了裂痕，這是極可痛心的事。此裂痕之由來，是發生於工作上的關係。一般忠實同志在三四月間，方纔破敵東江，便要回師廣州。六月十一日，方纔將廣州楊希閔劉震寰的惡勢力掃除，而六月二十三日帝國主義者已將機關槍大砲，把巡行民衆，殺得尸橫滿地。八月二十日，一班反革命

分子更將最忠實的同志廖仲愷，亂槍打死在中央黨部門口。我們一部分同志悲痛憤恨，達於極點，拚命的去抵抗帝國主義，掃除反革命派，以鞏固廣州革命根據地，而統一廣東。在那時候，精神氣力，專注於此點，其他一切，皆不暇顧及，恰如駕車的馬，有眼罩罩住眼的兩旁，只顧沒命的向前，一直跑去。說到這裏，不能不想起蔣介石同志，和今日席上當時同過患難的同志來了。我們一部分同志，正在埋頭做這工作，而又一部分同志，却已看出本黨的危機，和國民革命的危機，認為除了反革命派之外，還有共產黨，其危險程度，並不亞於反革命派，很怪我們一部分同志不能兼顧，因此便發生了裂痕。這道裂痕，不但在中央黨部裏看見，便在黨軍的基礎黃埔學校裏，也可以看見。這道裂痕之發生，不是由於同志間有什麼意氣之爭，有什麼自利自私之存心，乃是由於同志間工作上之注意點有所分歧。這是當時

實在情形，無可飾非文過的。

去年三月二十日以後，兄弟離國，暫停工作。其間事實變遷如何，不能臆斷。今年四月一日，回到上海，四月十日，行抵武漢。兩方同志間的裂痕，較之在廣州時，更爲嚴重。一方注意於清黨，一方注意於提高黨權。因注意點之分歧，而致言論行動之衝突。兩方同志間，雖幸而不致以兵戎相見，然撫着這道裂痕，其痛心之處，是無可以言語形容的。

武漢同志，雖然專心致志於提高黨權，然因共產黨破壞本黨，破壞國民革命的陰謀，日益恣肆，日益顯著，也不能不逐漸覺察，逐漸防制了。始而在各種民衆運動上，矯正共產黨的錯誤。繼而知道共產黨這些錯誤，不是無心之失，乃是有意做成的。至六月初旬，發見了共產黨的秘密議決案，遂決心清黨。因爲要有種種的布置，所以至七

月十五日，始能在中央提議宣布實行，較之南京同志的清黨運動，已遲了三月。雖然將湘鄂贛三省共產黨的勢力，次第削除，然還免不了三十一日賀龍葉挺南昌的叛變。武漢同志因為布置未周，釀成變亂，對於黨國，實抱有無限疚心的。

我們正在萬分疚心的時候，忽然於八月九日接到南京李宗仁同志等聯名的齊電，電文的周詳懇摯，不但不責備我們對於共產黨裁判過遲，並且勗勉我們，惟恐不力。還邀約我們同到南京，商量根本解決的辦法。這真令我們非常感動的。我們便回覆了蒸電，將我們的抱歉，和對於黨國前途的希望，盡情傾吐。今日甯漢兩方同志相聚一堂，可說是齊電之賜。聞得南京有些同志，對於武漢皓電，有些誤會。以我們所知，皓電的前數行，是撮錄齊蒸兩電的，因過於簡略，以致引起誤會，我們深抱不安。然而蒸電裏頭已明白說出，武漢同志

對於南京同志，當日權宜措置之苦心，十分諒解了。這樣一時間的誤會，總可渙然冰釋，不致妨礙合作之進行的。

我們今日必須團結，這團結是絕對必要的，也絕對可能的。在中國歷史上，已有廉藺的故事，來做榜樣，在近世各國革命歷史上，革命黨人以信念之不同而分歧，復以信念之一致而歸於結合，更不勝枚舉。誠以革命的事，是無前例的，而人的知識，是有限的，以有限的知識，而幹無前例的事，如何能不有錯誤。祇要此心為黨為國，無絲毫個人觀念，夾雜其間，則錯誤是可以滌除的。我們要以十二分的誠意，和十二分的勇氣，來糾正既往，補救現在，開濟將來，我們永遠忘不了此次分裂的苦痛，我們永遠不要有第二次的苦痛。

我們的團結為什麼呢，一班同志忽然分離，忽然復歸於好，與民衆有什麼關係，與革命有什麼關係。我們的團結，不是要我們復歸於

好，便作爲了事。我們的團結，是要集中力量，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共產黨，打倒一切腐化份子，完成北伐，完成國民革命，實現總理遺囑，做成三民主義的國家，這樣，纔可以慰總理在天之靈，纔可以解除一般民衆的痛苦，纔可以減輕我們的責任。

按演說辭所引齊電蒸電均關重要，茲錄原電如左：

▲齊電 漢口汪精衛先生，譚組安先生，唐孟瀟先生，孫哲生先生，程頌雲先生，朱益之先生，張向華先生，并轉各同志均鑒：伏讀江電，喜極而涕。我輩終身之交誼，最近之努力，均不至爲三五棍騙如陳獨秀李立三輩所賣，稱慶之餘，俯首總理之臨佑，黯然而神傷。所爲個人問題，無關重輕，豈特無關重輕而已。在弟輩鹵莽從事，過舉極多，倘共黨終於安處，此事便能不矯枉過正，方日惶懼默祝我友之我助，安有絲毫缺望。嗟乎，書本上之

共黨主義，未嘗非一種之同志，但總理則合萬殊而并包，列寧乃強世界之類我，相去毫厘，差以千里，矢人函人，擇術不同，求果自異。况江南之橘，踰淮爲枳，彼等所造中國之信徒，十九佞巧，其父攘羊，其子證之，殺人放火亦固其所。所以欲求始終容共，并非理想所不通，乃爲事實所不許。情勢今已至此，糾紛即可消釋。前電明令，共黨全退出黨部，則黨之祇有整個善後，並無兩派爭執，開一中央全會，以促大會之進行。早望澈底整理，自亦宜之。然南京會集，漢上同志，早有決議，翹請漢同志及早蒞臨，以踐夙諾。故今之對共黨，已無問題，軍閥未殲，大計乃在北伐。只須執監委員湊集於一堂，忠實同志，遍培養於全國，海內既定，卽黨國之進行不難矣。弟等愕喜交集，聊馳貢見，不盡百一，敬候明教。弟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蔣中正，胡漢

民，李烈鈞，鈕永建，蔡元培，吳敬恆，李煜瀛同叩齊（八日）。

▲蒸電 南京李德隣先生，並轉諸先生均鑒：齊電奉悉，弟等對於共賊，防制過遲，致釀成南昌之變，至深內疚。祇以責任所在，應先補過，然後向第四次全體會議引咎，請求處分。以諸同志平日相知之雅，必能深喻弟等此時所耿耿者，不在個人意氣，而在黨國前途。青日致各黨部各同志電，已述其詳。現在武漢之中央黨部及政府，實為黨國之最高機關，萬不能以不慊於供職之個人之故，遂並機關而否認之。於此有當竭誠相告者，弟等雖無似，決不致欲藉此機關以為護符，誠使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能開，則不但個人負責問題，即機關改組問題，亦可於此解決。此方為正當解決，亦根本解決也。由此會議，可以產生真能統一全

國之政府，則一切分崩離析之現象，完全消滅。願諸同志深念之也。誠使毅然捐棄而服從於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則諸同志，當日權宜措置之苦心，必將轉爲天下後世所深諒，諸同志之有造於黨國者尤大矣。專此布覆，並候續示。益之向華兩兄，現在南昌，故未列名。附聞。汪兆銘，譚延闓，程潛，孫科，陳公博，唐生智，顧孟餘，蒸（十）。

甯漢合作之經過

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在武漢政治分會演說

主席，各位同志：自今年七月卅一日共產黨徒賀龍葉挺在南昌叛變後，兄弟深疚對於共賊裁制過遲，致釀成此變，曾於八月五日在中央會議席上報告事變經過，並謂俟事變平定當請求中央加以處分。如今正謀補過，未敢卽引咎而去。此次兄弟向中央提出自劾，聽候處分，便是基於這個原因的。

在這時候兄弟本打算閉門讀書，聽候處分。惟疊接武漢同志函電，以中央遷甯經過情形相詢問。對於南京特別委員會之產生，尤深

致疑慮，囑詳爲說明。是以兄弟不得不來武漢一行，報告梗概。預料不久譚組安孫哲生諸同志必更會派人前來報告一切的。

迴想八月二十日兄弟偕譚組安，于右任，孫哲生，顧孟餘，唐孟瀟諸同志由武漢出發，前赴九江。二十一日到了九江，會見了朱益之陳公博諸同志。程頌雲同志亦由武漢來到。二十二日李宗仁同志由南京來到，具述自胡吳張蔡李諸委員去後，南京方面黨務政務均無人負責，孫傳芳正謀渡江來攻，希望武漢同志迅速前往南京，並希望上下游諸軍，迅速訂定軍事上共同行動的計劃。所以當時決議，由譚組安孫哲生兩同志偕李宗仁同志先赴南京，其餘各同志仍留九江處理各種應辦之事。譚孫兩同志到南京後，正值孫傳芳渡江部隊拚命來攻，情勢危急，李宗仁同志等均往督戰，譚孫兩同志本急難之誼，迭次來電催促武漢同志迅速前往，並催促武漢諸軍迅速前進，以期夾擊敵

人。李宗仁何應欽白崇禧諸同志迭次來電亦是同樣說法，並派楚振兵艦前來九江武漢，迎接中央諸委員。所以兄弟和顧孟餘徐季龍陳公博何香凝朱益之陳護黃諸同志即渡楚振於八月五日抵南京。于右任王法勤潘雲超諸同志亦陸續來到。祇唐孟瀟程頌雲兩同志因為指揮部隊關係，暫緩起程。兄弟等到了南京之後，譚孫兩同志往上海訪問各同志未回。及至回來，先後會合在南京的同志開談話會，又同往上海會合在上海的同志開談話會。討論結果，多數同志都主張本黨分裂之後，應速謀團結，而團結之方法，必須使各方面負責任的同志都同心協力，共策進行，所以纔有特別委員會之提議。論特別委員會之產生，在本黨原已有不少的例子，如十四年八月二十日廣州發生廖案，中央決議組織特別委員會，授以特權，使得以臨時緊急處分一切，特派兄弟及許汝為蔣介石兩同志為特別委員會委員。當時兄弟是中央執行委

員，汝爲是中央監察委員，介石不是中央委員。可見特別委員爲非常事件而設，原沒有一定的資格。又如最近中央特派孫哲生潘雲超孔庚三同志爲湖北特別委員會委員，孔庚同志亦不是中央委員。由此點而論，則此次南京特別委員會委員有一部分不是中央委員，徵之往例，不足爲異。且此次特別委員會之產生，係由中央會議所決定，其委員亦係由中央會議所推舉，亦於往例無所抵觸。惟有一點，是大有不同的。十四年八月二十日中央決議組織特別委員會之後，中央在特別委員會存在期間，雖不常開會，然中央黨部，仍然存在，不過授權特別委員會使之措置時局。如今南京特別委員會，却是代行中央職權。還有一點，中央原已決議於九月十五日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如今南京九月十五日所開的中央會議，却不是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關於以上兩點，在談話會裏，曾有激烈之辯論，卒因遷就事實，不能不爲此

權宜措置。自九月十二日談話會大體決定之後，兄弟便向中央提出自効，離了上海。十三日以後的事，當讓別位同志前來報告了。

此外還有應當報告的，便是武漢政治分會之經過。此是八月二十二日政治委員會主席團之決議，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遷甯以後，武漢不可無政治分會，以指導黨務政治軍事，故決議設立，並特派唐孟瀟顧孟餘諸同志爲武漢政治分會委員。去年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自廣州遷至武漢，卽於廣州有政治分會之設立。今日武漢設立政治分會，正事同一律。政治委員會主席團負責爲此決議，亦正與今年六月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在鄒州決議設立開封政治分會，事同一律。如今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既已遷甯，唐孟瀟顧孟餘諸同志又先後由九江上海歸來，雖然有些同志尙未到齊，武漢政治分會已可依法成立。此爲武漢革命根據地前途極有希望的事。

以上報告已完，還有幾句話想對各位同志說的，如今長江上下游所流行的口號，是國民黨同志團結起來，而國民黨同志團結起來之後，其所要做的工作，提出的口號是北除奉魯軍閥，南除共賊。這些口號都是必要的。如今國民黨同志已經團結起來了，團結之有無效力，要看北除奉魯軍閥南除共賊之工作如何。所謂北除奉魯軍閥南除共賊，其工作都有積極消極兩方面。先以北除奉魯軍閥而論。所謂消極方面的工作，便是武裝同志一致團結，製定軍事計畫，共同行動，於最短期間將奉魯軍閥完全消滅。這些工作誠然必要，只是還有積極方面的工作，也要同時注意。所謂積極方面的工作，是要認清楚，怎樣便是軍閥，怎樣纔不是軍閥，我們和軍閥的分別在什麼地方。我們是服從黨的決議，爲黨的主義，及政策而奮鬥，以求實現民衆之幸福的。而軍閥則不知有黨，不知有主義及政策，不知有民衆，只知有地

盤，只知有個人掠奪得來之權利。這便是我們和軍閥的分別。我們應該認定奮鬥之目標，努力做去，這便是積極方面的工作。此項工作如能做得透澈，則軍閥必倒，且永不會再起。不然則日日說打倒軍閥，其結果軍閥不能打倒，而自己反變成了軍閥。再以南除共賊而論。所謂消極方面的工作，便是於最短期間將竄擾粵閩之賀龍葉挺殘部一律肅清，再將各處潛伏着的共產黨徒之惡勢力一律掃滅。這些工作，誠然必要，只是還有積極方面的工作，也要同時注意。所謂積極方面的工作，是要不斷的訓練出一大批幹部人才，務須明瞭本黨的主義及政策，且能誠實勇敢的去實行，分布在農工商學裏頭，從事宣傳及組織，並要使人人了解共產黨徒在世界各國運動失敗之原因結果。其在英法美各國家內，何以氣息奄奄，不能活動？其在德國戰敗之後，何以一度活躍而終於一蹶不振？其在匈牙利，何以一經試驗，而即為羅

馬利亞所屈服？其在意大利，何以一經試驗，而卽有法西斯蒂之反動？其在俄國，何以一經試驗，而卽以新經濟政策爲有計畫之退却？其在土耳其，何以俄國會拯之於垂危，而基瑪爾仍然驅逐共產黨？乃至環繞俄國之諸弱小國如波蘭芬蘭立陶宛等，何以畏聞共產黨？東方諸弱小國如波斯等何以一度嘗共產黨之况味，便相與咋舌，不敢領教？凡此種種，一經研究，不難洞見共產黨之癥結。卽以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之關係而論，何以共產黨徒於加入國民黨之始，口口聲聲說只爲國民革命而來，不是爲宣傳共產黨主義而來，而其後一年變更一度政策，愈變愈兇，意欲將國民黨收歸掌握，爲其宣傳共產黨主義之工具？何以國民黨因容共之故，鬧得黨內四分五裂？何以共產黨憑藉國民黨的勢力，在國民黨勢力所及之地，小試其端，卽弄得四民失業，連天叫苦？凡此種種，一經研究，卽不難洞見中國共產黨危害中

國國民革命之真實經過情形。如此，則中國以內一般民衆必不致爲共產黨所誘惑，而國民黨內亦再無人將共產黨的理論來做國民黨左派的理論，這樣方纔能使共產黨的惡勢力根本消滅。同時本黨的主義及政策纔能得一般民衆之了解及擁護，而日卽於實現。若沒有這些工作，則雖日日說反共，也於事無濟的。如今長江上下游似更有一種風氣，以爲能反共的，便是忠實的國民黨員。殊不知謂忠實國民黨員必反共則可，謂反共則必是忠實國民黨員則尙難斷定。我們固然要從消極的工作方面，看其是否反共，我們還要從積極的工作方面，看其是否真能爲國民黨做工作。因爲必須真能爲國民黨做工作，纔是反共的最大努力啊。

以上是兄弟由甯漢歸來一種感想，隨便說出，以求各位同志指教。

與南京代表團商榷恢復中央黨部之經過

十六年十月十六日

在武漢政治分會演說

主席，各位同志！

兄弟今天想把此次來漢口的原故向各位報告。

九月二十一日，兄弟在這裏和各位相見，二十七日回到廬山舊寓，十月一日接朱培德同志南京來電，二日接許崇智同志上海來電，說要來相見。四日朱培德同志到了，許崇智張繼居正孫科伍朝樞吳鐵城劉成遇麥煥章陳策陳翰譽江和風諸同志也到了。還有由廣州來的劉裁甫李朗如麥朝樞諸同志，是於前幾日已到了的。一共十餘位同志連日所討論

的，都是關於黨務軍事等等問題。武漢政治分會諸同志聞此消息，電囑兄弟代邀各位同志前來漢口，並派葉琪趙祉威同志前往歡迎。當時除了朱培德同志因為初到，關於江西事務，須要料理，麥煥章同志因還有別項事務，以致不能分身前來之外，各位同志，都於雙十節日到了漢口。連日和在漢口中央各委員及武漢政治分會諸同志晤商，除了關於完成北伐問題，有關軍事祕密者外，兄弟如今將關於黨務討論的經過，提出報告。

自從九月中旬以來，各處黨部及各方同志，曾發表了不少的意見，總合這些意見，約可分為兩端：其一是黨的人才問題，其二是黨的組織問題。關於人才問題，「一切忠實同志聯合起來，」實為目前最緊要的一個口號。人人知道本黨同志之分裂，不僅是本黨之不幸，實是國民革命之不幸。本黨同志於分裂之餘，重復結合，所謂痛定思

痛，必當本「親愛精誠」之旨，一致結合，加倍努力，使國民革命，早日完成，國民的痛苦，得以解除，本黨同志的責任，纔得以減輕。斷沒有於這時候，還去扶起從前的裂痕，以引起現在及將來無窮之不幸的。卽如來漢口的各同志，從前分散四方，如今聚首一堂，其中如許崇智張繼各同志在本黨奮鬥之歷史與人格，凡是同志，沒有不佩服的。集中人才，以共同負責，是今日本黨的一件大事，兄弟敢信斷沒有人於此忽持異議的了。

至於黨的組織問題，從前曾有兩個提議：第一個提議是主張於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以前，先開一個預備會議，將非中央委員之重要同志，也邀請參加，關於一切重要事件，經過共同討論之後，纔開正式會議。如此則以預備會議集中黨的人才，以正式會議鞏固黨的組織，庶幾法理事實雙方兼顧。舉一個例來說：本黨有二三忠實同志，在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曾被處分的，如今由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負責免除，以請求全國代表大會之追認，此於黨的紀律精神，並無違忤。再舉一個例來說：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是主張繼續總理容共政策的，所以有統一革命勢力的決議案。但是自七月十五日以來，共產黨既決議退出國民政府，並陰謀破壞國民政府及國民革命軍，甚至破壞中央執行委員會，自七月三十一日以來，索性實行叛亂，容共政策，已被共產黨破壞無餘了，則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變更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之決議案，不但於事實上已爲必要，即於法理上所謂「同一機關得以新決議變更舊決議」之原則，亦爲至當。舉此兩例，其他可以類推。這個提議，兄弟曾於八月間致許崇智同志一封信，詳細說過，九月間在南京上海亦曾說過，但被擯棄，不蒙採用。於是第二個提議，見諸實行，即是特別委員會之產生。其產生理由，具見於九月十五日

南京頒布的宣言中，不須複述。自從特別委員會產生之後，各黨部及各方同志對之，對於事實方面委曲求全的苦心，十分體諒，而於法理方面，謀有以補救。簡括來說，不是否認特別委員會，不過謀有以補救而已。此次上海南京各同志來漢口共同討論的結果，也承認補救之必要，並想出補救的方法，即是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恢復中央執行委員會。至於特別委員會，仍然存在，並規定常務特別兩委員會之權限，恢復中央監察委員會。如此，則黨的組織，不致破壞，而集中黨的人才之主張，亦得以貫徹。本月十一日在漢口的中央執行委員顧孟餘王法勤朱霽青暨兄弟等與由南京來的中央執行委員孫科伍朝樞等，擬成草案，即夜由孫伍兩同志，攜赴南京徵求各同志之同意。總理建國大綱裏，規定了國民革命的進程序，由軍政訓政以至憲政。在軍政時代，是以黨治軍以黨治國的。所以軍政訓政時代黨的重要，

等於憲政時代的國民大會，因而黨章的重要，也等於憲政時代的憲法。不集中黨的人才，不能負荷國民革命之大任，不鞏固黨的組織，不能建立國民革命之中樞。凡此，皆純爲黨着想，決沒有派別觀念及對人問題，夾雜其間，想爲一般同志所諒解的。

以上關於黨務討論的經過，報告已完，於此還有幾句附帶的話，想對各位同志說說。

各位同志當努力工作的時候，不可忘記了四十餘年以來本黨艱難締造的歷史，尤其不可忘記了民國十三年以來本黨改組的歷史。總理於改組本黨時候的種種訓話，以及改組以後本黨所表現的種種精神，實爲今日國民革命積極發達之根源，兄弟敢說本黨改組以後的精神，雖然有些因共產黨之搗亂而混淆，但決不因共產黨之搗亂而埋沒，本黨改組以後的精神，不是兩三句話所說得完的，兄弟僅能提出兩三

點，來與各位同志討論。

(一) 組織與紀律 兄弟聽得有人說道：「組織與紀律，是共產黨用以破壞本黨的一種工具，如今共產黨既驅逐了，則組織與紀律可以隨便，不宜以之束縛同志間的自由與感情」。這種說法，可謂錯誤達於極點了。共產黨誠然有利用組織與紀律以破壞本黨的事實，但其罪在共產黨，不在組織與紀律。不但此也，本黨正因有組織有紀律，纔能將共產黨驅逐出去，如果本黨沒有組織與紀律，則本黨自己破壞自己而有餘，不必待共產黨來破壞了。凡是人類，便有團體，凡是團體，便有組織與紀律，其在祕密團體，則組織與紀律，尤為存在之要素。本黨自成立以來，即有組織與紀律。其後勢力愈發展，則組織與紀律亦愈嚴密，組織與紀律愈嚴密，則勢力亦愈發展。舉例來說，中國同盟會時代，誓約是「失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衆處

罰」。其紀律何等森嚴。其後中華革命黨時代，誓約的規定，則更森嚴了。及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制定的黨章，關於紀律的規定，則不但森嚴，而且精密。本黨要集合革命同志，領導革命民衆，和帝國主義軍閥及一切反革命者作殊死戰，沒有這些森嚴精密的紀律，如何能統一活動。至於組織，更不待言，每一個革命同志，因為富於情感，纔能勇於犧牲，既然有舍己救人的決心，定然有屈己從衆的定力。熱烈的情感，與嚴密的組織與紀律，正是合一不可分的。共產黨常說道：「國民黨自容共以後，方纔有組織與紀律。」這是替自己瞎吹，而厚誣本黨的話，本黨同志不可上此老當，更不可因噎廢食，以爲驅共以後，則組織與紀律，可以放鬆。須知如今本黨的組織與紀律，已嫌太放鬆了。老同志的浪漫態度，新同志的放縱態度，已足夠使本黨分崩離析了，還禁得再浪漫放縱下去，使本黨的組織與紀律失

其效力麼？

(二) 反對帝國主義 本黨之反對帝國主義，與共產黨之反對帝國主義，其精神面目，完全不同。本黨之反對帝國主義，其理由在總理所著的民族主義裏，說得最爲詳盡。民族主義之目的：第一步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第二步在求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之解放。帝國主義，是中國之自由平等的對頭，是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之對頭，所以要反對他。而共產黨之反對帝國主義，是爲第三國際著想，不是爲中國著想。他的心目中視第三國際爲作戰的大本營，視中國爲作戰的一支隊，如果於全盤戰局有利，雖犧牲一支隊而不惜，所以如果於第三國際有利，則犧牲中國以爲第二次國際戰爭之導火線，亦所不惜。此與本黨民族主義之目的步驟，大是相反的。至於反對帝國主義之方法，本黨主張用文化，軍事，政治，經濟種種力量，以對於帝國主

義，爲積極之抵抗，而最低限度，則在廢除不平等條約，以斷絕中國自由平等之鎖鍊。與共產黨之濫用排外手段，更大是相反。從前本黨容共時代，宣傳裏頭不免往往夾雜些共產黨的調頭，這應該注意矯正的。至於癡想到本黨驅共以後，便不妨拋棄了反帝國主義的主張，這是說夢，若更癡想到本黨驅共以後，帝國主義者便會來修好，那更不知夢到那裏去了。

(三) 喚起民衆 本黨喚起民衆之目的與方法，也與共產黨完全不同，本黨爲民衆而革命，並非爲革命而求民衆。其所以喚起民衆，乃要使民衆知道革命與民衆本身有切膚之關係，使民衆起來，參加革命，使革命的利益歸於民衆。同時還慮到民衆的能力，須以漸養成，故定出軍政訓政憲政的計劃步驟，使民衆的幸福，與民衆的能力，同時增進。至於各民衆之間則務引導之，使向於共同的利益而進行，而

務引避其相互間之利益衝突。此於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建國方略及其他重要宣言訓令決議案裏，已不憚反覆說明。至於共產黨呢，口裏說爲民衆而革命，其實是爲革命而求民衆，口口聲聲無非說怎樣「抓住民衆」，「抓住」二字，何等兇狠，恰如鷹抓住兔一樣，而其所謂民衆，又不過祇是無產階級民衆。在無產階級未發達的地方，則無業遊民，也算在內。抓住了這些無產階級其實無業遊民之後，對於其他各階級民衆一味打倒，有的說些「聯合農民」，有的說些「聯合小地主小商人中地主中商人」，有的說些「聯合小資產階級」，其實所謂聯合不過一時抓住了作工具，以後仍然要打倒的，這樣東打倒西打倒各階級民衆固然被打得七零八落，而所謂無產階級，也因經濟衰落的連帶關係，成了失業工人，於是無業游民的集團勢力，愈見浩大，而共產黨卽利用之操縱之，以爲奪取政權之憑藉了。一般民衆所懼怕的是經濟

衰落，而共產黨所斬求的，正是經濟衰落。一般民衆，所憂慮的，是社會恐怖，而共產黨所斬求的正是社會恐怖。他要將一般民衆因階級鬥爭而死亡的尸骸，做他跳上政治舞台的墊腳，此是共產黨與本黨極端矛盾的所在，也是本黨驅共的最大理由。如今驅共以後，共產黨說本黨不要民衆了。本黨所不要的，是矯揉造作出來的假民衆。花四角錢，僱一個人手持一面小紅旗，口裏大喊，這樣的老把戲，實在看慣了，也看厭了。本黨決不要這樣假民衆。本黨所要的，是一般爲民衆而革命的人，有目的有方法有步驟的，來領導民衆，參加革命。固然要使民衆知道革命的成功，纔是民衆利益的總匯，同時也要於革命勢力所及的地方，於可能的範圍內，將民衆的利益，一點一滴的，積累起來，使民衆知道革命勢力所到，便是民衆利益所在，即使有時不得已而使民衆犧牲利益，也必要使民衆知道少許之犧牲在目前，而巨大

之收穫在將來。於是民衆對於革命，纔能漸漸發生興會，發生信仰，纔能漸漸起來，參加革命。革命與民衆利益之關係，日益密切，則民衆與革命之關係，也日益密切。這樣纔是真民衆，纔是真的革命民衆。我們不但不能如軍閥官僚之不要民衆，而且不能如共產黨之矯揉造作假民衆，我們所要的是真民衆，是真的革命的民衆。

各位同志，四十餘年以來艱難締造的中國國民黨，民國十三年以來改組過的中國國民黨，荷在各位同志肩上，兄弟望各位同志努力，祝各位同志健康。

在廣東省黨部廣州特別市黨部歡迎會之演說

十六年十一月一日下午七時

(潘慶濤筆記)

主席，各位同志！

兄弟到這裏來，受省市黨部改組委員會市政府那麼盛意的歡譁，實在很慚愧！很不敢當！但是，兄弟很想趁着這個機會，來和隔別了一年多的各位同志說幾句話，并且想求各位的指教。

兄弟離開了廣東，已經有一年多了。在這個期間，廣東各位的同志，做了很多很偉大的工作。自從第一次北伐以來，在前方的同志，

把吳佩孚孫傳芳張宗昌三大軍閥打倒，恢復了長江南北。第二次北伐，恢復了河南，把最大軍閥張作霖也打破了，若是當時沒有特別事故，爲之障礙，兄弟相信必定會發展到黃河以北去。同時在後方的同志，也很努力的做工作，使前方得到勝利，後方得以鞏固，盡了很大勞力，收了很大效果；兄弟對於各位同志，深致革命的敬禮！

我們在同志間，所要說的，不在於贊美過往的成績，而在於將現在應該怎樣進行，將來應該怎樣打算？多說幾句互相勉勵和互相督責的話。

我們記得本黨經過總理二十多年的努力奮鬥，才把滿清打倒，建樹民國；又經過了十六年，才有國民革命軍這次的進展。第一次的成功，軍事勢力達到了長江南北，一部份由廣東出發的軍隊，其勢力已到了山東；滿清才退位，民國才統一。這次的成功，似乎很快，雖然

是快，但只有軍事的進展，沒有黨務的進展，因此便不是真正的成功，才有後來的許多糾紛。

第二次的成功，才幾個月，軍事勢力便已達到長江南北，由廣東出發的軍隊，如第四軍第十一軍，其勢力已恢復了河南。這次的成功，似比辛亥革命的成功還快，但是也同一看法，黨務仍沒有多大的進展。

一方面軍事的進展，前後方的同志經過很多的勞苦，很大的犧牲，才博得來，是我們很值的安慰的！但是，黨務還沒有進步，怕不怕會蹈辛亥的覆轍呢？若是再一個覆轍，又要經過十六年的糾紛，我們又將如何打算？關於這些問題，想各位也是抱着同一感想的。所以不應該祇說過去的奮鬥成績，而急待解決的，就是「現在怎樣進行，將來如何打算？」

各位想想，辛亥革命爲甚麼不能成功；是否帝國主義的壓迫，軍閥的阻礙？不錯，這的確是有的，但這都是外部的阻力，還不十分重要；最要緊的，就是內部的障礙。辛亥革命的失敗，與其說是袁世凱或是六國五國銀行團所致，不如說是受內部同志的影響。這是怎麼說呢？總理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裏，引章太炎先生的話說過——這位老先生是黨裏的老同志，他所說的話，可以使黨裏的同志搖動信仰總理的念頭的。他怎麼說，他說「革命軍興，革命黨消！」總理說這兩句話時，異常奮激說，「於是大家聞聲附和，弄到現在只看見軍，沒看見黨，有軍閥的世界沒有革命成績，所以本黨至今仍是失敗」，直到現在，這幾句沉痛的話，還在我們的耳朵裏。

到了南京政府成立，也是一種新花樣出現：宋教仁先生勸告總理「只要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不要再說民生主義了。」總理當時拍案大

怒，說，「我們惟其要民生主義來解決民生問題，才去革命；若是不
要民生主義，我們儘可不革命了」！

一個說不要黨，一個說要刪去黨的主義；這兩個是甚麼人？是章太
炎宋教仁兩位先生，都是黨裏的老同志！所以黨務不振，不是帝國主
義軍閥的罪惡，而是因為老同志們搖動同志對於總理的信仰心，不能
跟着總理去革命，因此革命便遭失敗！幾個月內推翻滿清，而黨便十
六年來蒙了大害，可見外面的惡勢力容易消除，內部的便艱難了！說
到這裏，想各位也有同樣的感慨。剛才聽見主席王同志說充實革命的
理論，嚴密革命的組織，這兩句說話，是很好的！革命的組織嚴密，
使得建設一個強有力的黨，革命的理論充實，做革命工作時便有了把
握。

這幾個月來，碰見了吳佩孚，便打破了吳佩孚，碰見了孫傳芳，

便打破了孫傳芳，碰見了張宗昌張作霖，便也把他们打破；碰見一個，打破一個；軍事上可說得是沒有抵抗，軍事的進展可說得很快，但是黨務又怎樣？又到了「革命軍興，革命黨消」的時時候了！

各位想想，這處是甚麼地方？本來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舊址。中央執行委員會爲甚麼搬去，是因爲軍事的進展，所以由廣州搬到武漢。今年八九月間又由武漢搬到南京。進展的確可說是進展，革命軍的進展的確可說是革命軍的進展；現在怎樣？現在這個「進展」消滅了！請看中央執行委員會到那裏去？中央執行委員會已消滅了！爲甚麼消滅？不是被帝國主義消滅，不是被軍閥消滅，而是被老同志消滅了！本來大家因爲容共反共的問題，已經有了多少意見。武漢方面，因爲清黨遲了，所以武漢的同志到南京去，到上海去，見着一班老同志總是引咎說「我們反共遲了」！責已很深，期望大家也很切，無非

想把我們中國國民黨弄得好好的。那知到老同志們回給我們的甚麼？回給我們一個不要總章，不要中央執行委員會，不要第四次中央執監全體會議，而要特別委員會！辛亥革命是因爲不要黨的原故，所以才失敗；到現在又是這樣了，又要消滅黨了，把黨裏最高的機關消滅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吳佩孚消滅不得，孫傳芳消滅不得，張宗昌張作霖消滅不得，現在老同志消滅得了！總理的遺訓是「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到了現在，原來是革命尙未成功，同志已經腐化了，腐化到要消滅中央執行委員會了！總理假使仍在，見着這種情形，多麼痛心！多麼悲憤！

我們忠實的同志，想設法補救，設法糾正，這些老同志便製造出一個標語說「反對特別委員會便是反革命！」哼，我們可以改作特別委員會便是反革命！

如果不忘總理的遺訓，總理的革命策略，總理的革命主義，那麼，無論老同志也好，新同志也好，總而言之，都要緊記着，一定要把中央執監委員會恢復，不要使中央執監委員會亡於老同志手裏，這點是要向各位詳細說的。

兄弟剛才在這個地方感觸起中央執監委員會的過去和現在，所以不能不詳細對各位說說。

還有一層，現在覺得黨的情形，比辛亥革命還要危險。辛亥革命後不過只是老同志想消滅本黨，現在要消滅本黨的，除了老同志以外，還有一班從前加入國民黨參加國民革命的共產黨。說到這層，不能不把武漢的經過情形，對各位說說。

有很多人要問武漢的同志，因為篤守總理的容共政策，所以纔不惜和一些老同志分離，然而不久却又和共產黨分離，是不是思想矛

盾。兄弟可以回答，這完全不是思想矛盾。以前因爲是篤信總理遺教來容共，後來也是因爲篤信總理遺教才分共，是同一樣的精神，絕不是利害的屈服，而是事實上的變遷。從前的容共，是容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資格幫助國民黨參加國民革命工作的。不錯，他們以前確有相當的工作表現。到後來發覺了共產黨確有陰謀消滅國民黨的證據，便要反共了！要知容共不是容納共產黨消滅國民黨的！要緊記我們的主義。我們照着主義去革命是根本上解除民衆痛苦，爲民衆謀利益的。共產黨在武漢的情形，便不是這樣，詳細的經過，現在這個短促的時間，很難說得完滿，現在舉兩個例來說，第一是工人運動，第二是農民運動。

先說工人運動的例。我們到漢口時，見有三十萬失業的工人，當初不明瞭是甚麼原故，後來忽接着漢陽縣黨部的通告，說已把十五間

工廠沒收，多設管理委員會交給工人管理。這時廠主不用說，當然是失業就是工人的本身，也是失業，便紛紛寫信來中央執行委員會請求設法維持。漢陽縣黨部辦理這件事情，沒有問過省黨部，沒有問過中央執行委員會，而擅自處理，究竟是甚麼居心？而且工人管理工廠，他們共產黨已經實驗過兩次，都是失敗的。一次是在俄國，當民國六年十一月俄國革命時，便把工廠收歸工人管理，但是不久工廠便沒有材料沒有燃料，而且還沒有錢給工人的工資，弄得不得了！幸而這時俄國革命已經成功了把工人的管理權收回，由國家來管理，才能夠維持下去，但是工人已經吃苦不少了！這是一個例，其餘一個是在意大利。當大戰以後，共產黨人也會霸占工廠，給工人自己管理，便很得意的豎起紅旗唱革命歌！那知到快活了不久，便也和俄國一樣的情形，弄到工人自己不能維持，要請政府調停；那時候，被意大利的棒喝圍首

領慕沙里尼看破，意大利的工人運動便受了絕大打擊了。漢陽縣黨部沒有經過上級黨部的許可，而擅幹出這件事情，已經有三十萬失業的工人，還要去幹他們試驗過已經失敗的工人管理工廠的勾當，這不但是違背本黨的政策，而且不是爲民衆，尤其不是爲工人謀利益的所爲。所以在政治會議當中，我們便極力反對這件事情，當時可以看見出席的共產黨員是若何氣怒；但是無論他們怎樣氣怒，這種工人運動的謬誤，我們不能不起來糾正的。

次要說到的，是農民運動的例。他們硬要實行土地革命，不管適合中國的環境不適合，不管適合當地的形情不適合，只把俄國的本子一字不易的抄來。我們看看俄國，自從一八六一年便開始要求土地革命，到一九〇五年還沒有成功，直到一九一七年才能成功；但是爲甚麼以前總不能成功，直到這個時候才成功呢？這是因爲聯合了農工兵

一齊幹去的原故。因爲兵，多數是農民的子弟，土地問題，和他們是有直接影響的，工人也有些間接關係，所以一聯合起來，都能夠同心合力的鬥爭，力量增大，才能夠成功。歷史上有名的，因「土地飢餓」，才發生「土地鬥爭」，這是俄國特別情形。中國共產黨徒，不去考察俄國情形，與中國適合與否，一味的去抄本子，已是大謬。而且實行的時候，不注重聯合民衆，而反去離間民衆，弄到民怨沸騰，幾乎把湖南革命根據弄翻了。我們是國民黨，不是共產黨，俄國農民運動的方法與理論，國民黨不能採用的。何況他們這樣亂做，危害了國民革命的前途，我們如何能不加以糾正呢。因爲糾正的原故，便得罪了他們，說要改造中央執行委員會，要改造國民革命軍。總而言之，反對共產黨的他們便要改造，便要排擠，還使種種挑撥離間的手段，使中央執行委員會爭鬧，使國民革命軍打架！舉例來說：在中央

執行委員會辦事的何部長和兄弟，都是死命持着總理的容共政策原意不放的，他們便先攻擊我們。現在在座的張發奎同志，是努力革命的武裝同志，他們便先向四軍十一軍攻擊，挑撥賀龍葉挺從中作怪，還要謀害張發奎同志！他們以爲不消滅革命的武裝同志，便沒法奪取政權，所以不憚用盡方法，使局面糜爛！武漢的同志看清這點，所以不能不加以制裁，不能不清黨！共產黨存在，國民黨便不能存在，我們中國祇需要三民主義的，要實行三民主義，國民革命才能夠成功，所以我們便堅決的實行反共。

在這兩重壓迫之下，一方面有老同志腐化份子的壓迫，一方面有共產黨向着我們進攻，比張作霖，楊森，夏斗寅還利害幾十倍！所以一班同志和兄弟從今年的四月，直到八月都竭盡心力在這兩重壓迫之下奮鬥，爲三民主義而奮鬥，爲國民革命而奮鬥。老同志方面，說

我們是準共產黨，是共產黨的走狗。共產黨方面說我們反革命，腐化。我們都不怕，還繼續的奮鬥着，守着總理教給我們的方針，向着總理指給我們的大路前進，說我們腐化也好，說我們準共產也好，我們仍舊始終不變的前進！

現在兩重壓迫的勢力依然存在，南京還有特別委員會，中央執監委員會還未恢復，覺得我們的爭鬥，仍要繼續進行，要把老同志中之老腐敗，不要黨章，不要中央執監委員會，不要第四次中央執監委員全體會議的分子打倒，使第四次執監委員全體會議得以開會，使中央執監委員會得自由行使職權！如果第四次中央執監委員全體會議在他處不能開得，在廣東可以開得！前次開會後，我們的勢力達到了長江南北和河南；這次開會後，我們的勢力相信可以達到了北京！

剛才有幾百工人到我這裏來，說打倒個人的不必說，還說「打倒

國民黨，擁護共產黨，國民黨的假面揭穿，共產黨的成功萬歲。」又可見惡化的勢力還在，我們更應該繼續努力，把這些既加入國民黨而從中陰謀消滅國民黨的共產黨一律肅清，保持着固有的精神，使國民黨日益鞏固。這樣做去，兄弟相信三民主義國民革命才會早日成功！

守着總理留下的組織，不要分散！照着總理留下的教訓，不要凌亂！確定我們的信仰，不要動搖！前進努力，不怕危險，不避艱難，完成國民革命，完成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

最後，兄弟抱着滿腔的革命熱誠，敬祝各位同志的健康！

武漢分共之經過

——十六，十一，五，在廣州中大講，林霖記——

主席，各位同志：

今天兄弟來到這個大會，聽見主席和曾同志的說話，其中關於兄弟的，兄弟很覺得慚愧不能接受。現在得這個機會來和離別一年多的各位同志作一種報告，因此一切客氣的話可以放棄。

今天的報告，本來應該把各方面的詳細情形都說到，但因為時間關係，只能專就一個標題來報告，這標題是「武漢分共的經過」。武漢幾個月來，容共與分共的情形，實有報告的必要。兄弟到了廣州也

有幾天，也作過幾次演講，但都未得把事實上的經過詳細報告。經過的事實很多，我知道各位必然願意知道的。自四月以來，武漢同志的工作，廣東後方同志，或者多未完全知道的。因此打算把武漢分共的經過做標題，先對各位說一說。

兄弟願意把純粹的事實從頭敘說，有時或參加兄弟個人的批評，但這不過是兄弟個人的意見，希望報告事實後得到各位的批評，很嚴重的很不客氣的批評。至于事實有關係于兄弟工作的經過，也應該說一說，因這並非一人的關係，兄弟也是擔任革命工作的一份子，所做的工作，非關個人，實關于本黨。報告後對於兄弟作一種很嚴重的很不客氣的批評，尤其是兄弟最希望各位的。

要說武漢分共的經過，先把容共的由來說一說。我們要知道「容共政策」四個字，是起于什麼時候。兄弟記得在四月中來到武漢，即

看見滿街把擁護三民主義擁護三大政策的標語並擺貼出，有時擁護三大政策的標語比擁護三民主義還要多些。這個情形是很不對的，因為政策與主義是有分別的。不論是政策或是主義，都是依着時代與環境而定的，在某一時代某一環境下需要什麼政策什麼主義，然後才定出什麼政策什麼主義，故主義與政策總脫不了時代環境的關係。可是主義的時間性要長些，有固定性有永久性。政策的時間便不同了，政策係由主義發展出來的，沒有主義的時間性長。三民主義是中國國民黨的主義，時間性是很長的，自秘密革命運動起以至軍政訓政完全依三民主義而實行的，到憲政時期更是如此。至於政策是主義的產物，由主義按着時間與環境而定出一種適用的政策，故主義不與政策相提並論的。

兄弟到了武漢，便感覺得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並舉是很不妥當

的。自從國民黨改組以來，第一次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都未見過三大政策的名詞，這大概是去年才發生的。主義與政策的不同，沒有弄清楚，而把主義與政策相混，這是很不對的。說到政策，總理以前有聯段政策聯張政策。這兩個政策在現在看來，似乎是過去的東西，但在當時是重要的，必需的。那時候中國的大軍閥，就是曹錕吳佩孚，握有軍閥大權，害國殃民的，也就是曹錕吳佩孚。總理所以把聯段政策，聯張政策明明白白的定出來，係爲打倒曹錕打倒吳佩孚。這個政策是一時的，是不錯的。打倒曹錕吳佩孚之後，總理即發表一個宣言，即北上宣言，說明不僅在要滅曹吳，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的人！所以曹吳打倒之後，便要變更政策，即是打倒曹錕吳佩孚之後，如有繼起的軍閥，也應該打倒。那時曹吳打倒後，張作霖實行與帝國主義勾結，段祺瑞大開善後會議，故不能再和他們聯合，即

曹吳打倒，而段張繼起，故應以打倒曹吳的精神，打倒段張。所以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便有對段祺瑞忠告的電，後來更明明白白的，發表宣言，來反對他，這實在是總理聯段聯張的精神，因為段張已為軍閥與曹吳相同，故即放棄聯段聯張的政策。政策與主義不同，由此便可明白。

聯俄與容共政策，為應付時代和環境所取的一種政策，不能與三民主義同樣有長久的時間性。時代與環境變了，政策也即隨之而變化的。這是對於政策和主義的解釋。現在將容共政策的歷史考查一下：容共政策的起源要上溯到民國七八年。在民國七年俄國革命之後，總理有電報給列寧慶祝俄國革命的成功。民國十年總理在桂林，俄國派人到廣州到桂林去見總理。俄國一面在北方也派人去考察吳佩孚，同時也即在南方考察國民黨。這個是聯俄容共未實行以前的經過。

到了民國十一年冬，俄國代表越飛在上海和總理聯名發表一個宣言，這可算是聯俄的起點。當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陳逆在廣州造反，總理以孤軍抵抗了五十多天，然後亡命到上海。正當曹錕吳佩孚二大軍閥在北方肆行禍國殃民，南方又有陳逆作亂，總理一人亡命到上海，所處的環境是最為險惡的。宣言中說明俄國願意幫助中國國民黨，反抗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認共產主義是不能實行于中國，故俄國不是來宣傳共產主義，而係來贊助國民革命。這篇宣言實係國民黨的重要史料，也是國民革命的重要史料。蘇俄既聲明不是要在中國宣傳共產主義，而是要來幫助國民黨完成國民革命，自此以後，中國共產黨便也以這個理由來加入國民黨。兄弟此次在上海見着張溥泉先生，他是很光明磊落，他說容共政策，他也要負一點責任，因為第一個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李大釗，就是他介紹入黨的。當時李

大鈞見了總理後，說他加入國民黨願爲三民主義爲國民革命努力，但是不能脫第三國際黨籍。總理說可以的。這便是容共政策的起點。到十三年春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在大會內否決了不許黨員跨黨的提議。自此以後係本黨已確定容共政策的時候。

當時雖有持異議的，但經大會決定，故即一致行動，然而當時大家都認國民黨和共產黨能不能合作到底是一重大問題。有些以爲容共政策是因時代因環境而定的，故亦必隨時代隨環境不同而變化。國民黨內固然討論這個問題，蘇俄共產黨內也討論這個問題。在蘇俄討論這個問題的人是很多的，他們的派別也很多，每年大會的討論結果也不盡同，大約蘇俄共產黨的意見，可分爲三派：一派人稱他爲最右的。他們主張國民黨與共產黨可以合作到底，但這派是極少數，而且沒有勢力。還有杜落斯基一派，却是最左的。他主張革命無間，從開

始革命，直到共產主義完全實現爲止，他主張絕對不妥協，連在俄國，他對於農民也是不主張妥協的。他有許多演說對勞農政府表示不滿，反對很力。他說現在的蘇俄是假無產階級的國家，並不是真的無產階級的國家。他是這樣明明白白的說出來。他對於俄國現狀尙且如此不滿，對於中國，更不用說了。他以前批評總理，說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民國十四年三月間總理去世後，在俄國追悼大會中，杜落斯基有一篇演說，他並非駁斥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他說中國應先經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等到這種革命完成後，再做無產階級革命。很明白的，他是不主張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的。他以爲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好比前清國民黨員加入滿清政府去做官一樣容易腐化。還有一派，是史達林和布哈林，他們主張中國共產黨加入中國國民黨，去操縱一切，慢慢的取得國民黨的一切權力，到必要時便消滅

國民黨。俄國現在得權的就是這一派。

他們這種主張在莫斯科孫文大學的刊物上，有一篇叫做「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是說得明明白白的。這篇文章已翻譯成中文，用真筆版印好的，中大同志諒必有見過的。文中說：我們加入國民黨後，得國民黨的掩護，已取得廣大的工農民衆，但我們的加入國民黨是一時的，不是永久的，是策略的，不是主義的。所以共產黨應該保存原有的組織，到相當時機，並且不能不要有這個組織的。大意是如此，如要知道詳細，請參考原譯。如此看來，俄國已明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一種政策，看時代與環境的變化如何而不同的。他們共產黨每年大會裏都接受各種報告而加以辨論，研究時時變更政策的。自我們容共後，從民國十三年到十六年，他們已變了好幾次的政策了。總而言之，我們容共是一種政策，他們加入國民黨，也是一種政

策，這是很明白的事實。但到何時才分手呢？這實爲一個大問題。怎麼解答呢？那也是應該以時代環境如何去解答。時代環境變了，政策不能不變，是一定的道理。一切政策都因時代環境的變化而推移的，容共政策，當然也是如此。至於等到何時才改變呢？這是無人能先知道的，不過總不外跟時代環境如何而定的。因爲一個爲共產主義而奮鬥的，一個爲三民主義而奮鬥的，總不能永遠合作在一起的。有人說，國共兩黨爲國民革命而合作時，可以打一個譬喻，如大家共坐一隻船，由香港到上海，但是到了上海後，有的是要到天津去的，有的是要到日本去的。由香港到上海的時候，是不會有問題，所以國民革命的時候，也是不會有問題。然而到了上海之後，便怎樣呢？如果是兩隻船，同走一條航線，彼此照顧，則不但未到上海時，不會有問題，到了上海後，也很容易的，各走各的。如果是一隻船，則到上海

後，便到了分歧點了，一個要駛往天津，一個要駛往日本，如何不生衝突。

不錯，國共兩黨都要國民革命，然只有一個中國，只有一個國民革命，分明是共坐一隻船的譬喻，而不是分坐兩隻船的譬喻。到了一個時機，國民黨要將國民革命帶往三民主義那條路去，共產黨要將國民革命帶往共產主義那條路去，其勢非衝突不可。即使時機未至，而各人已不能不做那必要的準備，所以容共之後，必定分共，是不可避免的。不過容共時候，不能說出來，猶之明知到上海後，必然分路，不過從香港到上海的路上，大家都不說出來便了。

有許多同志早就說要分共，但黨中大多數都不主張，這全在對於時代環境的看法不同。總理爲什麼要容共，我們試看看十二三年間的情勢如何。那時軍閥吳佩孚從江西北江進攻，東江叛軍進到石龍。

西江連肇慶也給敵人佔去，南路在鄧本殷手裏。我們只有一個廣州，但廣州尙有時時可以造反的劉楊，故前後左右都爲軍閥圍住。更有帝國主義的壓迫，有商團的作亂。帝國主義明白宣言說，你如打商團我便打你，處在這樣危險的情勢之下，一定要集中一切力量，對付敵人，內部分裂，是不許的，所以分共是不許的！雖有許多同志主張卽時分共，但都受了總理的詰責，默然而止。至於十四年間總理逝世之後，情勢還是一樣，東江才於三月克復，而楊劉已在廣州陰謀叛亂了。六月十二日才把楊劉打倒，而六月二十三日帝國主義者已在沙基殺我許多學生，工人，商民，農民，死的滿街是血！想來各位當中，必有些是身歷其境的，也不忍多說了。沙基慘案之後，不久東江方面，又被敵人佔去，把當日克復東江時莫大的犧牲，弄得乾乾淨淨，同時反動派又在廣州幹起來了，八月二十日明目張胆的，殺死了廖仲

愷先生！那並非暗殺是明殺的！廖先生被殺的前一日即八月十九日，曾和我說道，聽見他們要用手機關槍來殺我們哩！說時覺得很是可笑。明日早上，廖先生坐汽車到了中央黨部，他們六七個人真是用大號曲尺裝的手機關槍子彈來殺廖先生。那時廣州大勢，岌岌動搖，東江敵人，已向我們進攻，而南路也同時呼應。在那時候，也有些同志以爲容共政策應該變了。但是我們並未注意及此，其所以不注意，如果是因爲自私，因爲自己的利害，這便是極大罪惡，應該受大家嚴重的懲處。然而，我們當時實因正在把全力去對付帝國主義，對付軍閥，對於他方面的事，不免輕忽不注意。好比上海拉馬車的馬，他的兩隻眼都被罩着，只顧往前面直衝，不容旁顧。雖然輕忽不注意的錯誤，萬無可辭，但決不是出於什麼自私之心，這是當時的實在情形，兄弟在南京時，已會說過。

民國十四年冬間，統一廣東。十五年春間，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再確定容共政策。當時廣東已經統一了。所謂經過一個段落之後便必有一個風潮發生，西山會議派於是決定聯蔣倒汪的策略了。當時我們二人是一道奮鬥的，他們欲把我們二人分開，所以決定聯一打一的策略，三月二十日便是此種策略的成功！兄弟知道將來蔣同志必然明瞭的，故自動辭職離開廣州。離開以後，許久未和國內同志通消息，因為知道蔣同志終必明瞭，為避去一切離間挑撥，所以緘默不發一言。如果大家說兄弟不應該辭職，不應該去國，致黨的裂痕益深，這是兄弟甘願受大家的責備的！兄弟離開廣州以後，往法國讀書。學生的心情，彼此是一樣的。當七八月的時候，看見法報載中國革命軍的勝利，以為可以安心讀書，雖則有時看見報上說某同志戰死了，覺得很難過。九十月的時候，病得很利害，不能思想。十二月以後，漸

漸好了，連接中央及蔣介石同志的電報，催促回來。今年二月間，蔣同志又來一個電報，說你如再不回來我也走了！那時心裏才十分難過，不能再讀書，精神與書本子已不能聯在一起了。後來再接一個電報說黨要分裂了，於是兄弟便不能不回來了。

回到上海的時候是四月一號，那時蔣介石，吳稚暉，蔡子民，李石曾幾位二十多年來大家在一起的同志都見面了。見面之後，蔣同志等提出兩件事，要兄弟贊成，一是趕走鮑羅庭，一是分共。從四月一號到五號，一共五天大家都是商量這兩件事。蔣同志等對於這兩件事，很堅決的，以爲必需馬上就做。而兄弟則以爲政策關係重大，不可輕變，如果要變，應該開中央全體會議來解決。蔣同志等說道，中央已開過第三次全體會議了，全爲共產黨所把持。兄弟說道，如此可以提議開第四次全體會議，以新決議來變更舊決議，而且南京已經克復，

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可以由武漢遷到南京，第四次全體會議，即可以在南京開會，會議怎樣決定，兄弟無不服從，如不由會議決定，恐分共不成，反致陷黨於粉碎糜爛，這是兄弟所不能贊成的。於是兄弟自任前往武漢，向中央提議，將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遷往南京，並提議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以討論決定蔣同志等所提議之事件。蔣同志等很不贊成兄弟往武漢去，而兄弟則以為不得不行，遂於四月六日下船。在船中寫了三封信。兩封是下船後即發的，一是寫給蔣介石同志，一是寫給張靜江同志，信中大意，是說最好能夠在四月十五日左右開中央全體會議，來解決一切。隨後又寫一封信給李石曾同志，說明十三年改組的精神不可犧牲，黨的紀律，不可不守，黨的組織，不可破壞。這封信，在南京未曾宣佈過，只看見李石曾同志所編「革命」曾發表覆兄弟的一封信，而於信末說明，原函未經本人同意，不便發

表，只能列舉出幾點來，並且說「汪精衛先生的主張，與吳稚暉先生不同，汪注意於黨的組織和紀律，而吳則注重以革命手段行之，我是贊成吳的主張的」。這封原信，現時已沒有發表的必要，然從這封原信看來，可見當時兄弟等主張，確有多歧及其分歧之所在了。四月十日，兄弟到了武漢，聞得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已決定移往南京，極為欣慰，以為分裂之禍，庶幾可免。不料十二日以後，便接得南京上海實行分共的消息，並且接得南京成立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的消息，兄弟每日均有電報去反對及阻止，至十五日而消息證實，十七日而武漢中央黨部也決定免蔣同志的職了。

以上的情形如此，在兄弟當時看來，以為蔣同志等是不對的。但是如今看來，不但不是蔣同志的不對，而且是兄弟的不對。因為當時蔣同志等見兄弟不肯聽他們阻止的話，定要往武漢去，不但對武漢同

志失望，對兄弟也失望了，所以不待兄弟往武漢去的結果如何而馬上就在南京幹起來，而兄弟往武漢去的結果，卻不出蔣同志等所料，徒然增加了反對蔣同志的聲勢。所以兄弟事後批評，不說蔣同志不對，而說兄弟不對，這是事實，並不是什麼違心之論。

於此有一句附帶聲明的話，四月四日兄弟曾同陳獨秀發表過一篇闢謠宣言。這篇宣言，是有來歷的。當四月一二三日，吳蔡李諸同志，曾對兄弟說，共產黨已提出打倒國民黨打倒三民主義的口號，並要主使工人，衝入租界，引起衝突，使國民革命在外交上成一個不可解的糾紛，以造成大恐怖的局面。兄弟聽得，十分驚訝，曾將這些話質問陳獨秀。陳獨秀力稱決無此事。兄弟以之轉告吳蔡李諸同志，吳同志說，「這是口頭騙你的話，不要信他。」兄弟又以之告陳獨秀，陳獨秀遂親筆作書，並親筆作此宣言，以解釋謠傳，表明態度。如今

親筆書函，還在兄弟這裏。這一段事，本無關正文，因有人誤會謂這篇宣言乃是主張國共兩黨聯合治國的，故不能不附帶說明幾句。

如今再說自從四月十五日寧漢分裂之後，一般忠實同志從黨的組織和紀律着想的，都服從武漢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的命令，以反對蔣同志等，然而並不因此而停止了北伐的進行，所以十七日免蔣同志職，十九日依然誓師北伐。關於北伐的事，不在今日演述的範圍，如今當說說武漢分共的經過了。

武漢分共的經過，由四月中旬至七月中旬共三個月，經過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裁制共產黨徒違反本黨主義政策之言論行動，第二階段是和共產黨和平分離，第三階段是以嚴厲手段驅除共黨，如今逐一說來。

當四月中旬，兄弟到了武漢，看見那邊情形，不但不像十三四年

間的廣東，也不像十五年間的廣東了。其時武漢已成爲共產黨把持的局面了。只看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其理論與方法已完全是共產黨的，而不是國民黨的了。一般忠實同志，痛心之極，然而主張立時分共，是做不到的，因爲四月十九日已誓師北伐，第四方面軍陸續出發，沿京漢路線，和張作霖作戰。第四方面軍的主力部隊如張發奎軍長所統率的第四軍第十一軍，及唐生智總指揮所統率的第三十五軍第三十六軍，在容共時代，自然有不少共產份子雜在裏頭。吳先生曾責備兄弟，爲什麼說和共產黨死在一塊，生在一塊。其實這是容共時代的事實。十四年間東征時候，和十五年間北伐時候，死尸堆裏可以證明。卽如此次北伐，蔣先雲等確是共產黨人，確是和國民黨忠實的武裝同志死在一塊的。當第四方面軍在前方和張作霖作死戰的時候，如果後方同志，發生分共問題，則聯合戰線，爲之搖動，無異給張作霖以一

個絕好的機會了。所以當時一般忠實同志，雖明知已到了國共兩黨爭生死存亡的時候，不是共產黨將國民革命帶往共產主義那條路上去，便是國民黨將國民革命帶往三民主義那條路上去，已是無可並存的，然而爲前方武裝同志着想，不便提出分共問題，而祇提出裁制違反本黨主義政策之言論行動。由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中央黨部決議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組織特別委員會，檢查各級黨部，各級政府機關，各種民衆團體之一切言論行動，便是此意。可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惡感，從此日深，而鬥爭亦從此開始了。及至五月二十一日湖南長沙發生反共風潮，當時蘇俄代表鮑羅廷等，及中國共產黨徒都要求中央黨部，對於長沙事件，加以嚴重之處置。及至六月一日，蘇俄代表羅易忽然約兄弟去談話，說「莫斯科曾有一種決議案，給我與鮑羅廷的，鮑羅廷有給你看沒有呢？」我說，「沒有」。他說，「我可以給你

看」。他於是把那決議案給我，一是俄文的，一是中文的。中文的是他們自己翻譯出來。兄弟看過以後，覺得嚴重時期已到了。兄弟說，「可以給我嗎？」他當時有點遲疑，最後才說「今天晚上送給你，因為要修改幾個字」。晚上果然送來，兄弟如今將這決議案原文送給主席，以備各位同志的參考。那決議案有幾點很要注意的。第一點，是說土地革命，主張不要由國民政府下命令，要由下面做起，實行沒收土地。這實為湖南事變的原因，為農民運動脫離了國民黨的原因。第二點，對於軍官和士兵的土地，不要沒收，以避免軍官和士兵的反對。第三點，要改造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執行委員會中，增加農工領袖，其實即是要增加共產黨人去，他不說穿便了，並且公然的說，國民黨現在的構造，必須變更。第四點，要武裝二萬C P黨員，並挑選五萬農工分子武裝起來，他說的農工分子，其實也即是指

共產分子。第五點，是要國民黨領袖組織革命法庭，來裁判反共產的軍官。這是要國民黨領袖替共產黨做劊子手，來自己殺自己。

這決議案的內容，大概如此。拿剛纔的譬喻來說，已到了爭船的時候了，已到了爭把舵的時候了。要將國民革命帶往共產主義那條路去的，不能不將國民黨變做共產黨，否則只有消滅國民黨之一法。要將國民革命帶往三民主義那條路去的，不能不將共產黨變做國民黨，否則只有消滅共產黨之一法。正如一隻船，有兩個把舵的，有兩個不同的方向，除了趕去一個，更無他法。恰好這個時候，第四方面軍已在河南打破張作霖的軍隊，收復黃河以南。兄弟等便於六月六日前赴鄭州，商量第四方面軍班師回武漢的事。

六月十三日兄弟等回到武漢，第四方面軍也陸續班師回來，在那時候，兄弟忽然聽得羅易要走了，不解其故，後來纔知道，羅易因為

將那決議案交給兄弟，大受鮑羅庭的責備。羅易的意思，以爲國民黨左派，必當與共產派同其生存，否則必爲右派所消滅，故應該將這決議案給左派知道。鮑羅庭的意思，則以爲國民黨左派，和共產派不同，他仍然是爲國民黨的，見了這決議案，必然和共產黨決裂，責羅易的輕率誤事。中國共產黨多數是幫助鮑羅庭的，遂將羅易驅逐回去。兄弟等知道這個消息，當然更加緊張，於是從六月中旬起，一面集合中央黨部非共產黨的同志，商量和共產黨分離的方法；一面集合非共產黨的武裝同志，將那決議案宣布，請他們在軍隊中留心防範，聽候中央議決，努力奉行。鮑羅庭聞此消息，不能不走，而中央執行委員會遂於七月十五日議決，在一個月內，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來討論決定分共的問題。在未開會以前，裁制共產黨人違反本黨主義政策之言論行動。可是，同時又發布命令，保護共產黨人之身體自

由。由此可見中央雖然因為發現共產黨消滅國民黨之陰謀，不得已而與之分離，然其分離，必經過鄭重的手續，且其分離必採用和平的方法，而不用激烈的行徑。無如七月十六日，中央方纔宣布以上的決議和命令，而同日市上已看見共產黨七月十三日的傳單，宣言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議決，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惟共產黨員，仍須加入國民黨，不能退出。及至七月二十日，又看見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七月十九日的傳單，宣傳大意相同，對於國民黨厚誣醜詆，無所不用其極。我們其初還不明白，何以共產黨員退出國民政府後，仍要留在國民黨裏呢，後來看見莫斯科的電報，纔知道共產黨留在國民黨裏，爲的是好從中取事，以破壞國民黨。而其所以退出國民政府，爲的是可以明目張胆，做破壞國民革命的工作。所以電報裏頭，要共產黨人在國民黨裏，建立非法的戰鬥機關，其用意至爲明顯。兄弟如今

將這兩種宣言，和一個電報也都交給主席，留與各位參攷。

中央黨部，看破了共產黨這種陰謀，所以一面訓令國民政府，允准共產黨人一律退出，一面訓令軍事委員會，通飭國民革命軍各部隊長官，將共產黨人一律撤去，因為國民革命軍是國民政府的軍隊，共產黨人既然退出國民政府，便沒理由仍然存留在國民革命軍裏頭，要想利用軍隊的地位，以爲破壞國民政府的利器，這種一相情願的事，是不可能的。共產黨經此一番嚴密的防範之後，知道計無所施了，只有糾合賀龍葉挺一般黨徒，在南昌發難，以希圖一逞。南昌之變，江西備受荼毒，其流毒且及於廣東，國民黨遂不得不由和平的分共而進於嚴厲的驅共了。

以上便是武漢分共經過之大略。

武漢分共的經過，是很艱苦的，尤其五六月間最爲危險，在河南

的軍隊和多一倍的張作霖軍隊打仗，而楊森軍隊又到了新隄，如在廣東來說，好比敵人已到了黃埔；夏斗寅軍隊到了土地堂，即好比敵人到了沙河；而下游又天天要來進攻，四面都受敵人的包圍，共產黨乃乘人之危！德國有一種報紙，譯登蘇俄中央的會議錄，其中有一段是杜落斯基質問史達林何故仍要助武漢國民黨，史達林答道，因為武漢國民黨已在共產黨的掌握中。可見共產黨在當時的勢焰了。分共的時候武漢同志發表許多文章，兄弟也有一篇，題為「夾攻中之奮鬥」，說我們雖是孤軍，但不要怕，我們要在四面夾攻中奮鬥，以三民主義總理給我們的精神去奮鬥，有三民主義總理的精神擺在我們面前，鼓舞我們奮鬥的！我們分共是與張作霖的討赤，帝國主義的反赤不同，我們是為國民黨而分共，是為三民主義而分共的！分共之後是不是有青黃不接的現象？不錯，是有的，譬如一個人腹內有病，不能不用剖

腹的手術，剖腹之後至少要臥床二三星期才能起來。可是如不割去即死，割去才可以生！國民黨到了五六月間，不能不分共，也和人腹內有病，不能不開割一樣。開割後之暫時虛弱，是必然的現象，是須培植元氣，便能回復健康。所不幸的，國民黨於剖腹以後，健康未復，便發一場大熱，這個熱症，就是南京的特別委員會。然而這個熱症，是可以精神來治好的。廣東在四月間已實行分共，武漢則到七月才能分共，然而分共以後，同是害着南京特別委員會這個熱症。我們如今須要推倒南京特別委員會，纔能不辜負當時的分共。試想，如果說不要黨紀，如何能以黨治國，如何能以黨治軍。其結果，必致變為以軍治黨。如此，這一個兵力大的，便去打那一個，互相爭殺，了無窮期，革命永不能成功。故現在割後之熱症，不能不以全副精神去治好他。今天報告完後，希望大家下一個最大的決心，在最短時期以內，

治好這割後的熱症，即是推倒南京特別委員會！大家在黨的主義下黨的紀律下黨的組織下實行三民主義！我們既然能用開割的手段，來肅清共產黨，必然能用肅清共產黨的精神，來推倒南京特別委員會。能夠把共產黨肅清，誠然是一部分的必要工作，但須知道消極的肅清工作是不能夠的，還要做積極的肅清工作，鞏固發達國民黨，便是肅清共產黨之根本方法。我們要在三民主義下，在黨的紀律下，在黨的組織下，把忠實努力的同志，團結起來，擔負這些工作，擔負救黨救中國的責任。要能夠於肅清共產黨以後，把國民黨破壞的能力，建設的能力，同時發揮出來，才能算為忠實努力的同志。將來應該如何做，現在不及詳說，只看我們的努力做到什麼田地！我們要把精神力量聚集在黨裏，對黨努力工作！各位對於兄弟關於黨的工作，若加以嚴厲的批評，是兄弟所最希望的。

分共以後

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廣州執信學校講

上回說的，是武漢分共之經過。黨內分共，武漢爲最難，亦爲最遲。及至最難的部分，已得到最後的解決，分共便成爲黨內一致的主張了。如今所要說的，是分共以後，要怎麼樣？

兄弟在此，想提出幾個要點。

第一，我們要繼續肅清中國共產黨。所謂分共，是將共產黨員，從國民黨裏，分了出去。只是分出去之後，便怎麼樣呢？七月十三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宣言，和七月十九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的宣言，都有同樣的語調，即是一面攻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國民政府，一面仍主張不要退出國民黨。這顯然是藉

着國民黨的掩護，以破壞國民黨。恰如要將國民黨做雞蛋殼，而他却要做雞蛋殼裏頭未孵化出來的鷄雛，平時借着雞蛋殼的掩護，時候到了，即破蛋殼而出。這種一相情願的事，只好說是妄想。他爲要實現這妄想，已經定下種種計畫。綜合幾個月來，莫斯科所發表的議論，以及中國以內所得到的報告材料，他的計畫，大概是：以蒙古爲根據，向北方各省，逐步進取。他以爲國民黨在北方各省的勢力，比較微弱些，可以爲所欲爲。至於南方各省，無論什麼運動，都有國民黨做他的對頭，所以他必以破壞國民黨爲第一著。其破壞方法，除在國民黨外實行種種擾亂，最狠毒的，莫如混入國民黨內，做種種挑撥離間的工作。他以爲國民黨分裂之後，創痕是一時不能即合的，借此機會，使國民黨自相殘殺，不難使之同歸於盡。如此說來，現時所謂分共，只能說是國民黨已經確定的主張，而不能說此主張已經完全做

到。如今擔負國民革命之責任的，是國民黨，共產黨破壞國民黨，便是破壞國民革命。不但國民黨要一致起來，將他打倒，中國國民，也要一致起來，將他打倒。

第二，我們要重新整理國民革命的理論。我們所謂分共，不但要將共產黨分子，從國民黨裏分出去，尤其要將共產黨理論，從國民黨裏分出去。國民黨自施行容共政策以來，共產黨分子，在國民黨名義之下，向農工商學各團體，宣傳了不少共產黨的理論。如今共產黨分子，雖然分了出去，而其所留下的理論，仍然存在於農工商學各團體裏。農工商學各團體，倉卒之間，不能分別出那些是國民黨的理論，那些是共產黨的理論，這已是極大的危險。而尤其危險的，是農工商學各團體裏頭，有些熱心的人，本來是國民黨，不是共產黨，而誤認共產黨的理論，是國民黨的理論，且以爲是國民黨裏頭最革命的

理論。這種的人，說他是共產黨，他必不服，然他的理論，却與共產黨一般無異。這種的人，在農工商學各團體裏遇見了不少。所以國民黨當前最急的工作，是將數年以來，國民革命的理論，重新整理一遍。將共產黨的理論，夾雜在國民黨的理論中的，一一剔了出來。明明白白，指示給農工商學各團體，這些是共產黨的理論，必須拋棄，這些是國民黨的理論，合乎國民革命的需要。然後農工商學各團體，方不致迷了方向。這不但是國民黨當採的手段，而且是國民黨當盡的義務。不然，只將共產黨分子分出去，而共產黨理論，仍然存在，分共之目的，是不能達到的。

至於整理的方法，當如何呢？自然是以三民主義爲度量衡。凡理論之合於三民主義者則留，不合於三民主義者則去，不能有絲毫苟且假借。舉例來說，階級鬥爭，是共產黨的信條。而民生主義裏，却已

將階級鬥爭的理論，批評得清楚。人類因有階級，纔有鬥爭，這是事實，無論何人，不能無視的。如其要消滅鬥爭，必先要消滅階級，階級消滅，則人類致於平等，進於大同，自然用不着鬥爭了。這一點，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目的，是相同的，所以總理說，『民生主義，即是共產主義。』然共產主義，是要無產階級，用鬥爭的力量，打倒其他一切階級，即有時貪圖聯合戰線的便利，與農民同盟，甚至與小資產階級同盟，都不過一時的便利，不是永久的結合。所以各階級間之互相殘殺，是必然的現象。而且這些現象，是有意做成，並非是出於意料所不及的。民生主義，則是用思患豫防的方法，使階級之未發生的，從此停止，已發生的，也逐漸消融，以引而致之於自由平等之域，所謂事半功倍。所以總理說，『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兩種主義，沒有什麼分別，要分別的，還是在方

法。』中國現在的情形，是處於次殖民地的地位。凡是次殖民地的國家，因為經濟落後，大工業沒有發達，沒有什麼大資本，沒有什麼大商業，所以社會階級，是不甚懸絕的。而且就全社會看來，最大的壓迫階級，是帝國主義，而全社會皆處於被壓迫階級的地位。所以中國今日所需要的，祇是國民革命。而國民革命所需要的，是民族聯合，反抗帝國主義。社會間各種力量，應該分功合作，以達此目的。提出階級鬥爭，使社會間自相殘殺，於民族聯合，不但無利，而且有害的。照中國現在的情形來說，已是如此。照民生主義之最終目的來說，『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所以要達到民生主義之最終目的，也不當採用階級鬥爭之方法，而當採用聯合社會間各種力量的方法。

如今舉幾件實事，來做證明。

先就農民運動來說，自去年北伐以來，共產黨在兩湖做農民運動，其唯一口號，是沒收土地。所以創出「打倒地主」以及「有土必豪無紳不劣」種種名詞。其結果大中小地主一齊打倒，農民一無所得，徒便宜了一般地痞流氓。最可恨的，他們還要用「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來做護符。須知道總理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在民生主義第三講裏，說得明白，是要用政治和法律來解決的。並且在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裏，把耕者有其田的意義，更解說得詳細。共產黨借用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來沒收土地，並且由下級機關，自行沒收，不經過政府。這種做法，正是民生主義所痛恨的。我們分共之後，必須向農民解釋明白，共產黨的農民運動之理論與方法，和國民黨的，全然不同。共產黨之農民政策，所謂沒收土地，不過說得

好聽。其實農民不但沒受其益，反受其害。因為他只圖唆使農民打倒鄉村間其他一切階級。其結果社會聯鎖，爲之打破，農民亦無以自全。他却正好利用這些失耕農民的騷動，以爲其獲取政權的憑藉。這真是農民之蠹賊。至於國民黨之農民政策，載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雖似乎卑無高論，却適合於農民目前之需要。而其指示農民與國民革命之關係，更爲非常密切。我們可以對每一個農民說：農民所患的，不是沒有土地麼？然而中國有些地方，土曠人稀，農民不愁沒有土地，却愁有地不能種。近年以來，所謂華北旱災，深知原因的，知道不僅是由於天旱，却是由於有地而不能種。因爲農民比工人更苦，工人有了身體手足，便可勞動，以得工錢。農民單是勞動，還不夠的，勞動之外，還要本錢。買牛，買耕具，買種子，都是非有本錢不行的。農民何處得本錢呢？是由於借貸。鄉村間的高利貸，說起來，

駭人聽聞的。農民從高利貸得到本錢，幸而那年無水旱之災，得以豐收，租稅之外，得以還債及供衣食。不幸而那年有水旱之災，賠了本錢不算，還要賣兒賣女，以納租稅，及還債呢。這便是有田而不能種之一原因了。所以農民問題，不是有了土地使得，還須計及本錢。各處設農民銀行，以輕微利息，借給農民，資其耕作，纔可以解除有地不能耕之苦痛。然而農民銀行，談何容易？不是國家財政充裕，社會經濟舒展，何能辦到？可見得解決農民問題，不當但着眼於農民本身，而當兼着眼於社會聯鎖關係了。有了土地，有了本錢，似乎可以耕作無憂了。然而還是不夠的。如果地方不能太平，有土匪打劫，不但禾稼被其蹂躪，鷄狗被其殺戮，田廬被其焚掠，有時連兒女也被其擄去勒贖，再遇着不良軍隊，真所謂賊過如梳，兵過如篦，其痛苦更不堪言。可見得解決農民問題，不當但着眼於社會相互經濟關係，而

當兼着眼於政治了。政治清明，地方太平，農民似乎可以安居樂業了。然而還是不夠的。出口的是農產品，入口的是工業製造品。農民辛苦種出來的豆子，被外國人用低廉的價，買了出口，再用機器，榨成豆油等等，運之入口。農民辛苦種出來的棉花，被外國人用低廉的價，買了出口，再用機器織成棉布，運之入口。其價值相去，不止倍蓰。諸如此類，數之不盡。農民將一滴一滴的汗換得來的金錢，以為可以放在手裏，不知其結果是加倍蕪賠了出去。幾十處通商口岸，好比人身上幾十個創口，有限的膏血，從幾十個創口裏，日夜流出，無論如何強壯的人，也要病倒的，何況是著名的遠東病夫呢。不平等條約，片面義務的關稅制度，如果不能廢除，全國勢必淪於破產，農民自然不能倖免的。可見得解決農民問題，不當但着眼於政治關係，而當兼着眼於國際現狀了。以上所說，社會關係，政治關係，外交關係，和農

民本身，密切連帶如此。可見得國民革命的三個口號，（一）農工商學聯合起來，（二）打倒軍閥，（三）打倒帝國主義，正是農民運動所必需的。這三個口號，爲國民革命計，亦卽爲農民計。國民黨的農民政策，實實在在，是爲農民謀利益的。經此一番解釋，農民定必恍然無疑。再不去上共產黨階級鬥爭的老當，而明白承認民族聯合共同致力國民革命，爲農民解放運動之唯一方法了。

再就工人運動來說，共產黨叫得最響的，無非說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黨，以無產階級獨裁爲目的，要做成無產階級的國家。但攷之實際，何嘗是無產階級的國家，不過是幾個無產階級領袖的國家便了。幾個領袖，各自以一般無產階級做背景，來奪取政權。一般無產階級，不過做他奪取政權之犧牲。其他階級，更不用說。今年五月間，漢陽縣黨部，爲共產黨所把持，擅自議決，沒收漢陽十五間工廠，組織工

人管理委員會。須知道工人管理工廠，是共產黨已經試驗過失敗的事。俄國十月革命之初，曾經幹過工人管理工廠，不多幾時，原料缺乏了，工資缺乏了，燃料缺乏了，情見勢絀，不能維持下去，趕快由國家收回管理。意大利當大戰以後，曾有一兩處演過工人管理工廠的喜劇，當其佔領工廠之始，豎起紅旗，唱國際歌，十分高興，不多幾時，原料工資燃料都無着落，無可奈何，及去請求政府替他向資本家調停，於是慕索里尼窺見弱點，乘之而起，以棒喝團把共產黨打得落花流水。這兩件失敗的經驗，中國共產黨豈有不知道的。何以還想在湖北從新搬演？哼，你以為這是他的愚昧麼？其實正是他的狠毒。他明知道工人管理工廠，其勢不能維持。一面以要求國家管理，挾制國民政府，暴露其弱點。一面利用工人失業之衆多，做成社會的恐怖，經濟的混亂，得所憑藉，以奪取政權。他只圖以共產黨替代國民黨，

操縱國民革命，工人的死活，那裏放在他的心裏。所以與其說共產黨是工人階級之友，不如說共產黨是工人階級之敵。至於國民黨之工人政策，載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雖也似乎卑無高論，却適合于工人目前之需要。而且工人之解放，與國民革命，息息相關，也和農民一樣。國民革命，不專爲工人謀利益，而工人之利益，必於國民革命成功之後纔得到真正之保障。國民黨戮力於國民革命，卽是戮力於工人之解放。工人如果明白了國民黨之主義與政策，必不再信共產黨什麼無產階級獨裁騙人的話，而誠心誠意，加入國民黨，以努力於國民革命。

再就商民運動來說，共產黨的口號，是「打倒資本，」國民黨的口號，是「節制資本，」兩個口號，截然不同。共產黨還利用大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名詞，今日說打倒這個，明日說聯合那個。九月中

旬，我到上海，聞得人說，南京清黨的時候，捉着一個當舖的老板，說是共產黨，這固然是奇聞。五月中旬，我在漢口，聞得咸寧縣黨部的宣傳，有五十塊錢以上的，便是小資產階級。我想田舍間養一只耕牛，價值往往在五十元以上，然則一只耕牛也是一個小資產階級了。我因此聯想到布哈林說過，「我們對於聯合富農，其意味等於養取肥牛，搾取牛奶。」所以共產黨說聯合小資產階級，其意味也不外如是。什麼聯合，不過打倒的代名詞便了。至於國民黨之節制資本政策，在建國方略裏，說得最爲明白。「中國實業之開發，應分兩路進行，（一）個人企業，（二）國家經營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諸個人，或其較國家經營爲適宜者，應任個人爲之，由國家獎勵，而以法律保護之。今欲利便個人企業之發達於中國，則從來所行之自殺的稅制，應即廢止，紊亂之貨幣，立需改良，而各種官吏的障礙，必當排去，

尤須輔之以利便之交通。至其不能委諸個人及有獨占性質者，應由國家經營之。」所以打倒資本的口號，實與國民黨政策，大相遠背。容共時代，有些黨員，隨着共產黨的口吻，高叫打倒資本，實是大上其當。分共以後，按照民生主義，和實業計畫，切實宣傳。並時時注意於改善店員與店東之關係，工人與廠主之關係，調和適當，則一般商民和實業家沒有不歡迎國民黨的。

再就學生運動來說，五六月間，我聞得湖北省黨部青年部的宣傳，有所謂「讀書卽是不革命，不革命卽是反革命。」我初時不信，以爲斷沒有如此荒謬的人，說如此荒謬的話，後來問顧孟餘同志，始知確有其事，真是可惡之極了。不讀書的仍然好叫做學生，猶之不做工的仍然好叫做工人，不耕作的仍然好叫做農民，不做買賣的仍然好叫做商人，真是名實不符之至。他還說道，「打倒智識階級。」社會譬如

人身，勞動階級，要打倒智識階級，譬如兩隻勞動的手，要打倒一個儲智識的腦，何愁不打倒，只怕同歸於盡便了。如果想中國成爲一個自由平等獨立的國家，必須有自由平等獨立之文化。這個責任全在學生身上，學生不去求智識，是自暴自棄其責任。而所謂打倒智識階級，是逼人自暴自棄其責任。這真真是亡國滅種之罪人了。孫文學說，諄諄告人以知難行易，一方勉人以力行，一方正是勉人以求知，決沒有如此滅裂魯莽的理論的。

以上嚕嚕囁囁的，說了一大段，是證明對於民衆運動之理論及方法，共產黨的，與國民黨的，截然不同。分共以後，第一要義，是將共產黨的理論，從國民黨理論中，分了出去。如今一般腐化分子，口口聲聲，不要民衆，凡有接近民衆的，幾乎就要疑心他是共產黨，這種荒謬心理，固然可恨可憐。但是接近民衆的時候，如果不將國民黨的理論，

認識清楚，隨手檢起一些時髦書籍，便根據宣傳，也是莫大的危險的。

第三，中國國民黨第一緊要的口號，是「建設起來。」我們的口號，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如今又添了打倒中國共產黨，這些誠然是要打倒的。但是打倒以後，可怎樣呢？自從北伐以來，我們已打倒了吳佩孚孫傳芳張宗昌，不久便要打倒了張作霖，我們已收回了漢口九江英國的租界，我們已將共產黨驅逐出國民黨以外，這些工作，在國民革命史上，誠然有相當價值的。但這些都是消極的工作，不是積極的工作。只能在國民革命的大路上，排除障礙。還沒有將國民革命的目的，實現出來，所以今日，我們第一緊要的任务，是將國民黨的主義及政策，實現出來。即使一時力不從心，而最低限度之政綱，不可不求其實現。今日國民之望治，真真如饑者之望食渴者之望飲了。孟子說得好，「饑者甘食渴者甘飲；」又說，「饑者易為食，渴者易

爲飲。」這真能描出一般人民久亂思治的心理。我們不要性命地去
國民革命，如能爲人民解除一些些的痛苦，獲得一點點的幸福，我們
的良心，也得到安慰。我們如其能建設起來，則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
義打倒中國共產黨的工作，以前做過的，不爲徒勞，以後做去，當更
有把握。不然，不但不能打倒軍閥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反爲軍閥帝
國主義中國共產黨做機會了。

以上所說三點，都是分共以後，必要的工作，隨便說來，期與諸
同志努力做去。

招待上海新聞記者茶會演說詞

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今日想和諸君談的，一是關於黨事，一是關於粵事。關於黨事，昨日在滬中央執監委員開談話會的結果，諸君已經知道，預備會議已有了開會的地點與日期，從此黨的問題之解決，已有了希望。如今是以黨治國，欲求黨的行動真能代表民衆的利益，適合民衆的需要，有權力集中之利，而無專利之弊，則黨內的監督與黨外的批評，實爲必要。黨內的監督，是監察委員會，黨外的批評，最關重要的就是各報館。兄弟希望在談話會的時候，預備會議的時候，以至正式會議的時候，關於一切提案，及各委員的言論行動，各報館都以嚴正的態度，

加以切實的批評。兄弟是誠心誠意準備接受各報館之批評的。關於粵事，兄弟到上海以後，雖也會接到張發奎黃琪翔同志的電報，及黃紹雄的信，但總沒有今日所得消息的清楚。因為今日何香凝戴季陶兩同志，已由廣州來到，上海同志還未見着，而何同志所說的話，使兄弟對於廣州現狀，更加明瞭。等會子兄弟當介紹何同志和各位談話。現時先將兄弟對於粵事之觀察，略說幾句。對於粵事之觀察，各人不能盡同。有些以爲廣州現在已爲共產黨所操縱，兄弟敢對諸君確實聲明，兄弟從前堅決的維持容共，於今堅決的主張反共，前後態度似乎不同，然其精神則一，前此篤守總理的遺教而容共，如今篤守總理的遺教而反共，因共產黨對於國民黨之態度變更，而兄弟對於共產黨之態度亦隨以變更，斷未有一個國民黨員，於共產黨叛變之後，還不變更從前態度，堅決的主張反共的。無論任何方面，任何同志，任何武

裝同志，如果還要容共，兄弟必盡其精神心力，與之反對。不但容納共產黨爲國民黨生存計，所絕對不許，便是對於共產黨採取優容的態度，或縱容的態度，也足以破壞國民黨，破壞國民革命，應該絕對的反對。但是現在廣州事變之由起，依照兄弟所觀察，不是由於對共產黨問題，乃是由於防特別委員會問題。於此有須聲明的，現在廣州之中央執監委員如陳公博等與武裝同志如張發奎黃琪翔等，其對於特別委員會之態度，與兄弟有些不同。兄弟主張和平補救，而他們則主張激烈反對。當九月中旬，上海開老同志談話會，兄弟因爲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之主張，不能達到，所以對於孫科同志特別委員會之主張，沒有表示反對。九月下旬，在武漢政治分會演說，還對於特別委員會遷就事實之點，反覆說明。直至十月初旬，孫科同志偕伍朝樞同志等同來牯嶺，對於開第四次全體會議及恢復中央執行監察委員會，

重新規定特別委員會之權限各條，表示同意，兄弟始欣然偕同前往武漢政治分會，訂定各種具體辦法。旋於十月十三日，得譚延闓孫科伍朝樞程潛李宗仁何應欽諸同志之覆電贊成，兄弟以爲和平補救目的可達了。至於在廣州之中央執監委員與武裝同志所取方法，却與兄弟不同。陳公博同志當九月中旬，在上海時，聞得老同志談話會之結果，即拂衣而去。十月三日，兄弟在牯嶺，得李濟琛張發奎兩同志的冬電，對於特別委員會及西山會議派，極力攻擊，並催促兄弟即回廣州，商量進行方法。當時兄弟因係密電，不便發表。然七日得張發奎同志的魚電，是明電，已在各報上發表過的，其反對特別委員會及西山會議派之激烈，已爲人所共見了。十七日，李濟琛張發奎兩同志派楊德昭同志來漢口迎接兄弟回廣州，帶有李張兩同志的信，李同志的口氣是和平的，而張同志的信，不但對於特別委員會及西山會議派大

加攻擊，即對於兄弟之軟弱態度，亦大加責難。兄弟當時，曾回給他一個電報，大意說，「我的目的和你們是一樣的，不過我以爲甯漢合作，剛剛告成，宜用和平方法，以圖補救，不可遽用激烈手段，如今我的目的快達到了。」不料二十四日，兄弟由漢口到上海，知道南京有反對特別委員會即反革命之宣傳，特別委員會爲第四次會議之障礙，已顯然甚明。所以二十九日兄弟回到廣州，才有和中央執監各委員主張第四次會議在廣州舉行之電報。當時在廣州中央執監各委員之意見，約有數點。（一）根本沒有承認特別委員會及其所產生之政治黨務軍事諸機關，所以總章，中央會議，須於國民政府所在地行之之規定，無從適用。（二）特別委員會存在，必致妨礙第四次會議之發生，即發生亦不能自由行使職權，所以照在廣州中央執監各委員的意思，第四次會議，不宜在南京開會。然其後接到譚延闓同志等之電報，對於

在廣州開會，不能贊成，却表示贊成第四次會議，並且答應先在上海開預備會議，及明白承認會議開會之日，即特別委員會停止之時。所以兄弟主張，先派出代表兩人，前來上海，和南京上海中央執監委員商量一切，而廣州中央執監也贊成兄弟之說，公推兄弟及李濟琛同志前來。由此可見兄弟對於開第四次會議之目的，與廣州中央執監委員相同，而所取態度，有時不同，有時互相容納，以歸於一致。因爲目的是要一定的，方法則不必一定，如果和平方法可以達到目的，不妨採用，否則不能不出於激烈了。至於廣州武裝同志，對於黨務之主張，雖與在廣州中央執監委員相同，而其所處之境，較中央委員更爲困難。中央委員間，雖或有時因意見不同而生衝突，然亦不過是會議席上之衝突，至於武裝同志各有武器在手，意見衝突之結果，動輒成爲軍隊之衝突。在中央黨部存在紀律存在的時候，武裝同志服從中央

之決議，當然不會有這些衝突事件發生，即使發生，亦不難根據紀律，加以制裁。在中央黨部綱解組弛的時候，就難說了。當西征事件發生，兩廣的武裝同志，顯然分爲兩派，黃紹雄同志，明明遵照特別委員會的決議，要統率兩廣軍隊，由廣東打入湖南。張發奎黃琪翔同志，則以爲西征縱有必要，却不能奉特別委員會之命令而西征，且慮以此增加特別委員之聲勢，中央黨部之恢復更無可望。這些意思，在黃琪翔同志所發表的救黨與討唐一篇論文中，說得最爲明白。這兩派不同的見解，顯然對峙，誰也想到會因意見之衝突而引起武力之衝突。雖然有李濟琛同志苦心調處，一面贊成開第四次會議，一面主張出兵湖南，然這種調處，還是未能見動的。所以兄弟當時主張，快些恢復中央黨部，以解決這些糾紛。當兄弟與李濟琛同志被公推前來上海之時，並約同張發奎同志同行。十一月十四日，張發奎同志先赴

香港。十五日黃紹雄同志到廣州，即晚兄弟和李濟琛同志專車赴香港。十六日晨四時，車抵九龍，六時亞州皇后船開行。張發奎同志臨時不到。十八日晨，李濟琛同志在船上接香港無線電報，知道廣州軍隊，已發生衝突。自十八日到上海以來，張發奎黃琪翔同志的電報，黃紹雄同志的信，都已在報上發表。根據這些報告，和何香凝同志的口頭報告，可以斷定廣州事變之由來，實起源於對特別委員會之態度，由意見之衝突，而至武力之衝突。大凡軍隊與軍隊之間，發生了意見衝突之後，必互相猜疑，互相防範，一旦觸發，遂至不可收拾，其例很多。依兄弟的意思，目前急務，還是趕快恢復中央黨部，一切武裝同志，須聽命於黨，一切軍事行動，須取決於黨，方是正當辦法。末了，還有一句話，在廣州中央執監委員和武裝同志的主張，諸君或者以為太激烈麼，何以主張第四次會議在廣州舉行呢，何以已經派出代

表前來上海而仍要在廣州成立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辦公處呢？此由於惟恐第四次會議開不成，惟恐中央黨部不能恢復，故不能不有此最後之一著。昨日，談話會裏，接到南京上海各黨部各民衆團體代表的報告，知道十一月二十二日南京徒手巡行民衆，因爲高呼反對特別委員會反對西山會議派之口號，被軍隊開槍屠殺。這樣看來，究竟誰是和平，誰是激烈！兄弟要說的話，已盡於此，介紹何香凝同志與諸君談話。

四月六日寄李石曾的一封信

石曾兄鑒：五日談話會散後，痛苦萬分。弟深信弟之意見，決不能得吳先生等之贊同，而吳先生之意見，弟亦決不能贊同。終日談話討論，戕賊感情外毫無其他結果，故不如決然舍去也。兄或者怪弟執拗，以爲弟何故一人而敢於堅決反對許多師友之意見。弟不能不有所說明如下。

連日討論弟之意見，可分數點：

- 第一，民國十三年來改組之國民黨，其精神與方策決不可犧牲。
- 第二，如以黨爲不必要則已，如以黨爲必要，則黨之紀律不可不守，否則黨必爲之破碎糜爛。

以上兩點是弟之意見根本觀念，因此與吳先生等之意見萬不能合，請分析如下：

（甲）關於第一點者

（一）聯俄是改組之一個重要政策，所謂聯俄，其真正的意義，決非如普通之國際關係，乃在認識蘇俄革命之意義，而與之共同反對帝國主義。然如蔡先生等所說，則根本的不贊成蘇俄革命之方式，如兄所說，則以為革命進行分段落，目前祇宜「反對北洋軍閥」，不必牽涉反對帝國主義，此皆與改組政策相反。

（二）容共是改組之一個重要政策，容共可分析兩個意義：

甲，容許共黨存於吾黨勢力所及之地域內。

乙，容納共黨黨員同時兼為吾黨黨員。

然如蔡先生之主張，則對甲且持極端反對態度，對乙則兄等一致主張

逐出共黨黨員於吾黨之外。

(乙) 關於第二點者

黨綱非一成不易之物，如黨綱有不適用，決非不可更改，然更改必須依據黨的紀律，非可以個人自由行動，亦非可以武力迫成。

改組之政策，是總理所手定，弟以爲不可輕言更改。如必欲更改，除全國代表大會外，誰能有此權力。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除中央執行委員會外，誰能有此權力。五日之談話會，吳蔡諸先生對於第一二次代表大會之議決案及歷次中央執委之議決案，不知是沒有看見，抑看見了也等於沒有看見，隨心所欲，要說甚麼，便說甚麼，以黨員對於黨的決議，如此隨便，深可驚駭。

如果說中央監察委員會咨中央執行委員會，叫他執行，沒有不可，這更是稀奇。請問中執如不答應，怎麼樣呢。兄等當知中監之建

議，中執不答應，是不能發生效力的，兄等似亦知之，故主張中監提出後，一班軍人便附和着幹起來。如此，豈非中監率領一班軍人將黨打得粉碎！所以弟對於第一次看見提議原文時，着急非常，說你們各位如此做法，我甯自殺。第二次看見時，更着急說，請你們各位將我槍斃。而吳先生則謂「狗不如」，滾蛋。

（丙）結論

關於第一點之觀念，如照兄等主張，則改組精神對於消滅。

關於第二點之觀念，如兄等主張，則黨歸於破碎。

兄試思之，弟如何能贊成，如何能不反對乎。

（丁）弟此行之目的

弟既不能贊成兄等之主張，則弟不能不另立一提案。弟之提案，是開第四次中執全體會議，以解決一切問題，其地以南京爲宜。

此僅爲弟個人之主張，欲此主張實現，則必須具有以下之條件：

(一) 中執答應，

(二) 黨員贊成及了解。

現時中執在武昌，電報往返，徒費時日。叫弟派人，試問何人可派。所以弟只得自己派自己去。而一班朋友，則謂弟往必受包圍。兄試思之，包圍之極致，尙有過於連日上海之會談者乎。生平敬服之師友，聚於一堂，感情道義，至少有十數年之膠結，其力量之偉大，過於萬萬機關槍砲，感情之痛苦，過於生命之摧毀，然而包圍之效，亦已可觀，試問尙有其他勢力，能包圍弟若是之烈者乎。總而言之，除了槍斃及拘留更無他法，然此僅是身體之失敗，不是精神之失敗。

弟等今行矣，兄如能繼來與孟餘諸人一晤，助成弟等此行之目的，感綴无涯。不則弟等之與兄，僅僅意見之不同，道義感情，一切

如故。弟等敢信天壤間，更無一物能摧毀我等之道義感情也。匆匆布達，諸祈鑒照。專此，敬請道安。弟兆銘璧君謹啓。四月七日。

弟於此尙有言者，弟此次與兄等意見不同，弟絕不敢謂弟之理想學識高於兄等，故敢悍然不顧兄等之主張。弟意見之根據，一在十三年來黨之改組精神及其政策，一在服務於黨之責任觀念，如是而已。又及。

兄等倘一念及改組以後，一班不肖分子，欲借「反共產」的口號，以反民生主義，以消滅改組以後之中國國民黨者，有惘然不安于中者乎。噫。又及。

左派何在，誰是左派，我將寤寐以求之，旁皇以覓之。又及。

（案此信是汪精衛四月六日由上海去武漢的時候在舟中寄與李石

會的，直到十二月十日纔由李平心君在上海發表出來，上海各報皆有登載，見者無不感歎。李平心君並加以案語道，『看了汪精衛這一封信，可知道他四月六日從上海動身，十日到漢口，十四五等日知道上海南京不等候漢口消息便舉行清黨，他必然反對無疑的。而他所以反對，注重在黨紀，不是牢牢的不肯分共。所以他後來在漢口分共，也是無足異的。看了這一封書，同時知道他和李石曾等公義私交不比泛常，他受了吳稚暉「狗不如」「滾蛋」等等辱罵，仍然能如此忍受，實在是不容易的。於是乎看了十二月九日吳稚暉等彈劾汪精衛之文書，那一種深文周內的口吻，就不能不令人不寒而慄了。』云云。此段案語，上海有幾家報紙不敢登載，有幾家報紙公然刊出，今附錄於此，以備參攷。』

此
页
空
白

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之提案

黨務：(1) 恢復中央黨部。(2) 審查甯漢分立後兩方決議案分別追認取消。(3) 本黨因共產黨叛變，不得不拋棄容共政策，凡第一第二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各省黨部聯席會議之議決各案，除關於容共政策者外，一律照舊奉行。(4) 取消特別委員會及其所產生之黨務政治軍事諸機關。(5) 由第四次會議，在中央執行委員中，選出常務委員九人，組織常務委員會。(6) 由第四次會議，選出政治委員若干人，組織政治委員會。(7) 日常黨務由常務委員會處理之，并互選三人組織祕書處。(8) 政治方針由政治委員會決定之，行政事務由國民政府處理之。(9) 每星期開中央黨部聯席會議一次，列席者如下：常務委

員，政治委員，中央執監候補執監委員，中央黨部各部部長。開聯席會議時，常務政治各委員，應將黨務政治情形報告執監委員及各部長，各部長亦當就其職務作詳細報告。(10)黨務及政治方針之大者，應開臨時聯席會議決定之。(11)西山會議諸同志，應服從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之決議案，由第四次會議將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西山會議諸同志之處分負責免除，請求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追認，並由第四次會議請西山會議諸同志參加黨務政治軍事等工作。(12)黨員須從新嚴格登記，並暫時停止徵求黨員。(13)在第四次會議中，應討論決定召集全國第三次代表大會方法與時間。(14)整理各級黨部。(15)軍隊及軍事機關黨部健全者不設黨代表。(16)審定口號標語。(17)確定民衆運動方針(名稱領導者及養成民衆運動幹部)。(18)確定各階級相互關係。(19)規定執行黨紀之方法。

政治：(1) 詳細規定政治委員會與政治分會之權限。(2) 改組國民政府委員會(除中央黨部及軍事委員會外不能兼職)。(3) 國民政府各部組織如下：財政，外交，交通，司法，農工，教育，實業，內務，監察院，審計院，法制局，僑務局。(4) 確定行政方針：(甲) 實行訓政，尤注重完成鄉村自治；(乙) 統一財政(劃分國家地方財政及實行裁厘加稅)；(丙) 計畫完成粵漢鐵路及粵贛公路；(丁) 速定勞働法規。

軍事：(1) 改組軍事委員會。(2) 軍事行動取決於黨。(3) 決定全國兵額及軍之數目。(4) 決定全國收入幾分之幾為軍費(暫定三分之二)。(5) 統一兵工廠，概由軍事委員會直接管理支配。(6) 對於兵額不足及不努力之軍隊，實行裁併。(7) 完成北伐，打倒奉張。(8) 平時以軍為最高單位，戰事由軍事委員會委派本會委員為總指揮。

(9) 軍事委員會委員人數之規定約十五人，軍長不一定皆為委員。(10) 軍隊政治部之改組。(11) 軍隊黨部之改組(官兵不必全數入黨)。(12) 實行軍需獨立。汪兆銘，何香凝，李濟琛，王法勤，顧孟餘，陳公博，甘乃光，陳樹人，王樂平，黃紹雄，潘雲超，李福林。

(案此提案於十二月三日提出，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豫備會議已大致通過。)

催促蔣介石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之提案 及箇人引退之附帶聲明

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爲解決目前黨事糾紛之唯一樞紐，種種重要問題，均須於此會議求其解決，誠不可不詳加討論，以期無誤。惟在南京黨務政務皆形停頓，更從軍事觀察，則孫張殘寇，乘隙思逞，而馮玉祥閻錫山兩同志，捍禦強敵，勞苦特甚，尤不可不急爲策應，以竟北伐之全功。爲根本辦法計，固宜審慎周詳；爲應付時局計，則宜活潑進行，勿令事機坐失。欲求兩者兼顧，唯有請預備會議即日催促蔣介石同志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此職權乃去歲興師北伐之際，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授與蔣同志者，而蔣同志

能勝此大任，已有不朽之功，爲之證明。中間雖經甯漢分裂，稍形扞隔，然自甯漢合作以後，則此等痕迹，已經消釋。國民革命諸部隊，夙歸蔣同志節制，決無稍持異同之理。况馮閻兩同志，早經倡議，更可徵國民革命軍人心理之所同焉。蔣同志辭職，本未得中央允許。今茲以豫備會議之決議，催促繼續執行職權，實爲義不容辭。如此，則應付時局，負責有人，而關於根本辦法，亦得於會議中從長討論，期於至當，無欲速不達之弊，無廢時失事之虞，實爲統籌兼顧之最善辦法。再者，關於開會地點之安全保障，及開會日期，亦可責成蔣同志悉心擘畫，不必再於預備會議中瑣屑討論，合併聲明。謹此提議。汪兆銘，何香凝，王法勤，王樂平，陳樹人，朱霽青，陳璧君，潘雲超，甘乃光，丁惟汾，顧孟餘。

再者，如蔣同志能循預備會議之決議，繼續執行國民革命總司令

職權，則兆銘認為對於時局已有良好辦法，少數同志間對於兆銘有不諒解者，兆銘儘可引退，以息紛爭。謹此附帶聲明。汪兆銘。

（案此提案，於十二月十日提出豫備會議，已一致通過。）

此
页
空
白

豫備會議閉會後之談話

賀龍葉挺的共產黨軍隊，在廣東東江一帶被擊敗之後，還有些零星殘部，原不難根本將他消滅的。但是因張發奎所部回到廣州之後，駐守東江的陳濟棠所部，和他們成了對抗的形勢。十一月十七日以後對抗的形勢更加嚴重，陳濟棠因為要對抗張發奎，自然不肯分割兵力去勦滅賀葉殘部。張發奎如果派遣軍隊去東江，在陳濟棠看來無異前來挑戰，如何能原諒他們。爲了這種對抗的形勢，却便宜了賀葉，得了死灰復燃的機會。據最近報告，賀葉殘部的聲勢，已震動了海豐，陸豐，惠來，紫金，五華五縣，每縣都設有蘇維埃，用土地革命階級鬥爭等等邪說，煽動一般無知無識的農民，在市鎮鄉村間恣行屠殺。這

真是廣東的大患，也是全國的大患。我們要撲滅中國共產黨，應從此處着手。不幸有些同志，徒然存了撲滅共產黨的念頭，而不能認識清楚誰是共產黨，誰非共產黨，甚至竟一口咬定張發奎所部是共產黨，要集合各方的軍隊來包圍他們，消滅他們。唉，張發奎所部果然都是共產黨麼？他們去年從軍北伐，由湖南轉戰以至湖北，那些戰功是一般同志所公認的。今年四五月間第二次北伐，在河南和張作霖最精銳的軍隊作殊死戰，全軍將士死傷至三分之一以上，方纔能和第二集團軍達到會師鄭汴之目的，使河南全省立於青天白日之旗下，這些功勞難道都是共產黨幹的麼？不錯，無論那一枝國民革命軍裏頭，都不能保證絕對的沒有共產黨混迹在內，張發奎所部當然不能逃於例外。只要隨時攷察，隨時檢舉，無論那一個軍官，或那一個軍隊中政治工作人員，只要發見了他是共產黨，或是縱容共產黨，便該立刻的清了出

去。不然，那一個部隊的長官，便應該受黨的嚴厲的處罰。如今張發奎所部，不是明明說他們反對特別委員會，不服從特別委員會及其所產生之黨務，政治，軍事諸機關，而只服從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之決議麼？何以不拿黨的決議去命令他們，而必要集合各方的軍隊來包圍他們，消滅他們呢？我不能不為曾經共患難共生死之全體鐵軍將士請命。共產黨之想入寇廣東，是必然的。入寇廣東，必從入寇廣州做起，也是必然的。自從十一月十七日以來，共產黨在廣州聚衆放火的事，已經層出。如果我們不認清誰是敵人，而反認錯了同志做敵人，自相殘殺起來，其結果徒為敵人增長聲勢，不但在東江的賀葉殘部因此坐大，並且在廣州的共產黨也因此乘間而入，這是何等的失算。

以上的話，我自從到上海以後，在同志間幾乎說得舌敝唇焦了。無奈有些同志，無論如何總說不明白。如今索性用種種污蔑的話來加

之於我了。今年四月間，我從海外回來，正遇着甯漢分裂。我因爲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都在漢口，不能不站在漢口方面。然而五六月間發現了共產黨破壞國民革命的陰謀，便也努力於反共了。然而有些同志，卻偏說是這是受第三國際的命令來反共的，難道第三國際要吃砒霜來喂老虎麼？甯漢合作以後，我爲着要糾正特別委員會的謬誤，主張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恢復中央黨部，因此不能不奔走往來於各處。有些同志，卻偏要說這是倚賴武力。我如果倚賴武力，又何必離開廣州來到上海呢？蔣汪合作，不是一般同志所提倡的麼？如今有些同志，卻偏要說這是別有作用。我從前曾出死力幫助過蔣介石同志，也曾出死力反抗過蔣介石同志，我對於蔣汪合作的名詞是不承認的。我以爲黨裏頭要有中堅部隊，而中堅部隊裏頭要有一個中心人物。今日可當中心人物的只有蔣同志一人。我願意仍然出死力的幫助他。如果

有些同志以爲我幫助他反爲他累，則我不以積極的方法來幫助他，以消極的方法來幫助他也是一樣。

我今日已向預備會議聲明引退了。我之引退，不是爲有些同志污蔑我而灰心，我向來不怕人污蔑的。我以爲污蔑我的，無損於我之人格，徒有損於他之人格。我之引退，是因爲預備會議之結果，特別委員會已夭折了，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已進行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之籌備已由特別委員手中奪了回來，還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了，已經由預備會議一致議決催促蔣同志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從此一般武裝同志得所秉命，以完成抵抗帝國主義打倒軍閥肅清共產黨之工作了。我從十一月起，肝病復發，到上海後，所請的醫生，所徵驗出來的病狀，都有憑據，不是什麼託辭。我一面願意消極的幫助蔣同志，一面於預備會議完結之後，逕入醫院，治我的病。

(案此談話係十二月十一日所發表。)

關於廣州十二月十一日事變之宣言

自從十一月十七日廣州事變發生以來，黨中同志，對此事件，顯然有兩種不同的主張。甲種認定張發奎等是共產黨，此次事變完全係受第三國際之命令，要割據有海口的地方來做根據地，以便和蘇俄交通。乙種認定張發奎及其所部，都是本黨有歷史的忠實勇敢的武裝同志，雖然裏頭保不住沒有共產黨混迹在內，然只須隨時考察，隨時剔除出去，決不能認張發奎之行動爲共產黨之行動。這兩派主張，雖不是絕對不同，而實有大大不同的所在。加之甲種對於特別委員會之取消，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之即開，中央執行監察兩委員會之恢復，似乎不甚熱心主張，至少也覺得遠沒有清黨那般重要，所以對於此次事

變，認爲小題大做，甚或認爲別有用心。乙種則向來主張在腐化份子與共產化份子兩重夾攻中拚命奮鬥，所以對於特別委員會之取消，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之即開，中央執行監察兩委員會之恢復，認爲是本黨存亡之關鍵，至少也與清黨同樣重要，不惜以重大的犧牲求其成功。本黨同志如吳稚暉李石曾等，其所主張屬於甲種，而我們的主張屬於乙種。如今先要以最簡單的談話，來說明我們所以反對特別委員會之原故。特別委員會之發生，原於十一二三等日之上海老同志談話會，漢甯滬三方各派出同志數人，以交換意見。漢方所派出的爲汪精衛，譚延闓，孫科，朱培德四人。當時甯滬兩方同志，既都反對開第四次會議，而特別委員會之主張，却又是由孫科同志提出，漢方同志不在談話會中自然不得貫徹開第四次會議的主張之機會。及至于右任程潛趕到，則談話會已經決定了。但這不過是談話會，並不是法定

機關，沒有拘束人的效力。及至九月十五日在南京開的中央會議，中央執行委員到者只譚延闓，孫科，伍朝樞，李烈鈞，朱培德，程潛，于右任七人，候補褚民誼，繆斌兩人，監察委員到者只張靜江，蔡元培，李石曾三人，候補李宗仁一人，明明不足法定人數。十二月三日，汪精衛在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預備會議中，關於法定人數之辯論，曾說如今我們列席的中央委員共有三十多人，假如此刻有共產黨投給我們一枚炸彈，全部炸死，則未列席的幾個中央委員，便要將我們的責任都放在自己身上，開會也好，不開會也好，決沒有法定人數不足的問題，因謂這是無可如何的事。這一段辯論，我們都是承認的。却是九月十五日的情形絕不相同，那日中央委員不出席的，除了死的如李大釗等不算，除名的如譚平山等不算，在他方的如宋慶齡等不算，因事不能來的如李濟深等不算，暫時消極的如胡漢民等不算，總

計執行委員尙有何香凝，宋子文，王法勤，丁惟汾，汪精衛，經亨頤，顧孟餘，甘乃光，陳公博九人，候補陳樹人，朱霽青，王樂平，周啓剛四人，監察委員尙有柳亞子，陳璧君，陳果夫四人，候補潘雲超一人。不出席之委員人數，多於出席的。而且這些或現在上海，或由武漢來，或由廣東來，都是誠心誠意來謀忠實同志之聯合的。他們所以不出席的原因，一方是不願意贊成特別委員會之主張，一方是不願意以激烈反對之言論態度，妨礙甯漢合作之前途。其中如何香凝，且痛哭流涕以求主持其事者之覺悟。況且在出席委員中，如于右任，朱培德等，還不是怎樣贊成特別委員會的。多數委員之意見如此，以致會議不足法定人數，無論如何照開會常例，只有停會。而主持其事者，却主張硬迫，明知中央全體會議不足法定人數，却主張開什麼臨時會議。試問甯漢分裂後之合作，是本黨前途一件何等大事，可

以如此兒戲做去的麼？臨時會議的結果，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夭折了，中央執行監察兩委員會停閉了，特別委員會產生了。其人選姑勿論，試問如此兒戲做法，能得一般同志之信任麼？能得一般國民之信任，以達到以黨治國之目的麼？這樣主張和平補救的，或是主張激烈反對的，能說是小題大做麼？我們這些人中，如汪精衛，是參預過談話會的，可是他的態度，一直是趨於和平補救；其餘如何香凝等，便不免要激烈反對起來了。十月十一日，孫科伍朝樞在漢口和汪精衛顧孟餘等訂定關於黨務政治軍事各條，雖然不能說十分圓滿，但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總開得成，中央執行監察兩委員會總可以恢復，我們也就覺得可以將就了。誰知忽然長江上下游打起仗來，問其理由，是下游的武裝同志奉了特別委員會的命令去打上游的唐生智的。這能不能有借用兵以延長特別委員會之生命，擴張特別委員會之威權之願慮

呢？況且開戰以後，中央委員由漢口到上海的，如汪精衛等，連言論也沒有自由，如朱霽青等，連身體也被拘囚。這樣能不能有在南京不得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之顧慮呢？我們沒了法子，始相約同去廣州，主張如果不能在南京開會，便在廣州開會。然而及至接得南京各中央委員的覆電，主張仍在南京開會，並主張先在上海開預備會議，我們便也離開廣州，來到上海了。我們之委曲求全，還有什麼不能得到一般同志之諒解的？當我們初到廣州的時候，也聽見李濟深口頭上反對特別委員會，但徵之事實，却已奉了特別委員會的命令，出兵去打湖南了。而其出兵之方法，是以黃紹雄的軍隊，驅范石生方鼎英李福林軍隊到湖南去，因此惹起張發奎等之激烈反對，以爲縱使要打湖南，也不能奉特別委員會之命令去打。同一地域中，軍隊發生這樣的衝突的意見，如何不會因意見之衝突而惹起軍隊之衝突呢？張發奎等

所以有十一月十七日之舉動，便緣因於此。我們所以同情於此舉動，也緣因於此。而李濟深對於我們提出什麼彈劾案通緝案，也緣因於此。我們雖然沒有實際參加張發奎等之舉動，難道連批評判斷之自由也沒有麼？至吳稚暉等推波助瀾，又提出什麼彈劾案，這無異說我們對於武裝同志是不能有批評判斷之自由的。

以上略述以前之經過，自從昨日事變之後，我們的主張，列舉如下：

- (一) 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之開會地點，安全保障，及開會日期，既經預備會議付托蔣介石同志悉心籌畫，我們只有絕對信任。
- (二) 在預備會議裏祕密議決的肅清共產黨的計畫，應該極力進行。

(三) 預備會議已以全體一致議決促蔣介石同志繼續執行國民革

命軍總司令職權了，目前的廣州事變，是總司令職權範圍內所應辦理的事，我們也只有絕對信任。我們還想貢獻些少意見，以供參考：

（甲）就昨今兩日關於廣州事變之各種電報看來，可知張發奎不只沒有和共產黨勾結，而且正被共產黨仇視，正和共產黨作殊死戰，可見我們從前的判斷並沒有錯誤，那些以勾結共產黨誣張發奎等並以誣我們的，是絕對的不確。

（乙）張發奎等的心迹，於此一役，已經大明。但是張發奎所部，在第一二次北伐，雖曾立了不少的功勞，而今年七月間不能先事防範，致令賀龍葉挺在南昌叛變，那時還可說是分共之初，措手不及。可是自從所部由江西回到廣州，已有幾月之整頓，簡練的工作，也不爲小了，何以還留着許多共產黨徒混跡在內，不能清除？這是不能不有相當責任的。尤其是黃琪翔，用著名共黨廖尚果做第四軍政治

部主任，所出燈塔第三四期，言論荒謬，更是不能不負責任的。

(丙) 如今有些人似乎主張張發奎等如果是共產黨固然要討伐，如果不是共產黨也一樣要討伐，於是乎張發奎打共產黨的時候，他們却去打張發奎，這就無異幫共產黨來打張發奎了，我們希望不至於有此事實。

(丁) 截至如今，還沒有接到張發奎等先克復廣州省城及完全掃滅共產黨的消息，聞說張發奎等已調西北江駐軍來會同進攻了。廣東省境內，除了張發奎所部，還有方鼎英范石生錢大鈞陳銘樞陳濟棠徐景唐等部，以之掃滅共產黨，不愁不能辦到。只是如何調和諸將，統一軍事行動，不能不望於蔣介石同志，悉心籌劃。以上四點，是我們貢獻於蔣介石同志的意見。末了，我們還有幾句話對一般民衆及一般同志說。如今國內有兩種惡勢力，一是腐化，一是共產惡化，不斷的

向我們進攻。我們對腐化勢力奮鬥的時候，共產惡化的勢力便來襲擊我們，我們對共產惡化奮鬥的時候，腐化勢力便也來襲擊我們，這奮鬥是不容易的。但是我們相信，我們的奮鬥，必能得到最後的勝利。因為腐化勢力已從根本的暴露其弱點。至於共產惡化的勢力，已於南昌一役，窮兇極惡的暴露於一般民衆之前。這一次在廣東暴動，更足證明其爲一般民衆之公敵，一個共產黨徒和一條毒蛇一只猛獸一樣，決不能聽他留種於人世的，其根本消滅，就在目前。我們耳裏聽着廣州的砲聲，我們眼裏看見廣州殺人放火的兇暴殘忍之狀態，我們應該消極的掃滅這些爲人類毒害之勢力，我們應該積極的將本黨之主義政策，逐步的建議起來，實現起來。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汪精衛，陳樹人，甘乃光，陳璧君，顧孟餘，何香凝，王法勤，潘雲超，王樂平。

（案此宣言係十二月十三日所發。）

個人引退之電報

中央執行監察各委員蔣總司令暨各同志均鑒：自南京特別委員會發生以來，兆銘奔走潯漢間，以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恢復中央執行監察兩委員會，取消特別委員會，與諸同志一致主張，求其實現。十月十一日，偕南京代表由潯赴漢，甫簽定黨務政治軍事諸條件，而南京即對武漢用兵，良爲兆銘所不料，因是復有廣州之行，以期貫徹諸同志所欲實現之主張。十一月十八日，即由廣州至上海，以來曾向各方說明此旨，且對於懷疑廣東軍事長官張發奎等之態度者，亦根據觀察，爲之說明。謂張發奎等決非共黨，惟共黨正欲窺伺廣州，兼欲入寇張發奎等所部。關於廣州事件，必須亟以黨的決議爲適當之處分，

若內爭不已，徒爲共產黨所乘。何期不幸言中，果有十二月十一日之變，廣州全市，慘遭焚殺。假使張發奎等果爲共產黨徒，或與共產黨徒相勾結，則兆銘昧於知人，雖萬死不足以蔽辜。惟徵之事實，則此次禍變，乃由共產黨徒乘張發奎等調兵西北江，得間竊發。而張發奎等於變起倉猝之際，猶能率兵戡亂，前後三日，卽已蕩平。雖追原禍始，不能不責其事前防制之疎，而其無共產嫌疑，則已大白于天下。况張發奎等於禍變戡定之後，卽相率自劾，其救黨之初心，無挾持武力延長內爭之意，亦已大白。此後關於軍事之一切措置，自有蔣總司令悉心籌畫，必能永弭共禍，兼杜內爭。數月以來，兆銘以參加反特委運動之故，備受特委方面之仇視，始則惴惴然惟恐兆銘無共產嫌疑，不惜百方以圖污蔑，今則又惴惴然惟恐無所藉口，不惜別立名目，甚至不惜毛舉寧漢分裂時代之議論文字，以圖挾已合之創痕。夫

果救黨主張能確實達到，則個人問題，直同敝屣。當兆銘在豫備會議提議催促蔣總司令繼續執行職權之際，固已附帶聲明，願個人引去，以息糾紛矣。共禍發生以後，心摧髮指，誠不能置身事外。今則已值其時，惟禍變初平，瘡痍滿目，不能與國人綢繆善後，共此艱危，所由引爲深憾者耳。於此尙有一言者，清黨固當務之急，而救黨亦目前要圖。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不可不開，中央執行監察兩委員會不可不恢復，特別委員會不可不取消。彼腐化之徒，決不能因緣際會，以延其殘喘。惟諸同志勉之而已。汪兆銘篠。

（案此電係十二月十七日所發，即日汪精衛離了上海。）

此
页
空
白

覆駐法總支部函

（汪精衛先生自馬賽登岸時，曾對馬賽日報記者談話，已於一月二十日在馬賽日報發表。自是以來，因肝病未愈，從事療養，絕少意見披露。惟最近覆駐法總支部一函，其議論主張，始終一致。中間發表密電十餘通，尤為國民革命重要史料。茲覓得原函全文如左。

留歐通信社識，十七年四月七日。）

中國國民黨駐法總支部諸同志均鑒：頃由褚同志轉來三月二十日手書，捧誦再三，藉悉諸同志艱難奮鬥之經過，彌深敬仰；而諸同志對於弟個人責望之殷，尤所感奮。弟抵法後，因肝病未愈，從事療

養，未得與諸同志相見，至以爲憾。今讀手書，如獲面談。手書所垂詢者，及弟所欲言者，猝未易罄。茲寄上最近演說集一冊，倘承管閱，可知梗概。至去冬十一二月間在上海所發表之言論，尙未彙刊，惟上海各報皆已登載，想承燭及，亦不多贅，謹撮舉大意如左。

(一) 本黨改組之精神

總理於十三年春間改組本黨，容共政策，亦於此時確定，惟容共僅屬一時政策，決不能謂容共卽爲本黨改組精神所在。本黨改組之精神，在於認定三民主義爲救國不二法門。欲求三民主義能實現於中國，則不能不使三民主義普及於民衆。欲求三民主義能普及於民衆，則不能不使黨員真能爲主義而奮鬥。欲求黨員真能爲主義而奮鬥，則不能不鞏固黨之組織，森嚴黨之紀律，使黨員之行動趨於一鵠。此實

爲本黨改組之精神，有此精神，然後本黨乃得一新生命。此與容共無關。謂容共爲改組精神所在固謬，因反對容共並改組之精神亦拋棄無恤尤謬。此爲弟始終一貫之見解，當先爲諸同志告者也。

(二)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後奮鬥之經過

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後，注重於組織與紀律，因此惹起跋扈武人及腐化分子之反動。蓋彼輩平日所以能寄生於本黨，全恃黨之組織鬆泛，紀律懈弛。改組以後，漸覺無所容足，遂不能不出於反動。然反對改組自亦知其不可，遂不能不以反對容共爲藉口。此等反動，總理在日，固已開始。及總理逝後，其勢猖獗愈甚，如馮自由等之賣黨，楊希閔等之抗命，以及朱卓文等之謀殺廖仲愷同志，皆其例之最著者。

(三) 第二次代表大會前後之糾紛

弟等不忍總理逝世，其改組本黨之精神，亦隨以俱逝，故努力與此等反動分子爲敵。幾次撲滅之結果，廣東全省，遂告統一。然反動勢力，初不因以少熄。蓋上述反動分子，雖斂迹於廣州，仍麇聚於上海北京等處，勾結帝國主義與軍閥，以謀傾覆廣東革命根據地。加以當時弟等方專心致志與此等反動分子爲敵，遂使共產分子得以乘間抵隙，漸成坐大。於是又激起一部分忠實同志之不平，漸至對於共產分子爲對抗的運動。此等忠實同志之心理，與上述反動分子不同。上述反動分子，反對改組，而以反對容共爲藉口。此等忠實同志，則皆贊成改組，惟對於容共，則漸由懷疑而至於反對。自此等對抗反動，突起於廣東內部，於是廣東之革命勢力，不免動搖，而反動分子，益張

其餒。彼等知廣東革命之勢力，未易傾覆，則務謀離間之以使之分裂。所以『聯蔣倒汪』之口號，遂盛行於彼時。第二次代表大會雖已告成，而不久即有廣州三月二十日之事。

(四)三月二十日以後

三月二十日以後弟爲保存革命勢力計，對於蔣介石同志採極端的退讓態度，使離間之徒，技無所施。所以自四月去國，以至去年春間回國以前，弟無論在法在德，皆閉門修學，絕未嘗對於黨務有所活動。此爲消極態度所應爾，非僅原因於疾病也。

(五)去年春間歸國以後

弟去年春間歸國之動機，因聞黨內糾紛日甚，勢將決裂，故歸而

謀有以補救。三月八日由德抵俄，十二日自莫斯科啟程，經西伯利亞鐵路及航海，以四月一日抵上海。其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已在武漢閉幕矣，甯漢分裂之勢已成矣。弟當時主張，在四月七日致李石曾書中，已詳言之，既承鑒及，不復多贅。弟至今日，對於當時主張，絕無所悔。蓋當時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皆在武漢，弟之不能不赴武漢，實所謂天經地義。弟以四月一日抵滬，六日由滬啟程，十日至武漢，十二日而滬甯已舉行清黨。此在時間上實使弟在武漢了無斡旋之餘地，天下後世，必能相諒。惟弟所歉然於中者，則弟赴武漢之結果，使同志間之裂痕更爲深切，此則弟所無時無地不舉以自責者也。

(六)赴武漢以後

弟以四月十日抵武漢，十七日中央黨部議決免蔣介石同志職。十

九日誓師北伐，第四方面軍總指揮唐生智同志，及第一縱隊司令張發奎同志，相繼率師沿京漢路入河南，與奉天軍閥作殊死戰。勝負未決，而楊森自西至，夏斗寅自南犯，東則江西又告急矣。當時武漢實處於四面包圍之中，而其內部之糾紛，乃較十四年間廣州情形爲尤甚。共產分子陰謀宰制本黨之面目，日益暴露。一般忠實同志，既不願背離中央，又不願坐視共產分子之猖獗而不爲之所，皆有徬徨無路之苦。弟於此時與一般忠實同志深相團結，北則抵禦奉天之強寇，西南則剪除反側，東則杜下游之覬覦，軍事稍定，遂奮然而起，驅除共產分子。去年四五月間之艱難苦鬥，實爲弟生平動心忍性之尤，自問對於總理，對於黨，對於同志，固已『竭其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而濟否則未敢知，此於『夾攻中之奮鬥』中，固已沈痛言之矣。

(七)武漢分共以後

去年七月十五日，中央黨部，決議分共，僅爲和平的分離。倘當時共產黨人，能不踰越中央所定之範圍，則未嘗不可在中央權力所及之地，取得在野黨之資格。及七月卅一日賀龍葉挺在南昌叛變，中央始不得不由和平的分離而進於嚴厲的制裁矣。當時武漢已北抑奉天軍閥，西逐楊森，南逐夏斗寅，其勢可以專心東防。然自驅共以後，武漢同志對於南京同志四月間之非常措置，已能深諒。當時惟一希望，祇在能合全國忠實同志一致奮鬥，而其方法，則在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以確定此後之活動方向。

(八)特別委員會之產生

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之被控，特別委員會之產生，實爲甯漢合作

以後至可痛心之事，亦本黨至可痛心之事也。來書於此事本末，似有未察，然諸同志苟一檢十一月間弟等所發表之言論，及吳稚暉等所發表之言論，當可知其概略。當八月廿三日，孫科譚延闓偕李宗仁由九江至南京，九月四日，弟等繼至。李宗仁等以爲欲開第四次會議，必須邀請甯方委員胡漢民吳稚暉蔡元培張靜江李石曾等共同出席，方足以表示甯漢合作之精神。其議甚正。故弟等於九月八日即相將赴上海，邀請諸人。然胡吳則匿不見面，蔡張李則堅持若開第四次會議，彼等決不至南京。事勢至此，已成擱淺。於是西山會議派乘之而起，倡爲特別委員會之說，欲以推倒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者，推倒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而孫科則以此主張提出於談話會。弟於此時，祇有兩途。其一，使談判決裂。其二，表示消極，使此談判無由進行，而徐圖挽救之術。當甯漢合作之始，談判決裂，於意有所未安，遂出於表

示消極之途。故九月十五日南京之會，弟與多數中央委員皆未出席，而彼輩則悍然不顧，竟使特別委員會成立。弟等猶不願與之決裂，而從事於和平補救之進行。此皆當日實在情形，諸同志若以爲當日弟之態度過於懦弱，加以責備，此則弟所甘受者也。

(九)甯漢之戰

特別委員會之產生，全國同志，一致反對，不獨武漢爲然。惟武漢政治分會之強硬態度，實足爲全國同志之聲援，而亦爲南京特別委員會所深忌者也。於是南京特別委員會乃不得不處心積慮，以謀攻擊武漢。論者不察，乃以爲武漢之戰，由唐生智同志進兵安慶蕪湖壓迫南京所激而成。吳稚暉於所作「贅言」中尤快心言之。此實與當時真相，完全相反。甯漢合作以前，甯方軍隊，標榜西征，漢方軍隊，標

榜東征，皆已見之事實。自八月間，徐州失守，孫傳芳軍直迫南京，甯方軍隊，應接不暇，已無復西征之聲響。八月廿三日李宗仁至九江，與弟及譚延闓朱培德唐生智程潛諸同志相晤，其所表示，第希望漢方軍隊，不復東進，俾甯方軍隊，得專心應付孫傳芳軍而已。其時唐程仍主東進，以爲寧漢既已合作，則當共同禦敵，而朱同志則已慮及，東進結果，必啓甯方軍隊之疑懼。故東進與否，成爲弟等當時考慮之問題。遂決議先由譚延闓孫科偕李宗仁東下，示甯方軍隊以無他。至於東進與否，則視此後情勢之需要，以爲決定。譚孫抵南京後，孫傳芳軍隊方渡江猛攻南京，其勢甚危，譚孫乃連電催兵東進。而朱同志至此，亦不復異議，唐程乃各率所部，依譚孫來電所示，東進赴援。弟行篋中攜有當時往來密電原稿，今抄錄於左。

九江汪主席并轉孟瀟益之頌雲三兄鑒：此間何李白賀葉均誠意結合一

致，頃已商定，請孟瀟兄軍隊，集中蕪湖，并希望以一軍出含山，向津浦壓迫，以一軍爲南京聲援，并以輪運爲速，頌兄軍隊應如何接近南京，亦望酌定，敵人連日偷渡，頃在下游發生戰事，白在鎮江指揮，并聞。延闈科宥午（八月二十六日）。

九江汪主席：昨敵正在包圍繳械中，據俘虜云，敵軍有六師兵力，張宗昌正南下，日內必全線大舉渡河，此間決意反攻，亟望孟瀟兄速派兵由蕪湖含山定遠壓迫，望先覆電以壯軍聲，至要。延闈科感午（八月二十七日）。

九江汪主席，並轉孟瀟頌雲益之三兄：連電關係大通有阻，此後請由無線電電示，現敵人仍在龍潭登岸，激戰甚烈，第一軍因介石下野，軍心懈弛，兼餘軍疲乏過甚，力量薄弱，惟恃七軍撐持，請孟瀟兄速派一部至蕪湖，向含山和縣壓迫津浦南段，務須用船運蕪，從速運

動，即覆。延闓科豔申（二十九日）。

九江汪主席，并轉孟瀟益之頌雲三兄鑒：龍潭之役，今日已擊潰繳械，然敵謀未已，此間防戰，皆恃七軍，非我軍向江北壓迫，不能收功，李何白皆切望，弟意宜與以好感，一切皆易解決，請孟兄電劉何兩軍注意，陳調元於頌兄極推重，力主第二方面軍亦至蕪湖，望派人聯絡，各部隊似可皆由船運，不必陸行，並望酌定，譚延闓孫科卅亥。九江汪主席，並轉孟瀟頌雲益之三兄：豔電奉悉，此間軍事甚利，敵前後有二萬餘渡江，已陸續繳械，現有一小部被包圍於江邊，本日可告肅清，逆敵全部計畫，以孫傳芳担任津浦線東面，張宗昌担任津浦線西面，我方兵力在津浦線西面者，稍形薄弱，合肥六安等處，尤爲空虛，懇以卅五六兩軍出合肥，一出含山和縣，第二方面軍集中蕪湖，則各方各可照顧，出擊甚易，同人等互相商酌，意見相同，特電奉

商，卽祈裁奪施行，見覆爲荷。譚延闓孫科李宗仁何應欽白崇禧卅申。

南京譚主席孫部長：數日未得電報，正切懸念，頃接宥午電，欣慰兼至，已卽照來電飭三十五軍出含山，向津浦壓迫，三十六軍集中蕪湖，第二方面軍集中宣城，爲南京聲援，如能由甯滬撥招商等輪開來九江，以便運輸，更爲妥捷，請轉告何李白賀葉諸同志，汪兆銘唐生智朱培德程潛豔午。

南京譚主席孫部長，并轉德隣敬之健生三兄：今午奉卅午卅亥兩電及偕敬之德隣健生三兄卅申電，至爲佩慰，孟瀟頌雲兩兄所部，因無輪運，陸行遲緩，深以未能夾擊渡江之敵爲慮，集中蕪湖宣城後，當卽會同計定全般計畫，以施行全線反攻，合肥之敵，已令何部往援，爲統一指揮計，皖北部隊，擬歸芸樵暫行指揮，并聞。兆銘世（卅一）亥。

總觀以上往來各電，可知漢方軍隊東進之原因。孫傳芳軍之被滅，固由於一七兩軍之善戰，亦由於聞漢方軍隊迅速東進，勢成夾擊，故望風喪胆。至於孫傳芳軍中宣傳，謂唐生智已與彼合作云云，此乃敵方反間之常技，據以爲信，雖愚者亦不出此，無待辯也。

孫傳芳渡江軍隊，既已撲滅，而唐生智程潛所部，已陸續開至蕪湖宣城一帶。此在唐程，方以爲所部當可俟全般計畫訂定之後，加入全線反攻。不知在李白視之，則以爲前者望其相救，今者轉患其相迫也。倘使當時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能在南京開成，則黨有中樞，一切權力皆屬於黨，一切軍事行動皆取決於黨，此等枝節不成問題。無如當時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被挫，南京爲特別委員會所竊據，武漢政治分會方起而矯正，勢成對峙。不先解決黨的問題，則軍事問題無從解決。弟爲此事奔走於滬潯漢間，直至十月十日始與南京代表孫科伍朝

樞等簽定條件於漢口，其全文已在報上發表，想承鑒及，亦不多贅。總其全文之大意，對於黨務，祇求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能開，執行監察兩委員會能恢復，特別委員會不妨聽其如政治委員會之存在。對於軍事，則在集合漢甯各方軍隊共同北伐。此條件簽定後，孫伍攜至南京，得譚程李白何覆電之贊同。弟方以爲事已大定，黨務軍事均可轉危爲安，而不知當時南京對武漢之作戰準備既已完全矣。溯其原因，約有數端。（一）李宗仁白崇禧欲以桂系造成最大軍閥，前既藉武漢之勢力以去蔣，今并欲去唐。（二）譚延闓程潛與唐有宿怨，故與李白結合以去唐，其勢甚易。（三）唐與諸將多不協，勢成孤立。有此三者，特別委員會諸人，遂得以盡其挑撥離間之能事，速成甯漢之戰，藉以延特別委員會之生命，而阻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之進行。故弟對於甯漢之戰，實引爲大戚，以爲從此黨權墜地，武裝同志相斫成

風，大亂既成，不易挽救。關於此點，弟所爲文字，除已發表者外，並錄密電數則，以備參考。

九江朱總指揮：昨電計達，昨晨弟與哲生梯雲談話，弟堅持恢復中央執行委員會。哲生謂如此則西山會議亦有中央執行委員會，亦須恢復。弟謂如彼等欲恢復，自然會在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開會，我等管不着。我等對於西山會議派祇能容納個人，不能承認黨部，更不能爲西山會議派而拋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所選出之中央執監委員。下午復約勵齊孟餘霽青談話，弟等一致主張：（一）恢復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二）特別委員會仍然存在，（三）規定常務特別兩會之權限，（四）恢復監察委員會。哲生梯雲允即夜攜此條件赴南京商量。弟今惟一之祈禱，我兄速與組安頌雲德隣健生諸兄通電，請其贊成此四條件，俾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所組織之中央黨部，不致爲一二

人所出賣。弟月餘以來，悲憤填胸，至此已忍無可忍。弟今力勸孟瀟退讓，與李白誠意合作。惟中央黨部如不恢復，則此等合作，僅能使上下游武裝同志不生衝突，於黨無關，弟亦不願與聞矣。總之現在第一要務，在恢復中央，乞兄明鑒，無任祈禱。弟兆銘文（十月十二日）。

廣州李主席張總指揮：元電奉悉，月前德隣抵九江時，彼此誠意合作。及弟等到南京後，南京派與西山派結合，極力破壞第四次全體會議，德隣健生無如之何。弟不得已而赴牯嶺，及來漢口。前覆琪翔電，亦欲來廣州，因弟痛心於中央之覆沒，不忍亡命海外，故於國內求一立足地，以期恢復中央也。爲今之計，乞兩兄與德隣健生堅決主張，（一）對西山派可容納其個人，不宜承認其黨部，（二）對南京派宜力勸其不可因遷就西山派之故，而反對第四次全體會議。至於

恢復中央執行監察兩委員會，尤爲必要。特別委員會之存在，僅能如政治委員會。如因此爲武漢派所主張而決心反對，甯遷就西山派以攻擊武漢派，則成爲出賣中央矣。中央恢復，目的若能達到，弟當往何處努力，惟兩兄所命。惟此時長江上下游軍隊，不宜構釁，致爲敵人所乘，併望兩兄思之。兆銘刪（十月十五日）。

九江朱總指揮：頃孟瀟持示鈇夫巧電，稱六軍以兵力三團突向灣沚駐軍攻擊等語，弟力勸孟瀟忍耐退讓，並仍依原定計畫，飭蕪湖駐軍向江北撤退。此時上下游黨軍內戰，徒爲反革命者所笑，爲軍閥所乘，有百害無一利。乞兄力持和平，斡旋此局，萬不得已保持中立態度，弟可負責保證孟瀟不以一兵擾及江西地面也。此時黨內，最少宜留三數忠實同志，勿捲入旋渦，以圖收拾。尊見如何，乞示。兆銘皓（十月十九日）。

以上三電皆在漢口時所發。

廣州李主席張總指揮：弟應召回粵，茲已抵滬，有船即來。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因上下游戰事忽起，交通梗阻，恐難齊集，至為痛憤。面詳。兆銘敬（十月念四日）。

廣州陳民政廳長：（一）弟馬日離漢，今午抵滬，有船即來。（二）武漢銑得南京允開第四次全體會議元電後，孟瀟已開始撤退皖南北駐軍，馬忽得南京對武漢宣戰督電，孟瀟允弟仍繼續撤兵并聽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判。（三）南京方面藉口用兵，以延宕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並延長特委會生命，擴大其威權，且對於反對特委會者示威。粵既反對特委會，則亦為特委會所目為叛逆。粵中武裝同志，雖多不嫌孟瀟，然於此宜注意。兆銘敬（十月二十四日）。

以上兩電，皆由漢口至上海時所發。

南昌朱總指揮：頃接上海轉來惠電，藉悉尊指，無任欣感。此次南京討唐，如係特委命令，則凡反對特委者，皆不能認爲有效。如係武裝同志自動，則必成混戰之局，更可寒心。默察情形，若不及早制止，則長江以南各省，必變爲四川，各以武力相勝，黨亡國亦亡矣。惟兄圖之。兆銘東（十一月一日）。

以上一電，由漢口至廣州後所發。

關於寧漢之戰，其醞釀與爆發之經過，觀以上諸電，可得其概。戰事既起，凡漢方一切宣傳，皆爲寧所遏。故海外同志，未易知其底蘊。弟今作此書，於此獨詳。至於上錄密電，原擬俟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開會時，提出報告。乃會議未開，而弟已去國。今藉此機會，以貢獻於諸同志。

(十)廣州事件

廣州事件，一切發表之文字及事實，國內各報皆有登載，不如武漢方面，一爲甯滬截斷交通，卽同世外。雖敵方宣傳，極其污蔑之能事，然材料俱在，諸同志自能判斷，無待多言。撮要言之，李濟深黃紹雄之與李宗仁白崇禧，一致行動，人所共知。張發奎在武漢時，雖與唐生智不協，然其反對特別委員會之決心，則正相同。唐既不容於李白，則張亦必不容於李黃。此爲十一月十七日廣州事件之原因。而當張與李黃作戰時，共產黨人乘間入寇，造成十二月十一日焚殺廣州市之慘變，則又至可痛心之事也。張發奎對於此次慘變，事前之疏於防制，固當負其責任，然臨事應變之忠勇奮發，不出三日，卽已蕩平，其心迹固已大白。李濟深等乘張發奎與共產黨苦戰之際，掩擊張

發奎，以爲共產黨作驅除，而猶誣鱧張發奎爲共產黨，舉其蕩平共產黨之事實謂之「花眼法」，謂之「苦肉計」，此真所謂欲以一手掩天下目者，固不值諸同志一笑也。

於此有一二疑問當爲諸同志解答者。

其一，李白李黃諸人，與特別委員會之關係，究竟如何。何以九月間贊成特別委員會之發生，何以十月及十一月間又贊成開第四次全體會議取消特別委員會，何以十二月間又極力阻礙中央全體會議之進行，而與特別委員會諸人深相結納，離奇變幻，幾若無可捉摸，則請以一語說明之。凡軍閥之特質，既欲割據地方，又欲把持中央，既欲獲取實權，又欲盜竊名義，而輕重緩急，則惟視其力所能至。當寧漢合作之始，彼輩勢力未成，若即開第四次會議，以解決一切，則黨的中樞既已確立，彼輩將不能不受制。故不如贊成特別委員會，以其名

不正言不順，不獨不能制彼輩，且樂於受制於彼輩也。觀其與唐生智戰，直至開戰之後，始請求特別委員會之追認，其心目中固未嘗知有特別委員會也。及唐生智既敗，彼輩自以爲勢力已成，莫之能抗矣，則又以特別委員會爲名不正言不順，不足以號令天下，故不恤取消之而代以名正言順之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也。及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不能聽其所爲，彼輩遂不能不出於反對。嚮者北洋軍閥對於中央卽持此態度，今彼輩如此，直抄襲藍本而已，無足異也。

其二，吳稚暉張靜江蔡元培李石曾等，與特別委員會之關係究竟如何。何以九月間極力反對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而贊成特別委員會，何以十月及十一月間又贊成開第四次會議，取消特別委員會，何以十二月又極力阻礙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之進行，何以今年正月間又列席於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其離奇變幻，與李白李黃諸人，如出一

轍，則請亦以一語說明之。諸同志當能記憶，十一年五六月間，吳佩孚逐徐世昌迎黎元洪，以恢復國會號召天下之際，蔡元培等曾聯名通電請孫先生下野矣。當五月間，陳炯明免職之後，雖懷怨望，猶不敢爲亂，及得蔡電，始藉辭發難，而有六月十日礮擊觀音山之變。諸同志尤當能記憶，當十二年間孫先生與陳炯明在東江作戰之際，吳稚暉曾以調人自任，倡爲「陳炯明沒有孫文，便成爲軍閥，孫文沒有陳炯明，便成爲草頭革命黨」之怪論矣。彼輩心目中，知有武人，不知有黨，由來已久，至於最近，而態度愈明。試觀吳稚暉於十一二月間所發表之文字，隨在可得左證，而其「讀了汪先生的兩件大事」之文中，更暢乎言之，曰「若三揖三讓做個形式的開會，止是醜醜的辦法，就是武裝同志真正服從，忘了他也是委員，委曲聽命於七張八嘴，實則長衫同志大半觀望，不是瞻徇，就是搗亂，視武裝同志不是同志，直

是異類，瞻徇者還當他強盜，以能順從爲妙，搗亂者視他爲軍閥，以能反對卽得，這都是對於軍人非同志的辦法，軍人也不會自己想自己就是黨中柱石的辦法。」又曰，「若開會開出權來，就是槍斃我，也不承認。」又曰，「就是把黨也交給武裝同志，幸而有凱馬爾其人，國民黨就算成功，不幸而有張作霖其人，就再讓第二個國民黨來，或竟讓共產黨來，免得不死不活，無疾而終。」其對於武人，阿諛逢惡，一至於此，宜其謂「黨軍可愛，黨人可殺。」弟嘗痛心疾首，謂辛亥革命將告成功之際，章太炎以「革命軍起，革命黨消」一語了之。去年國民革命將告成功之際，吳稚暉以「黨軍可愛，黨人可殺」一語了之。嗚呼，黨且不在其心目中，則其視第四次全體會議與特別委員會，毫無所擇，又何足異。

(十一) 蔣介石同志之復職與弟個人之引退

當去年十二月初間，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在上海開預備會議之際，法定人數已足。其不能赴南京開正式會議者，以李白諸人憑藉武力，盤據南京，爲之障礙也。爲排除此等障礙，乃不能不有『催促蔣介石同志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並負責籌備在南京開正式會議』之提議。此提議初非苟且。當預備會議開會之際，蔣同志曾有告同志書，其言曰，「今日非一致促成中央全體會議，速開正式會議不可，有不能犧牲個人之權位，而阻礙此全體會議者，吾人固所反對，卽不能捐棄過去私人之情感，而消極抵制全體會議，亦無可諒恕。」又曰，「國民革命之勁敵，決非軍閥與共產黨，惟武裝同志不能確實認識中央威權之必要與最高性，政客從而利用播弄，始爲國民

革命之致命傷。」又曰，「吾人今日必須盡力促進武裝同志之覺悟，防止文人政客之搗亂把持，確定建立黨之中央，提高黨權，申明黨紀，然此皆非從速完成第四次全體會議不可。」其言之深切著明如此，諸同志讀之，知蔣同志真能爲黨盡力。去年四月間之意見衝突，已完全消除，故有上述之提議。至於弟之個人，以主張開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之故，備受反對者之攻擊。夫反對者之攻擊，初非弟之所畏，然李白李黃諸人暨吳張蔡李諸人，自去年四月以來皆在南京與蔣同志經歷患難，今以蔣同志亦主張開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之故，對於開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已不復反對，惟以蔣同志不與弟合作爲條件。夫苟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能開，弟死且不恤，何有於引退。故於上述之提議一致通過後，即附帶聲明，決然引退，俾彼輩無所藉口。而蔣同志之負責籌備在南京開正式會議，亦減少困難。弟之引退雖類於消

極，然實則積極以助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之進行也。

(十二) 弟個人對於黨之觀察

弟以爲本黨改組之精神，此時實已岌岌搖動。武人如李白李黃輩，其所爲較之第一次代表大會後之楊希閔劉震寰等實有過之。在其指揮下之廣東省黨部竟宣言不認承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矣。廣州政治分會竟提議取消宣讀總理遺囑矣。如吳張蔡李輩，則又倡分治合作之說。此與總理所手定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完全相反。彼輩之出此，若謂根據無政府主義，則與共產黨之謀篡本黨，有何分別。況其所言，純爲迎合李白李黃輩便於把持割據，與無政府主義相去尙千萬里乎。彼輩既存此心，宜其疾視本黨之組織與紀律如仇讎，務欲破壞之以爲快，與李白李黃輩如出一轍。凡

黨員中之稍欲保存本黨改組之精神，注重於組織與紀律者，皆被吳張蔡李目爲共產黨，準共產黨，共產黨工具，假手李白李黃輩以捕殺之，惟恐不盡。其結果將使一般武人皆努力於跋扈，一般文人皆努力於無恥，以求免於共產嫌疑。於是本黨改組之精神消失淨盡，而本黨亦隨以俱亡。此誠吳稚暉所謂『不死不活，無疾而終』者也。猶幸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既已開成，其宣言中於組織與紀律再三注意，全體同志，若於此致力，未始不可轉危爲安，是在勉之而已。

(十二) 弟個人之行止

弟之來歐，與來書所舉胡漢民孫科伍朝樞諸人旨趣不同。元年以來，弟來法數次，皆欲求學，而皆以國事中輟歸國。病起以後，若能假以歲月，俾得從事研究，或於本黨主義政策理論方法之進行，不無

少有貢獻。望諸同志鑒此微誠。若諸同志不吝教誨，常相切磋，實所深願。此頌學安。

汪兆銘謹啓。

此
页
空
白

一個根本觀念

編輯先生：我今日接到上海同志寄來的一封信，裏面夾着五月廿三日及廿四日民國日報，言論題爲『書汪先生最近言論後』，是吳稚暉先生做的。信裏面并說其他各報皆有登載。我看了一遍，覺得關於一個根本觀念，不只是屬於過去，於現在未來，都有關係。所以做出這一篇，請求貴報登載。想貴報既已登載吳先生的言論，則對於這一篇，也必不吝登載的。

吳先生的書後，是對於我復駐法總支部的信而發，我復駐法總支部的信，有一個根本觀念，如下：

總理於十三年春間，改組本黨，容共政策，亦於此時確定。

惟容共僅屬一時政策，決不能謂容共即爲本黨改組精神所在。本黨改組之精神，在於認定三民主義爲救國不二法門。欲求三民主義能實現於中國，則不能不使三民主義普及於民衆。欲求三民主義普及於民衆，則不能不使黨員真能爲主義而奮鬥。欲求黨員真能爲主義而奮鬥，則不能不鞏固黨之組織，森嚴黨之紀律，使黨員之行動，趨於一鵠。此實爲本黨改組之精神。有此精神，然後本黨乃得一新生命。此與容共無關。謂容共爲改組精神所在，固謬，因反對容共，並改組之精神，亦拋棄無恤，尤謬。此爲弟始終一貫之見解，當先爲諸同志告者也。

以上關於一個根本觀念，用抽象的說明。如今更可以用具體的說明如下。

十三年春間，改組本黨以後，有幾件重要工作：

第一，總理所著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以次出版，關於本黨主義的內容，至此已充實而明瞭。

第二，總理所著的建國大綱，已經公布，關於主義實行之方法及程序，至此已有切實詳細的規定。

第三，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指出國民革命之需要，及最低限度之政綱。

第四，重新製定中國國民黨總章，使本黨組織，趨於鞏固，紀律趨於森嚴。

第五，注重於喚起民衆，『農工商學聯合起來』及『扶助農工』兩個口號，同時並行。

第六，極明顯的，指出帝國主義及軍閥爲國民革命之對象，使民衆認識，誰是他的敵人，如何纔能得到民衆之解放。

改組以後重要工作很多，以上所舉，僅其犖犖大者。由這幾件重要工作，生出以下幾樣重要效果：

第一，本黨的主義政綱，切實宣傳，得到了民衆的了解，因而得到民衆的擁護。

第二，本黨的組織趨於鞏固，紀律趨於森嚴，於是革命分子得以認定方向，共同致力，而不革命假革命反革命分子，漸漸的在黨內無所容足，終於排除出去。

第三，黨的力量，及於政治軍事各方面，從事政治的有一種廉潔勇敢的精神，來担当責任，破除困難，尤其是從事軍事的武裝同志，能奮不顧身，爲黨犧牲，所以能於數年之間，由統一廣東，而完成北伐。

以上是改組以來彰明較著的效果，無論何人，不能否認。雖然改

組以來，有一段容共的事實，因此惹起黨內許多糾紛。但是黨的基本精神，並不因此搖動。分共以後，對於上述改組以後的幾件重要工作，應該照常進行，而且應該加倍努力，使國民革命，得以完成，方纔說得是圓滿效果，方纔不辜負總理改組本黨一番苦心，及無數已死未死的同志之努力。

這便是我所說的一個根本觀念。

據五月廿三日民國日報所登載的吳先生的書後，所說的關於一些個人零碎的事，我只可在附錄裏來答復，不入正文。廿四日所說的總括起來，不外以下的幾個論點：

第一，總理被迫於共產黨，纔改組國民黨。

第二，總理受俄國越飛等甘言媚語的奉承，且樂得接受點物質的接濟。

第三，總理覺得共產黨那種水滴不漏的搗亂紀律，恐怕我們寬大的國民黨吃他不住，決意引入他們來幫同改組。

吳先生並且堅決的說道，『這是當時容共的真相，也是改組國民黨的動機，誰也不能否認。』

關於第一第二的兩點，吳先生所說，完全和十三年間改組當時黨外的陳廉伯黨內的馮自由所說的一樣，對於總理之污蔑侮辱，可謂達於極點。總理在十三年間，曾痛懲陳廉伯，削除馮自由黨籍，以此例彼，我們當作何感想。至於第三點，更是離奇，既然『覺得共產黨水滴不漏的搗亂紀律，恐怕我們寬大的國民黨吃他不住』，如何却又『決意引入他們來幫同改組』，這豈不是引狼入室。這種說法，看似離奇，實則仍然肆其污蔑侮辱的技倆而已。總理改組本黨之用意，有蔣介石同志所影印的手札，說得明明白白。還有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對中

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的訓辭，及二十日以後，在大會裏歷次的訓辭，也說得明明白白。這些訓詞，都是總理口說，同志筆記，經過總理訂定方纔刊行的。我們要知道總理改組本黨之苦心，只要細細看那手札和訓辭，便可明明白白，沒有什麼疑義。總理很沈痛的說，『從前本黨不能鞏固的地方，不是有什麼敵人，用大力量，來打破我們，完全是由於我們自己破壞自己。』又說，『自民國成立以至於今日，還沒有完全達到這主義的目的，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一是由於我們的辦法不完全，二是由於各位同志不能同心協力，一致行動。』到了閉會的訓辭，更是鄭重的說，『政綱和主義的性質，本來是不同的。主義是永遠不能更改的，政綱是隨時可以修正的。但是修改的時期，少都要一年，除非遇了很重大事情，對於政綱是發生根本變動的，我們臨時才可以召集特別大會去修改。由此便知政綱的修改，

是有一定時間。因爲預定了一定時間，大家進行的步驟，才有秩序，不至紛亂。本黨黨員從前看見政綱有不對的地方，做事就立刻和政綱相矛盾，這是本黨致亂之大毛病。』又說，『各位同志，以後縱然看見政綱有不對的地方，或者中途得了新見解，或者有特別聰明的人，一時發見了政綱中有不合理的地方，都不可自作自爲，如果一二人自作自爲，便是亂了全黨的一致行動。』我們看了這些又沈痛又鄭重的訓辭，可以看出總理之痛心，莫過於黨員之腐化，所謂腐化之最大特徵，便是黨員遇事隨便，自作自爲，以致團體渙散，紀律廢弛，使主義政策，都無從實行，革命遂無成功之日，所以才決心改組。我們並可以看出總理當時已經洞見改組以後的糾紛，所以不惜苦心苦口的，預先諄諄告戒。我於今日重溫總理的遺訓，只覺得總理的精神面目，如在目前，從無窮的悲痛之中，生出無窮的勇敢。我深信全黨的同

志，全黨忠實的同志，必能仰體總理的遺訓，繼續努力，決不致因一二人之污蔑侮辱，而搖動了信仰的。

吳先生的第一個誤謬，在以改組與容共併爲一談，以爲容共卽是改組，改組卽是容共，遂將總理改組的苦心，完全埋沒。其第二個誤謬，在不知什麼叫做黨紀。須知道，黨的主義是規定黨的行動的內容，黨的紀律是規定黨的行動的法則。凡是一個黨，要有好主義，還要有好紀律。有了好主義，而沒有好紀律，不能說是健全的黨。有了好紀律，而沒有好主義，也是徒然。黨之有紀律，和軍之有紀律，是一樣的。帝國主義的軍隊，主義是壞透了，而紀律却是好的，所以也能以無道行於一時。他將來的失敗，失敗在主義，不是失敗在紀律。反之，本黨的主義，是極好的，却因爲沒有好紀律，所以民國以來，流離顛沛，得不到成功。總理改組本黨，就是以好主義爲中心，而以

好紀律爲維繫。吳先生連紀律二字也沒有認識清楚，自然不能知道紀律的用處，自然將總理改組的苦心，完全埋沒。

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總理的精神，貫注於全黨，黨義的闡揚，和組織紀律之鞏固森嚴，使全黨頓呈活潑嚴整的氣象，所以國民革命，能够積極進行。中間雖然因容共政策，惹起許多糾紛，卻靠了本黨的組織紀律，已經比較健全，所以卒能將共產黨驅除出去。吳先生說國民黨自總理逝後，黨紀自喪失喪失，以至於無。又說，廣州中央黨部同國民政府，搬往武漢以後，被共產黨把持，所以那時的黨紀，祇是共產黨的黨紀，不是國民黨的黨紀。我可以事實證明其不確。當去年七月間，中央黨部在武漢能決議將共產黨實行驅除出去，可見得國民黨能執持黨權，以施行黨紀。不錯，本黨驅除共產黨出去，至少可以譬喻做在病人身上割去了一個惡瘤。但是割治之後，更

應培養元氣，以抵禦本來的疾病，恢復以前的健康，不應自暴自棄，以自取其死。這就是說，本黨自驅除共產黨出去以後，更應鞏固其組織，森嚴其紀律，使日益健全。不應還於改組以前的舊觀，使一般黨員遇事隨便，自作自爲，再墮於渙散廢弛之惡習，以致『自己破壞自己。』

不能明白總理改組本黨的苦心，不能明白改組以後的幾件重要工作，和由這幾件重要工作所生出來的效果，則決不能明白爲什麼改組以後，幾年之間，本黨就能由統一廣東，而完成北伐。如吳先生所說，改組的動機，不過如此，而其禍害，又已如彼，則試問本黨何以能有今日之進展？天下事沒有無原因的結果，吳先生當然歸着於黨軍之善戰了。唉，忠勇的黨軍，能奮不顧身，爲黨犧牲，將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等等軍閥，以次打倒，這自然是本黨進展之一個重要原因。

只是吳先生若舉以爲本黨進展之唯一原因，那就無怪其然，謂『黨軍可愛，黨人可殺』了。吳先生的論據，以爲本黨今日之進展，是黨軍打出來的。而改組以來本黨之一切糾紛，都是改組以來黨人所幹出來的。這種論據，就是爲『黨軍可愛，黨人可殺』下一注脚，也就是去年十二月間，主張『把黨也交給武裝同志』，主張『三揖三讓做個形式的開會，止是醜醜醜的辦法』的根本觀念了。吳先生絕不想想，分共以前，黨人裏頭，固然夾雜着共產黨，黨軍裏頭，何嘗也不夾雜着共產黨。何以共產黨夾雜在黨人裏頭，便累到了『黨人可殺』，而共產黨夾雜在黨軍裏頭，便依然『黨軍可愛』？這兩句話，已是不通。而這樣一來，黨軍也就以爲黨即是軍，軍即是黨，黨軍以外，更沒有黨，凡在黨軍以外的黨人，隨時隨地，都是可殺的。這樣一來，連黨人也沒有了，還說什麼組織，什麼紀律，宜乎可以一齊拉倒。吳先生

還要扭扭捏捏的說，『這是當時東南的流行語。』就算我讓一百二十步，當是當時東南的流行語。吳先生，你何以對於這樣流行語，不去矯正他，却去稱引他？你就算是個『述而不作』，也就對於這兩句話，拋不了責任。何況你一路的主張，都是以這兩句話爲出發點呢。吳先生，你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你應該記得，民國以來，軍閥不專是產在北洋，便是本黨裏頭，也產過不少。你只看看，你前幾個月裏頭，所稱道爲『豐功偉烈，百世之下猶令人思慕的，』如今不己是在武漢自相殘殺了麼？你所謂『相安一時』，其效安在？照今日這樣情形，如果裁兵與建設，不能同時並行，每一個軍人，擁着一枝大兵，據着一個大地盤，還不怕製造出無數軍閥，重爲地方人民之禍？吳先生，你須知道，在好的環境裏，壞人也會變成好人，在壞的環境裏，好人也會變成壞人。你那些『相安一時』的主張，和聯省自治名異實

同的『分治合作』的主張，都是引誘軍人入於壞的環境裏。吳先生，你切莫以爲我有幸災樂禍的念頭。如果他們能治定功成，他們只管恨我，我只管在海外，舉起手來，祝他們的健康。我只望他們好，並沒有望他們壞。吳先生，你如果將我這些年來和血和淚寫出來的文字，都當作個人的憤憤不平，那麼，你至少從前也白認識了我了。

附 錄

以上正文已完，還有幾句話，附錄於後。

五月廿三日，民國日報所登載吳先生的書後，有幾句話，不能不辯正。

第一，吳先生說，『七月裏正由馮煥章先生調停寧漢，汪先生不應於其時反寓書許汝爲先生，要滬漢合作，共同制寧，造出特委會的惡因，這種密函，也可以發表麼？』我寓書許汝爲先生是有的，但并

沒有說『共同制寧』，尤其並不是『密函』。我於十月十六日，在武漢政治分會，曾公開的提出報告，茲括其大意如左：

關於黨的人才問題，『一切忠實同志聯合起來』實爲目前最緊要的一個口號。關於黨的組織問題，從前曾有兩個提議，第一個提議，是主張於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以前，先開一個預備會議，將非中央委員之重要同志，也邀請參加，關於一切重要事件，經過共同討論之後，纔開正式會議。如此，則以預備會議集中黨的人才，以正式會議鞏固黨的組織，庶幾法理事實，雙方兼顧。這個提議，兄弟曾於八月間致許崇智同志一封信，詳細說過，九月間在南京上海，亦曾說過，但被擯棄，不蒙採用。於是第二個提議，見諸實行，卽是特別委員會之產生。

以上大意如此，要看全文，可檢我最近演說集第七十九頁至九十

一頁。我如此公開報告，如何說是『密函』，更和『共同制寧』，渺不相涉。我如今反問吳先生，我何以不應致書許汝爲先生？我心中並沒有如吳先生當分共是專利品，更沒有如吳先生以爲『分共祇此一家，並無別出。』我以爲分共以後，一切忠實同志，聯合起來，是必要的。我致書許汝爲先生有什麼『不應』，我真不懂。吳先生不是自己承認是西山會議派麼？我致書許汝爲先生，而吳先生說是不應，我真尤其不懂。我當時所望於西山會議派的，是他們能矯正過去，補救將來。我後來和他們決裂，是因爲他們所定的主張和計畫，（一）特別委員會推翻第四次中央全會及推翻第二次代表大會，（二）促成寧漢戰爭以擴張特委會之威權及延長其生命，（三）造成一一二二的南京慘案，以致不能不和他們決裂。如果他們將來能有深切的覺悟，拋棄從前這般誤謬的主張和計畫，我對於他們任何個人絕不仇視的。我這

種見解，至今無變。

第二，吳先生說『八月初寧漢正謀合作，何以汪先生又送密書與李白，一面八月八日又讓唐生智本了反共倒蔣的大政策，把蔣同志罵得狗血噴頭，李白諸位，就因之而請蔣先生歇歇，這種密函，也可以發表麼？』這更容易分明了。李白諸位，如今正是欲得我而甘心的，吳先生何不請他們將當日密書發表出來，看看裏頭有什麼不可告人的說話。八月八日甯方齊電，十日漢方蒸電，是寧漢合作的始基。在這些日子以前，兩方豈但相罵，如吳先生等寒電所說，『寧方尙留倒汪的殘帖，漢方又有罵蔣的新電。』並且一個西征，一個東征，幾乎相打，我和蔣先生當時各成了一方攻擊的目標，捱罵簡直不算什麼事。只是寧漢合作以後，漢方同志，對於寧方，已不罵了，而寧方同志，對於漢方，卻還今日要罵這個，明日要打這個，這纔是可詫異的

啊。

我請吳先生發表所謂密書的時候，不能不預先說幾句話，便是最好將密書原本影印出來，一不要捏造，二不要割裂。我何以說這幾句話呢？因為我有些寒心。去年看見吳先生所作什麼『贅言』，硬生生的捏造我的說話，被我舉發，只得道歉。又硬生生的捏造何香凝同志的說話，被何同志舉發，並且提出這是張靜江先生的說話，於是吳先生又只得道歉，卻還支支吾吾的道是靜江先生說而香凝先生自言自語的複說的。及至何同志確實指出，連自言自語也沒有，於是吳先生頓口無言了。以此之故，我不能不有些寒心。吳先生是六十多歲的人，我不忍說壞他。只是他一種成見，以為政治是齷齪的東西，既然從事政治，則一切齷齪手段，都可使用，以能打倒敵人為止。他這一種成見，是他一切造謠惑衆之根源。

第三，吳先生舉出十三年秋間來往東江及廣州省城一段故事。這一段故事，與我所謂『吳先生倡爲孫文沒有陳炯明便成爲草頭革命黨之怪論』何干。當十三年秋間，總理率師北伐之際，曾有明明白白的命令，許陳炯明悔過自新，並且將惠州圍城的駐軍撤退，以俟其覺悟。吳先生於此際往來奔走，何碍於事。而且這事是人人所知的。我所說的，是吳先生不應發什麼『草頭革命黨』的怪論，這種怪論，無非重軍而輕人，是吳先生一路的病根所在。吳先生所以自解的，是『至於說到無軍便算草頭，乃是吳稚暉的粗俗文調，要說得生辣可喜，就故弄此狡獪，語雖不敬，意實平常，素來自中山先生以次的朋友，無不原諒的。』不錯，吳先生平日對人開口『精蟲』『尿壺』，閉口『狐狸尾巴』的亂罵，落得個『語雖不敬，意實平常。』只是我忽然想起在報上看見吳先生陪什麼李將軍，陳將軍遊西湖，自比劉老老，那一

副足恭面諛的神情說話來，我替吳先生難過。

以上我的話完了，吳先生的書後還未完。可是五月廿四日以後的民國日報，我至今還沒有看見，無從作答。只是如果也是這一類的話，我就恕不作答了。

（按此函已見國內各報各雜誌）

每册實價四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5756B

165507